



民國三十年二月發行初版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寄費)

有津不  
著門准  
作艷翻  
權跡印

著者 李然犀  
發行者 承德堂  
印刷者 大陸廣告公司印刷部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五八號  
電話三局二九四零號

大陸廣告公司圖書部

分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  
第一九八號

文興書局暨京津各大書局

本書依照著作權出版法已呈請內政部註冊

# 馮孝綽題詞

然犀六哥學長以津門艷跡小說見示率成截句即希

教誨

孝綽呈稿

夕陽風好說優游在望關津水尚流

同光間津門設關於城北帶河門外俗名北大關關署即今之第三警局旁為甘露寺即今之第三民教館也

屈

指如馳一甲子更無人弔李肥州

文忠知津民能死義任豪俠因勢利導多入淮軍為將弁項城用某刑家言誣為海盜屠戮待盡不可問矣

憶昔童年未卅時嬉游梨棗感親慈

孝綽三歲失恃依乳母郭太孺人孺人之夫及母家叔伯均死豐大業教堂案冤獄者

湘鄉畢

竟龍鍾甚辱國千秋戮壯屍

會文正因教案奉旨荃移天津陸見已目盲股軟來津用左右言模稜定案戮義民十八人均非正凶識者醜之

東西南北足行蹤俠骨英才比螫龍旺氣三津尊義教大人所在本儒宗

孟子

所云惟義所在之大人津門游俠處處近之

然犀筆法本龍門游俠遺聞寫數番

君著書多寫津門游俠不事虛構

無限蒼涼同此感人亡邦

瘁看中原

# 津門艷跡中冊目錄

## 第六回

殷鑠鍋報仇竹杖灌鉛  
齊癩腿示威茶壺灌溺

## 第七回

燭影搖紅鄭老爺捐館  
蓮鈞蹴鳳喜新姨投環

## 第八回

變生肘腋三大王怒發虎狼威  
禍起蕭牆黃少奶潛吞芙蓉粉

## 第九回

雙喜臨門新娘洞房產子  
西廂待月未婚婿隔院調情

## 第十回

血口噴人王二楞一刀傷數命  
衆星捧月張四爸片語解奇冤

小掌  
說故

# 津門艷跡中冊目錄

## 第六回

股鑼鍋報仇竹杖灌鉛  
齊癩腿示威茶壺灌溺

## 第七回

燭影搖紅鄭十老爺捐館  
蓮鈎蹴鳳喜新姨娘投環

## 第八回

變生肘腋三大王怒發虎狼威  
禍起蕭牆黃少奶潛吞芙蓉粉

## 第九回

雙喜臨門新嫁娘洞房產子  
西廂待月未婚婿隔院調情

## 第十回

血口噴人王二楞一刀傷數命  
衆星捧月張四爸片語解奇冤

小說

# 津門艷跡

李然犀著

## 第六回

殷鑠鍋報仇竹杖灌鉛  
齊癩腿示威茶壺灌溺

朱有德當堂受刑不過。昏迷過去。座上問官聽不見喊叫聲音。亦自納悶。欠身擺手道：「停刑」。皂隸將刑杖擎起。回手遞與一個夥計。將刑杖拿走。問官吩咐。用涼水噴。便有人取過一盆冷水。含在口裏。向有德臉上噴去。多半晌有德氣轉。問官見他偌大年紀。生怕死在籠裏。便道：「教他討保」。原差役問了兩聲。有德不能答應。只見殷顯由空中鑽過來道：「我保我保」。差役道：「好啦。你就當堂具甘結罷」。殷顯應聲跪在公案前。聲音情願担保朱有德傳喚不誤。回家養傷。問官立時照准。由代書房替他寫好保狀。殷顯畫押。按箕斗。遞上去。問官便將有德交與殷顯。由堂上擗出縣衙。到在鐵舖。放在櫃房裏。隨即請來正骨科先生治傷。將骨接好。只是傷勢過重。一時不能動轉。每逢殷顯前來看視。有德向他發愁。問他道：「這件案子。不捉住買鐵活的。沒有下家兒。得不着下家兒。官再總是敵着口兒。不能完結」。殷顯道：「三爺。你老安心養傷罷。這

還算事麼。我不是說麼。交朋友幹麼兒的。不是遇見事遮風避雨麼。這一案說真就真。說假就假。不錯。錢是起咱櫃上起出去的。咱這兒一沒有私爐。二沒有模子。明明是別人栽贓。決不是你老造的。不如打張稟帖。先訴訴冤。我再給你老裏裏外外地托托。管保麼事兒沒有」。有德尚不肯信。只怕不能一筆鈎銷。殷顯一味大包大攬。準保不能再受牽連。過了幾日。有德傷勢一天強似一天。殷顯已經煩人將稟帖打好。打發鐵舖裏楊師夫。親自到天津縣衙門遞上。過了些日。上邊批下來。雖不明言官司算完。但是玩味語氣。這場官司不啻一筆鈎銷。殷顯將縣批抄來。煩人念給有德聽罷。喜得他伏在枕上。給殷顯磕頭。殷顯擺手道「別折罪我。咱們過的多。這還值的謝。過後兒你老好利爽啦。咱得請人家賀大爺。這件事全是人家賀大爺辦的」。有德道「是三義廟的賀慶遠賀大爺麼」。殷顯道「不錯。我們不分的交情。發小兒就在一塊兒。這場事全虧了人家。真不能完的這麼痛快。有德便將賀慶遠三字。和殷顯一同記在心中。銘刻五內終身不忘。這日在錢六巴羊肉館吃飯。便是有德將傷養好的第二天。特請殷顯將賀慶遠陪出來。第一件先替他道勞酬客。第二樁求他了差帳。要知朱有德這場官司。並不這麼簡單。主動

人不是別個。正是殷顯。那日有德在花轎舖裏。暢談玉美人兒。更有個不知輕重的。特意把殷顯叫進去。當面對質。殷顯生平最怕人說這件事。當時便要發作。後來一想。不可。咬狠的虎不露齒。我若當面跟朱三掌櫃的翻臉。倒顯着我沉不住氣啦。不如當面笑臉相陪。過後兒再找這個場。教他至死無怨……」想到這裏。立時幻出笑臉。一味附和。有德。恰似玉美人兒。真有德好過似的。這一來。反把有德鬧得無法了。事後雖然追悔。自己不該失口。但是殷顯並無怒容。只當一場笑話。說完大家忘懷了。却不知殷顯對於有德。恨入骨髓。每日思索怎樣懲治他。以報此仇。這日恰巧有個慣賣私錢的。找他出脫幾十吊私板兒錢。殷顯立時得計。先替他將私錢賣給西門外一家小錢舖。然後和他商議。如此如彼。將來十吊私錢。假作打造農器。給他栽贓。同時派人在錢舖門前觀望。倘若有德將私錢立時出脫。便有人迎面堵住。抓住他送到縣衙告發。偏偏有德利令智昏。將私錢埋在櫃房棹子底下。準備將來參雜使用。殷顯辦好便到三義廟來見賀慶遠。見面之後。先歎一口氣道「大哥。兄弟天津衛不能混啦」。賀慶遠道「兄弟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呢。城裏關外。河東水西。不知道咱是一末的麼。有欺侮你的。跟欺侮我是



一樣。有人敢挽你一指頭。教他站着死不能坐着死。你說是誰。立刻咱就齊人……」說時左右顧盼。大有躍躍欲試之意。殷顯道「大哥。你老別急。這不是打架的事」。賀慶遠腆起胸脯子道。「怎麼。不打架行麼。哥哥豁出差事不幹啦。你說是誰。咱跟他拚啦」。殷顯道「大哥。你先別忙。聽我打頭裏說……」。慶遠道「你說。你說。我聽倒底兒是誰」。殷顯繼續道「……這個人兒可打不的。提起來不是外人。就是鼓樓南鐵繡朱三掌櫃的……」。慶遠把方才提起來的一口氣。由鼻子吁出道「精老頭子。這還值當的打麼。一手指頭就送他老家去啦。你怎麼教他欺侮了呢……」。殷顯道「對呀。咱怎麼會教他欺侮呢。這裏頭就有文章啦……」。說時向前湊湊。低聲道「咱家不是有個二姑麼。這亦瞞不了哥你。現時下在腰窩兒混啦」。慶遠道「那還提到話下麼。別說是咱。朝天爺（昔日津人每稱皇帝爲朝天爺。不知有何出處）還有幾門子窮親戚呢。這還算事麼」。殷顯道「不在。哥你是知道的。我就怕提這段兒。還瞞的了哥你麼。我可管不了。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一概不問。可有一節。誰跟我一提這個。立時下嗓子眼兒下卡子。三天吃不下飯去。這個老朱三。亦不是那兒的事。在窮家花橋舖……」。慶遠不待他畢

詞。一拍棹子。猛可的叫道「好。花橋舖比鐵舖值的多……」。殷顯道「先別急。我沒說麼。這回可不能打架。咱把個糟老頭子打死亦不露臉。你還不知道細情啦。他是這麼回事。這個老朱三。亦不知是吃飽了撐的。亦不是喝了兩盃貓湯。坐在花橋舖裏。胡噏鴨毛。拿着二姑當唱兒唱。我亦別學說啦。他們背地裏瞎鏘梆。咱亦聽不見。亦管不着。你老把話聽透啦。學了你更有氣。偏巧咱把花橋舖門口兒過。有這麼個鬼崽子。特意兒的把我叫進去。當面跟老朱三對瞎話兒。大哥你老聽。這個誰受的了……」。慶遠道「那還不把他的花轎舖砸啦。還留着他。好麼。這要不教訓教訓他。寵起下末兒來。他們還不敲小鑼兒賣報兒去麼。三兄弟。你別攔着。你不敢跟他。我跟他啦……」。說時將棹子拍的山響。裏院內眷聽得客廳裏拍棹子喊叫。只當是又和誰打起來。急忙闖出兩個人來。拉開風門子。往裏看時。只有慶遠和殷顯兩個談話。並未爭打。便向殷顯叫道。丁三伯伯。你老才來呀。我爸爸這是跟誰」。殷顯忙向外揚手道。「你哥倆別問。我們這是提閒話兒」二人方才放心。退將出來。殷顯道「大哥。你老這是爲麼呢。我還沒急。你老先急啦」。慶遠道「這還不急。我沒有兄弟你能忍。這不是誠心惹養人麼。亦沒

見過。朱三掌櫃的。這麼大年紀。題這個幹麼。你怎麼答的呢」。殷顯道「要說不念那是瞎話。本來我得不悅啦。後來一想。鬧起來更不好瞧啦。我給他個順口答音。反說他跟二姑不錯。書面兒算著過去啦。打花轎舖出來。越想越不是味兒。一個失神。險點兒教大車撞着。不瞞大哥你說。咬狠的虎不露齒。咱不算完。要完我還找哥你來麼。這回事我全想到啦。亦都辦到啦。只求哥你搭把手兒。人不知。鬼不曉。教他受點兒罪兒。臨完錢得把場找回來」。慶遠道「依着兄弟你打算怎麼樣呢」。殷顯道「我已經托出人來。假裝打鐵活。在他鐵舖裏下了八十吊的私板兒錢……」。慶遠一拍桌子道「對。我沒有兄弟你智撰兒大。你既有這一舉。往後瞧哥哥我的罷。咱定個日子罷。我煩人遞個稟帖告他。只要私錢不運走。真賊實犯。教他死而無怨」。殷顯道「我亦安下人插了旗兒啦。決不能讓他運走。咱定個日子罷」。慶遠屈指計算着道「二月初一到初五。是喬大頭兒的班兒。這件案子歸他。比落在咱手裏強。外邊兒沒有不知道咱哥倆好的。落在喬大頭兒手裏。人家就不疑惑我啦。騰下身兒咱再給他了差帳」。殷顯道「就這麼辦。我再托托陶爺……」。慶遠道「煩陶爺又有麼事……」。殷顯道「聽說有一種瀰鉛

的板子。托托陶爺。一下把他的腿打折了。我還有兩三步啦。看好兒罷。咱是一步一步的來。準得教哥你挑大拇哥」。二人議妥之後。殷顯自投二班皂頭陶慶增家中。將話講明。情願花一百吊錢。賣得朱三掌櫃折腿。陶慶增滿口應承。並道「兄弟你望安。哥哥準辦不砸。灌鉛的傢伙我可沒有。總得兄弟你爲點兒難。你別聽外人那麼說。都是老謠。平白無故的。誰能作那個損陰喪德的事」。殷顯玩味這兩句話。知道陶慶增有意刁難。忙道「大爺。你老亦不用爲難。這套傢伙算我的……」。說時拿出五十吊錢帖子來道「大爺。你老找人做去罷……」。將帖子送過去。慶增不接。看着他放在棹子上道「其實這裏頭一層窗戶紙兒。一捋就破。照例打人是毛竹大板。這種竹槓得找巧手的匠人。把竹板挖空。灌完鉛。再補上。嚴緊合縫。連點兒竹花兒都不能錯。不論是誰。亦看不出漏頂來。不但不漏縫。還得做成假老兒。看着好像用了幾十年賽的。其實是熏的……」。殷顯任他信口雌黃。當不會聽見。連道「大爺。你老看着辦罷。我全交給你老啦」。二次過堂。刑杖落下。朱有德的腿。立時打折。及至問官喝令停刑。掌刑的忙將刑杖遞給旁人拿走。怕的是問官查驗刑杖。好圖平常的頂替。殷顯爲這件事。各方奔走。裏

外請托。共用去三百餘吊。爲的是出這口氣。表面上却在堂上堂下。一味替朱有德維難。有德見他如此熱心。反覺萬分對他不起。思前想後。當日不該失口拿他的妹子玉美人兒當做話柄。當衆宣騰。每逢殷顯到來探望。有德感激零涕。口口聲聲。只叫「三兄弟。哥哥待你沒有好處。想不到你替出這麼大的力。教我拿甚麼報答你。我這麼大的年紀。你姪子又小。真教我無恩可報……」。殷顯忙攔住道「三爺你老先傷養。誰教咱命運不濟。攤上這場事呢。這叫月會年辰趕的。既遇上有魔法兒。好在官司我給兜住啦。決不致於再粘纏。只要三爺你把傷養好啦。打頭裏說先把差帳了下來。天大的事全算完」。有德一拍炕沿叫道「罷了。我全倚賴兄弟你啦。你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命都是你救的。你一個揖作到底兒。一手經理。你怎麼點我怎麼唱。全交給兄弟你啦」。殷顯道「你老既這麼說。我就依實啦。喬大兒我可不認識。咱打賀爺那兒辦。托賀爺跟喬爺大頭兒透。你老先養傷。我給你老辦去。沒個辦不到的事」。過了幾天。有德的傷已養好。派人將殷顯請來。問他托賀慶遠辦的如何。殷顯回答。賀慶遠已經托好。由有德擇個日子。約賀慶遠出來。在錢六巴羊肉館裏聚齊。這日由殷顯偕同有德。到三義廟把賀慶遠陪出來。

。在鑽六巴羊肉館商議差帳。一進門被季小塘一千人看見。大家見他三人走在一起。有些不尷不尬。小塘一時好起來。飯後親身到鼓樓底下。找人訪問。偏巧被他問到花轎舖裏。這日蕭慕仁。高掌櫃等向要論這件事。見小塘進來。齊道「季爺。沒聽見稀奇罕兒麼」。小塘道「麼叫稀奇罕兒」那蕭慕仁搶着把這件事說了。最後的批評是「朱掌櫃的這麼大年紀。嘴上沒有把門的。家話不能說。偏提這檔子」。高掌櫃的道「得啦蕭先生。反正理兒全是你一個兒的理。那天要不是你激人家。何致於擠出這回事來呢……」。慕仁顧盼着衆人笑道「鬧了歸根兒。不是全派在我身上啦。那天你們幾位嘴亦沒閒着……」。說時把衆人看了一個過兒。指出一個年青的道「這不是麼。禍頭可是江米藕。他要不把股鍋腰拉進來對賭話兒。何致於有這場事。活該朱掌櫃的倒霉。腿打折了。沒有百兒八十接的上麼。差帳亦得三二百吊。要不是買賣厚實。這回官司就得佔了家」。小塘道「怎麼知道是股鍋腰的壞呢」。慕仁道「那還用說麼。他要不找賀爺。咱亦不多心。誰不知道他倆是一個人。甚麼筈不編。怎麼那麼巧。朱掌櫃的一上堂。就遇見他。再說那天股鍋腰兒臉上直轉色。我心裏捏把汗兒。怕他立時翻車說點兒麼。俗語說。打人別打

臉。說人別說短。換個兒。誰還不行。人家真能忍。不但不火兒。反說朱爺跟他妹。有個不錯。這門口兒的人。誰還不知道誰。朱掌櫃不是那路人。素常買套燒餅果子都覓掂算。還捨的擲去。走邪道兒亦沒有他這個樣兒的……」高掌櫃的道「得啦。人嘴兩層皮。說反又說正。怎麼又說這個呢。那天不是擠兌人家看着去麼」。慕仁道「不對呀。真有那麼回事。還用擠兌麼。大夥兒擠他。爲的教老頭抽反嘴巴子。沒想到鬧着玩兒鬧出這麼大亂子來。反正這麼說。蒼蠅不叢沒縫的鴨蛋。一定這個玉美人兒長的有出奇的地方兒。朱爺不定打誰的下巴頰子底下拾來的。跑這兒買派來。作夢亦想不到買派出一場大禍來。不是咱驕心爛肺。往股禍腰兒身上猜。聽話聽音兒。他跟朱掌櫃的有碴兒。反倒墊人墊錢。踉前跳後。這叫買他的場……」。說時向高掌櫃的道「你等着罷。早晚找上你」。高掌櫃道「你別駭我。那天我同着他連一句話都沒敢說。他拉的上我麼。江米藕可得留點兒神」。那人辯道「有我麼事。我不過把他拉進來。直朱掌櫃的脖頸兒。我可跟股鍋腰兒沒碴兒沒辦兒……」。小塘向那人看時。二十六七歲年紀。生得一張胖胖紫膛臉。滿臉的大麻子。小塘心中暗笑道「真像一塊江米藕。那江米藕奇自面辭音

。忽然走進個人來。氣急敗壞的喘息着道「姜洛二。快回去看看去罷。你們那兒出了事啦」。江米藕便是一楞。立起來問道「我們那兒出了麼事啦」。那人道「你舅舅教人家給搗啦。快去看看去」。江米藕尙要追問。旁邊兒蕭慕仁拿他打趣道「瞧着罷。準是股鍋腰兒冒的壞。不做麼煩人打賀爺那兒辦辦。看打壞了上不了台呀」。江米藕嘴裏嚕嚕兩句。跟隨那人走去。小塘不明真象。問高掌櫃道「這個叫江米藕的是誰」。高掌櫃道「你們不認的麼。這亦算你們侯家後的人。姓姜。叫姜洛二。你沒看見一臉大麻子麼。臉又黑。大夥兒給他起個外號兒。叫江米藕。活脫兒跟煮熟的江米藕一樣。提起他來。你們不知道。提起他舅舅可大大地有名。你知道有個長狗子麼」。小塘道「不錯。有這個長狗子。唱蓮花落的。我認識。他住在侯家後。他可是在茶店口兒金華茶園上台。這人在旗。姓長短的長。官名叫長榮。偏巧兒行三。長的胖胖兒地。大個子。大白臉像曹操賽的。他是我們門口兒要人的王慶和的徒弟。嘔。江米藕是他外甥啊。論起來不是外人。可不知道爲麼跟人打起來……」。又隨思索一番道「不能啊。他不算個麼兒。他師父可是個鬪鶴兒。是啦。我想起來啦。一定是跟齊竊腿兒」。蕭慕仁道「這倒巧。剛提雞鍋腰



兒。又來個癩腿兒。再來的豁子嘴兒一個老玷。那就全啦」。小塘道「你真說對啦。長三的師父王慶和就是一個眼。那年打羣架。教人拿蠟桿子扎瞎的。這位爺。好彈好唱。可是全沒練好。倒收了一羣唱玩藝兒的徒弟。爲的是借着他的名氣找盤飯吃。他任麼兒亦沒教給他們。就教會發橫啦。看着罷。齊癩腿兒要把長狗子打了。眼前可就是禍。：你們幾位先坐着。我回去看看。巧來還得我煩人出頭給他了啦」。高掌櫃道「季爺。你先別走。我們這兒的新聞你聽去啦。你們門口兒這檔子事。亦得說給我們聽聽啊」。小塘道「從小兒沒娘。提起來話兒長。這個齊癩腿可不是好惹的。他是紫竹林的脚行。好鬪兩把兒。常上侯家後鬪去。上回長狗子跟齊癩腿兒鬪牌。這小子。荒手毛脚。總鬧錯兒。鬧了錯兒還不服善。齊癩腿兒就不願意啦。長狗子又是個楞小子。倆人三言五語。打起來啦。幸虧有金老善給勸開的。沒成事。這回長狗子挨揍。一定又是那麼回事。八成兒又是鬪牌鬧錯兒。教齊癩腿兒得着啦。長狗子不服。打起來。齊癩腿兒氣憤不出。帶人把他打啦。一定是這碼棋。看罷。早晚還得套出大事來」。衆人只當一件笑話。聽完無人注意。季小塘見沒的話說。告辭而去。回到侯家後。街上便有人紛紛議論。都

道「齊癩腿兒這手兒利害。不該給長狗子灌湯」。小塘聽了。認爲有機可乘。暗想。可不藉此掀起風波浪。想到這一層上。開始訪問肇事原因。長狗子長三。原是旗人。幼年時好喝。學會了蓮花落十不閒兒。由走票而下海。沒有事的時節。湊幾個人。各處趕廟會。展轉來到天津。搭女伴兒上台唱落子。初來時。人地生疏。受人排擠。有人替他劃策。認了一位著名的混混兒王慶和爲師。王慶和本不會甚麼詞曲。却收了不少能唱的門徒。爲得是借重他的威名。不受外人欺侮。這類門徒。名爲「帶藝投師」。說亦奇怪。自從長狗子拜在王慶和門下。果然沒有人欺侮。長狗子在侯家後一家茶園。唱蓮花落多年。手中頗有積蓄。便在侯家後安家立業。那日在高家花轎舖閒談。將殷顯拉進屋中。與朱有德質對的江米藕姜二。便是長狗子的外甥。由小兒時候從北京來津。投奔乃舅。只因身無長技。專在各處鬼混。住在長家。替乃舅背東西。跑道兒。天津人叫做小跑兒。北京人稱爲「碎催」。這日由高家花轎舖被人找來。到家中看時。只見長狗子正在院中跳着脚叫罵。一壁罵着。一壁乾嘔。院裏立着許多人。有勸的。有笑的。姜二不敢直接訊問乃舅。由旁人口中。問出真象來。這日長狗子幾個人跟齊癩腿鬪牌。長狗子輸了些錢

。後來漸漸緩上來。這一把是他的莊。長狗子把牌鋪下了。數和（念胡）的時候。別人尚未注意。只有齊癩腿兒知道他的毛病。順着他數胡的指手處。留神他的張兒。長狗子數到第七和上。齊癩腿兒用手一攔道「老三。你先別數。你不是成上橫八了麼」。說時指給他方才過的牌。撥開給大家看着說「……怎麼這裏又成了一副幫子呢」。長狗子道「成了橫八就不許成幫子麼。你別輸急啦罷」。齊癩腿兒道「我可沒輸急。你倒輸急啦。問倒了比打倒了強。你說成幫子沒錯兒。難道說兩個二萬三個二索兒就算一套幫子麼。八餅上那兒去啦」。長狗子這才省悟過來。起先成好的八餅。挪過來成橫了。知道是自已一時失神鬧的錯兒。正無法回答。聽齊癩腿兒說「老三。服了罷。你的毛病我還不知道麼。那回亦得鬧錯兒。這回還說不算麼」。說得長狗子滿臉飛紅。反倒撒了賴說「我不管鬧錯兒不鬧錯兒。和了我就要錢」。齊癩腿兒立時瞪起眼來說「怎麼着。和了就要錢。錢倒有。這麼拿不了去」。那兩個人連看歪脖子的。一齊勸道「二位。先別抬槓。錢不錢的是小事。別因為這個犯了心思。長狗子早把牌揉亂。棹上的牌已經參和在一起。昧着心只說我沒有和錯兒。他們幾位全過了眼兒啦。旁人沒說別的。您先揉眼兒。輸不

起別來呀。這是圖怎麼呢。憑您還撒賴麼」。齊癩腿兒說「老三。你可別跟我來這套。上回你就是這手兒。鬧了錯兒不算。這不是他們老幾位麼。也有親眼兒見的。也有沒看見聽人說的。誰不知道你愛鬧錯兒。鬧了錯還不認帳」。這次長狗子又與齊癩腿兒一千人鬥牌。長三舊習不改鬥到十幾把上。又鬧了錯。齊癩腿兒也有個毛病。專門找長狗子的漏子。長狗子和了鬥到十幾把上又是長三和了。數和的時候被齊癩腿兒指謫出來有三個一萬。應該大亮（十和規矩。抓牌時如有四個一樣。理應拿出來示給衆人。名曰大亮。有三個。再湊一張。名曰開悶兒）長狗子一見。急的頭上冒汗。仍本着鬧錯不認錯的老本領。和他狡展。齊癩腿兒這回贏了錢不欲過爲己甚。辯論了半天。自己把話拉回來道「你老是這個毛病。一來就鬧錯兒。出了錯兒偏不認錯兒。訛着脖子硬要賴皮。這不是當着衆位麼。我亦不能一根駁頂骨。按說可得罰你。這回再讓你一末兒。不罰啦……」。長狗子道「別呀。不罰啦。照樣兒給錢。我還不大願意哪。給錢罷您那。要嘴皮子幹麼呀」。旁邊一個人道「長三哥別呀。咱亦不論鬧錯不鬧錯兒。既是齊大哥把話諧過去啦。前勾後抹。全都別提。不是還有六七把沒鬧完麼。咱們還接着鬧。把這個牌（津俗。每次圖二十把。爲一個牌）鬥下

來。往後願意湊呢。再上一塊兒湊。不願意湊。往後你們二位別過要兒啦。爲麼呢。回回抬槓拌嘴。輸贏攔在末後。別因爲這個犯心思……」。長狗子道「着啊。輸贏不算個麼兒。這個氣兒不好受」齊癩腿搶着道「怎麼着。難道說我這是欺侮你麼。這可是當面鏢對面鼓。誰亦沒離開這兒。我拿錯兒亦不是別人沒看見。你不認行麼。這不是你要賴皮麼。今日個非罰你不可。錢不錢的倒是小事。這口氣喘不出來。上回你鬧錯兒。我就是讓你啦。這回又來啦」。長狗子道「別提上回。這回說這回的。去年的皇歷今年看不的。這回我沒錯兒」。齊癩腿兒嚷起來道「你沒鬥錯兒。我賭誓啦。誰要賴皮。教他怎長六七。七長八短」。長狗子道「對。誰要是耍賴皮教他們不好價。倒是有耍賴的。保不定是誰。反正不是我」。旁邊一個同賭的道「老三。你別這麼說呀。你們倆人狡展。別把旁人拉上。你也沒賴。他也沒賴。難說我們倆人賴了麼」。長狗子道「二位。您別多心。我沒說您。這屋裏有賴的。可不定是誰。齊癩腿兒忍不住道。「老三。你說這話。難道是我賴麼。告訴你別裝明白糊塗。上回你鬧錯兒耍賴。我就放不過你去。要不是人家金大爺。你早就挨揍啦」。長狗子作出不屑之狀道「你麼。也配。你敢摸摸我……」。

說時拍着胸脯子。齊癩腿兒滿腔鬱氣。齊湧上來。立起身子便要動手。當不住衆人拉扯着。將他二人扯開。分團勸解。齊癩腿兒掙扎着要打。長狗子仍自表示着不含糊。嘴裏只喊着「你摸太爺我。你也配。你不掃聽掃聽。姓長的住在這兒二十多年。誰敢跟我瞪過眼睛。你他媽還不錯哪」。齊癩腿兒拔着脖子道「你不用狗仗人勢。有能耐咱出去比畫比畫」。衆人齊道「得啦老三。少說一句罷……」。說時低聲勸道「你別跟人家瞎攪啦。眼睜的大亮不亮。說不是鬧錯兒行麼。得啦。少說一句罷」。這時衆人知這局是不能成了。先把長狗子簇擁着走去。長狗子仍不肯示弱。恰巧他外甥江米藕到來。言說館子裏找。長狗子方知已屆上場時候。只得跑到金華茶園去了。衆人見長狗子走去。重新解勸齊癩腿兒。千萬不可逞懷。齊癩腿兒碍着衆人面皮。只得走去。過了兩天。不見他到侯家後來湊賭。都道他從此戒賭。再不要錢了。便不把這事放在心上。誰知季小塘被胡十堵門大罵的這天下午。忽然齊癩腿兒領着一羣脚行。各拿扁担斧把。一窩盜來到長狗子門前。大罵不休。長狗子在金華園已經有了身分。不到拉架子的時候不去。落子館拉架子。照例是未正。長狗子由早晨起來。先提幾籠鳥到北營門外溜一遍。回來時。已

屈已初。飲罷一壺香片茶。便是早飯時刻。長狗子爲保持北京旗人的排場。已正早飯。早飯後。或是鬪牌。或是閑坐。銷磨這點時光。必須耗到將拉架子前十幾分鐘。方才起身。這天早飯後。坐在家中品茶。忽聽門外多少人大聲喊叫。「長狗子你出來」。長狗子便是一楞。拖着鞋到門前看時。只見齊癩腿兒一馬當先。後邊站立多人。手中長短傢伙。排得樹林一般。齊癩腿兒見長狗子出來。叫道「姓長的。今天齊二爺教訓教訓你」。長狗子看見這個局面。知道難討公道。早不似那日豪橫。勉強笑道「二哥。您這是幹麼呀。鬧着玩兒沒有這麼鬧的。咱亦沒有多麼大不了的過節兒……」。齊癩腿兒板着臉道「少套拉攏。有能耐出來挨揍。不敢挨打咱有個拆兌。長狗子料得這場打。定然輕不了。涎着臉道「二哥。您還跟我一般見識麼。高高手兒我就過去啦。說時拿出唱蓮花落的架子耍骨頭。齊癩腿兒見他這般醜態。益發的着惱。喝道「別不要臉啦。發昏還當的了死麼。你說認打認罰罷」。長狗子道「認打怎麼說。認罰怎麼講」。齊癩腿兒道「你不用跟我頻。講打你沒有那個胆子。認罰倒容易……」。說時回頭叫道「你們拿過來罷」。只見人叢中閃出四個人來。每人手中提着一把茶壺。恰似戲台上龍套站門兒一般。一邊

兩個。在齊癩腿兒的面前。丁字步站穩。八隻眼睛齊望着長狗子。聽得齊癩腿兒道「相好的。看見了沒有。今日你亦開開齋。嚐嚐滿是麼味兒的」。言下聲色俱厲。長狗子見勢不佳。欲得逃跑。早被衆人看出。幾個人圍過去。兩人捉住胳膊。衆人一擁齊上。搬住腦袋提便壺往嘴裏硬灌。長狗子如何肯喝。當不住被人將嘴撥開。灌將進去。雖然搖着頭亂噴。兀自灌下許多。齊癩腿兒看着四壺灌完。約莫着少煞亦灌下小半壺。喝令衆人住手。退在一旁。齊癩腿臨走向長狗子道「爺們灌完了你啦。有麼樣兒你擺弄去罷」。說罷掉頭率衆而去。長狗子垂頭喪氣的回屋中。舀了幾盃水。蹲在院中。叫罵着大漱大嘔。一壺聲只叫給乃甥江米藕送信兒去。及至姜二到來。狗子尙未漱完。齊癩腿來的時候。看熱鬧的擠滿了半條街。及至長狗子回到屋中取水。衆人跟進院中。有的勸解。有的哂笑。長狗子故作不聞不見。只有叫罵而已。姜二到來。向一個隣人問明始末。方知是這回事。但見乃舅肩頭胸前淋漓盡致。地上吐了一大片水。尙自嘔吐不已。偶爾抬頭看見姜二。叫道「姜二。北京人稱謂與天津不同。每以數目字位於姓字之上。如二張。二劉之類。你給你爺爺送信去。就說我教人家打啦……」。姜二應聲而去。方才



走到門前。只見王慶纔領着一般人帶着傢伙起來。迎頭見了江米藕。叫道「姜洛二。怎麼樣啦」。姜二道「全走啦。吾舅舅還在那兒吐呢」。王慶和不知細底。只問「你舅舅怎麼會吐啦呢」。姜二道「姜二踩脚道。「咳。別提啦。我舅舅教人家灌溺啦」。王慶和聽了。把剩下的一隻眼翻瞪起來道「怎麼着。灌溺啦。怎麼。季小塘說是教人家揍啦。走。咱過去看看去」。說罷率衆搶進院中查問真相。王慶和原是成名的人物。只有一次與人打羣架。百忙中被人用槍挑瞎一隻眼睛。慶和性子暴燥。自從瞎眼之後。脾氣更暴了。這日正在家裏坐着。忽見季小塘。氣急敗壞的跑來。叫道「慶爺。你老快瞧瞧去罷。長洛三教人家打啦」。王慶和對於自己的徒弟。素喜護庇。聽見這話。便有些不悅。小塘道。「你老快看看罷。不是別人。大半是齊癩腿兒。上回他們因為門牌打過一次。人家金老善給了的。這回準是又把齊癩腿兒得罪啦……」。王慶和不待他畢詞。立時吩咐人把幾個助手找來。一同到長狗子家中來。小塘見事已激起。亦自托故而去。遠遠地坐觀成敗。到時恰與江米藕相遇。一同到在院中。問明原委。王慶和勃然大怒。帶領衆人。往外便趕。江米藕忙攔住道「您先別走。這工夫趕去有麼用。他們早走啦。趕亦趕不上。就讓

趕到紫竹林。那是他們的地界。人家的人多。咱的人少。那不是沒找回場來。更吃了虧了麼」。說罷。仰面望着王慶和。候他的答覆。只見王慶和眇着一目。把頭圈了兩個圈子道「對。小子你慮的有理……」。說時望一望跟來的人。總數不過十幾個。果真不是齊癩腿兒的對手。到在那裏。自挨一回打。受了傷還得自己拿錢請醫生。這事過於不合算。不如暫候一兩天。齊了人再找場。亦不算晚。當時採納江米藕的主張。約來的打手們。暫時回家聽信。一半天重新招集。長狗子已經漱完嘴啦。流着淚向師父訴苦。王慶和道「小子你先把這身髒衣裳脫下去。換換衣裳。上你的園子。咬狼的虎不露齒。講套事不在嚷嚷上」。說時向江米藕叫道「姜洛二。快把你舅舅的衣裳找出幾件來。教他換上。趕快上園子。別把人家的事就誤了。這全不算個麼兒」。長狗子不敢拗着他的意思。含一肚委屈。把沾了的衣裳脫下。交與江米藕。着他舅母重新拆洗。另換一身乾淨的。照常到玉華園去了。院中看熱鬧的。初時看見王慶和一千人。急風暴雨般的捲來。料得必有一場大戰。大家不顧自己的事業。癡立在院中。聽候下文。後來見王慶和被江米藕幾句話說得勇氣全消。改換談鋒。不肯立時鬧事。便覺着沒有熱鬧可看。其中有一半

人失意而去。這時尙有幾個不肯走的。看着長狗子換好衣裳走去。尙不肯走。復聽得汪米藕叫道：「衆位散散兒罷。麼事亦沒有啦。該着幹麼兒的幹麼兒去罷。站頂晚晌寒站不出麼兒來」。衆人知道不能戀棧了。只得走散。到在街上。紛紛議論。都道：「長狗子雖不算個麼兒。這回跟頭可是王慶和栽的。素常王瞎子任麼都不吃。這回江米藕三言兩語。倒小了信啦。要看來的時候夠多利害。一會兒的工夫燈消火滅。一天雲彩滿散啦。這不是白教人家齊癩腿兒找了便宜去麼」。有的說道：「有勁不在一時。俗語說。禿狼瞎刁。癩子殺人不用刀。一個眼兒的心難測。這全應了典了。一個癩子。一個一隻眼。別看今天沒鬧起來。往後瞧罷。三天之內。準有熱鬧兒」。大家議論着散去。王慶和回到家中。派人分頭約請親友準備次日齊集。到紫竹林找齊癩腿兒套事。次日教本地幾個露頭露臉人物得着信息。認爲這次架萬打不的。如今丁家小班兒與胡老爭人兒的事。尙未了結。一波未平。不能另起一波。長狗子又是玉華園上台的人。如果鬧起來。一定把丁胡兩家的事又復勾起。益發的不好了結。其中有一人道：「這事不用費勁。只要有一個人出頭。立時能够化爲烏有。別看咱們都是候家後的人。在這門口兒人傑地靈。沒有這位跟

皮兒寬。認識的人多」。一個人道「講究能辦事遠比的了鐵四老爺麼」。那人道「你何別提這個話……」。說時往回下望望道「鐵四老爺。不過是寸地王。在咱這門口兒。坊前左右的駭嚇不懂麼兒的行。真講究出頭了事。還得讓人家穆西樓穆大爺。別人全都算白饒上。話可是這麼說。不能不把鐵四老爺磕頭安這羣人拉上。有他們可成不了麼事。沒有他們怕多了心。倒不好啦……」。說到這裏。一齊誇好。都道「只要有穆大爺。這場事就算完啦。聽說這回給丁家小班兒了事。就有鐵四老爺。這些人明天早飯在錢六巴羊肉館兒會茶。吃便飯商量這樁事。咱們原人兒一個不短。煩他們老幾位順手兒把這場事給壓下去。比麼都強」。商議已定。當天便找鐵召伯說明來意鐵召伯亦認爲王慶和跟齊癩腿套事邀人。於了丁三胡老兩下裏大爲不利。應着明天早晨派人請穆西樓。兩件一齊了。次日大家到在錢六巴羊肉館。派人把穆西樓請到。席間先把丁胡兩家的事說明。穆西樓當時畫策如何了結。大家依着穆西樓主意。半天的工夫。辦得十分妥當。到晚飯時。仍在錢六巴羊肉館聚齊。鐵召伯發話道「丁三胡老的事一踫就辦出眉目來啦。現如今又有一件逆事。亦得大爺維力。別人可辦不了」。穆西樓笑道「有麼事過過兒再說罷。

一天了兩檔兒還不夠受的麼。三檔兒事一塊辦。我可受不了」。召伯道「這不過是先給你老下個底兒。不一定今天辦……」。說時便將長狗子受氣。王慶和找場的原因說了。穆西樓認爲這更不算回事。今天天色已晚。亦該回家休息。明天插手再辦。亦不爲晚。好在王慶和齊六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事。次日自有人重新到西頭將穆西樓陪出來。到在鐵宅聚議。穆西樓的意思。認爲用遠交近攻的法子。先向紫竹林去兩個人和齊癩腿兒道歉。把齊癩腿兒安歇住了。然後再勸王慶和。不可鬧事。兩下裏都說平了。再擇定日子。着他們坐坐兒。果然齊癩腿聽得出頭了事的由穆西樓出頭。齊癩腿兒久慕穆西樓的大名。對於來人百口應承。只要穆大爺能把王慶和壓派下去。他這裏決不滋事。來人回覆西樓一千人。大家認爲齊癩腿兒總算夠朋友。識面兒。開始去找王慶和了解這場是非。誰知找了幾次。終不曾見着。鐵召伯一千人。只道是王慶和托故不見。暗中派人訪察。果然是不在家中。大家無不納悶。各自猜測。有的道是王慶和定整惹不了齊癩腿兒。托故走去。以避其鋒。換句話說。便是被齊癩腿兒擠撈下啦。有的認爲齊癩腿兒見解大謬。他道「王慶和亦是個門鶴兒。當初打過多少回惡架。別說一個齊癩腿兒。十個八個亦看不到

眼。這回必定又有甚麼絕着兒。不定在那兒私下裏齊人去啦。不定那一天。冷不防給齊癩腿兒一個湊手不及。不信上金華園看看去。長狗子還照舊上台啦。王慶和要是真躲了。長狗子還敢上台。早不見面兒啦」。大家聽他這個說法。不爲無見。便趁着了事之便。到金華園察看。果然長狗子仍然上台。更信王慶和暗中齊人不假。只是不得主張。想不出法子來制止。便到西頭來見穆西樓。穆西樓笑道「這還值得爲難麼。你們不用理他。教他儘管邀人去。不論怎麼樣。反正教他們打不起來。可有一節。講不起。咱們得受點兒辛苦。早晚費點兒工夫。防着他。只要王慶和把人拉出來。有大大的事。我一個人兒全兜起來啦」。召伯等不知他的葫蘆中賣得甚麼藥。當下不好細問。只得含混答應。從此大家分頭刺探王慶和的消息。說亦奇怪。王慶和作事至爲機密。任憑大家明察暗訪。只是訪不出真象來。好在丁家小班和胡老的事。已經了完。騰出工夫來。大家專辦王慶和的事。穆西樓胸有成竹。不慌不忙。每日坐在竹竿巷正興德茶葉舖裏。暗中派出幾個得力的人在各處要路口探聽消息。穆西樓自在各處佈置。這日得報。言說王慶和帶領一班人。往紫竹林找場。走到東北城角。被當地鄉局截住。如今尚在堅持之中。穆西樓

聽了。立時坐轎到侯家後鐵宅報信。召伯笑道「大爺。你老真是足智多謀。我們這麼些人。費了幾天的勁。都找不着影兒。偏偏教你老的人給訪出來啦。這裏頭有麼巧着兒呢」。穆西樓笑道「這裏頭有個訣竅兒。不說出來。誰亦納悶兒。說出來誰都能辦。那天咱們分手之後。我親自到幾個要路口的鄉甲局裏。全都託好啦。只要見着王慶和領人打架。不論怎麼樣。務必的給攔住。不瞞你老說。官私兩面兒。那兒沒有人亦不行」。召伯方才省悟。穆西樓的用計給截住了。立時將一千了事人喚來。一齊馳赴東北城角察看。到時只見鄉甲局的武弁騎着馬橫在當中。手下十幾個人巡了。一字排開。一個個掛着竹笛子。當街而立。遠遠望去。恰似泥塑的一般。王慶和的人。兀自拿着長短兵刃。立在道左。王慶和不便持械。空手立在馬前。和馬上武弁發展。那武弁任他口似懸河。只是不肯讓路。這正應一句俗語。「巧嘴的巴哥兒說不出潼關去」。急得王慶和滿頭是汗。渺着一目。向那武弁道「副爺。你老別不開面兒。打羣架的不止我一個兒。怎麼別人不攔。單攔我呢。副爺。你亦得看開了點兒」。那武弁笑道「你們打羣架不能算奉官。可亦不算生色。儘問你尋常你們打羣架。我攔過你們沒有。這回講不起。說出大天來。我

亦不能放你們過去。你別糊塗着。我這是公事。按理說既是聚衆羣毆。不管你們打了沒打。我能抓你們。這回有好朋友在內托出我來。替他下個肩兒。你要體面兒。趁早別擰拗。站在這兒等着。一會兒必有人來。見了他們。再說再議。只要跟他們說好了。讓我放你。我準不攔着。又不是在我的地界出事。你們打出人命來。事有你在。不碍我一點兒相干」。王慶和道「副爺。這可透着生色。到底兒是誰煩出你老來的呢。你老請出來。我們亦明白明白」。那武弁道「你先悶會兒罷。說出來有麼意思。回頭這位一來。你們對說對講。沒有我一點兒事」。這時兩邊看熱鬧的。何止五七百人。分立兩頭。無形中替這武弁攔住道口。王慶和的人再難飛越過去。王慶和自從江米藕勸他一回。不可立時去找場。他亦想起。齊癩腿兒在紫竹林一帶。頗有威名。一旦帶人前去。豈不是他的對手。只有暗中約人。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給他個冷不防。表面上任其變着談。到在家中思索些時。被他想起。在天津衛約人。定然走漏消息。不如自到北倉約人。較為嚴密。這事只有長狗子一人知曉。便是王慶和的家中。和江米藕。事前都不知情。長狗子知道乃師有了預備。她便有肆無恐的照常上台。誰知道這一點漏縫。竟被穆西樓窺破。



事前託付鄉甲局。各處邀截。這時正自狡展。忽的遠遠一行人趕來。那武弁在馬上首先看見。向北看着說道「好啦。他們全來啦。你自己辦罷。這可沒我的事啦」。王慶和回頭看時。人空中擠進一行人來。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便是穆西樓和鐵召伯。其餘的便是安立生。周香泉等人。王慶和暗道一聲。「不好。怎麼他們會知道我今天跟齊癩腿套事呢。今天這個架要打不……」。說時遲。那時快。一霎的工夫。穆西樓一千人趕來。那武弁見了。立時甩蹬離鞍。翻身下馬。含笑問道「幾位才來呀。再呆會兒就須跟我幹起來」。穆西樓拱手道「不能不能。副爺多辛苦啦。把這件事全交給我罷……」。說時回頭把王慶和上下打了兩眼道「這不是老慶麼。好啊。給我們軸兒吃。冒冒失失他不見而兒啦。打架望着勸啊。有多大過節兒亦得完哪……」。王慶和赧然道「穆大爺。鐵四老爺。衆位。不是我躲着不見。這不是麼。我這幾天的工夫。來了一踏北介。眼前的人一個兒不知會。來個出手的。想不到又走了你們幾位後頭啦。這位副爺還悶着啦。早說出你們幾位來。我怎麼亦不能任性啊。這不是你們幾位來了麼。我有多大委屈。亦得算完……」。說時將脚一躲道「完啦」。向約來的人發話道「衆位。算我不對啦。把你們

哥兒幾個約出來。任麼兒沒辦。你們幾位聽透啦。不是我辦事無始無終。實在他們幾位的面兒重。沒說的。你們衆位先回去。過後兒再聽請罷」。衆人聽了方要散去。穆西樓進前一步道「衆位老的少的。咱們可是初會。你們幾位先別走。咱們找個地方兒聚聚。誰要一走那算瞧不起我」。王慶和見他如此慷慨。不待衆人還言。便道「衆位我先給你們引見引見。這位是西頭穆西樓穆大爺。河東水西有名的人物。鼓樓底下蹀脚四門亂顛」。穆西樓一旁謙讓道「好說好說。幾位全別走。咱們就近找個地方聚聚罷」。衆人齊道「穆大爺賞臉。我們還能不去麼。走走走」。穆西樓回頭向那武弁道「劉爺一塊兒罷」。武弁道「不不。我還有事。你們幾位先行一步。隨後就到」。穆西樓明知他不便同去。只不過虛讓一句。見他這般說。只得應聲道「就是罷」。隨向鐵召伯一千人道「幾位前請罷」。召伯等人一陣謙讓。王慶和道「四老爺。衆位別讓啦。前請罷。有麼話找地方說去」。說時一千人由單街子奔侯家後大道。在一家大羊肉館。把所有的明座全都包了。堂櫃的兒穆西樓領來一羣拿刀執杖的人。知道今天又是穆西樓出頭了事。不待穆西樓說話。自到廚房分派。預備八大碗。跑堂的先沏一大壺茶。拿來許多茶盃。每人斟上

一盃。大家推讓一番。分頭落坐。約來的人各把傢伙立在身後。少時擺上匙碟筴箸。廚房先開來兩樣菜。蝦仁。滑魚。端上乾飯。衆人方才吃了兩三口飯。忽聽門外一陣大亂。王慶和放下筷子。便立起身來。衆人見了。回頭綽起傢伙。看着王慶和的舉動。鐵召伯眼快。叫道「老慶。這是作麼」。王慶和道「你老沒聽見麼。外邊兒來了人啦。一定是有人給齊癩腿兒送信兒。人家找來啦。咱不出去行麼。正是。

不愁世上沒好事 只怕中間有壞人

若問來者是否齊癩腿兒。穆西樓怎樣消弭這場禍事。且待下回書中細表。

## 第七回

燭影搖紅 老爺捐館  
蓮鈞蹴鳳 喜新嫉娘 投環

王慶和帶人到在東北城角被鄉甲局副爺截住。恰巧被季小塘看見。小塘爲人。只怕世上無事。見了這個機會。恰似肩客遇生意。怎肯放手。立時由人空中鑽出。雇一輛車趕奔紫竹林脚行下處。見了齊癩腿兒道「好啊。你們還在這兒呆着。一會兒人家就來啦。要不是我看見。準得教人家連窩兒堵」。齊癩腿兒不知他的來意。忙問「誰來堵我們。長

狗子告啦麼」。小塘道「告你幹麼兒。長狗子的師父。帶人找場來啦。我正打東北角路過。正看見王瞎子帶着人往下邊兒來。亦不是怎麼回事。教鄉甲局劉副爺給截住啦。王慶和在那兒對付啦」。齊癩腿兒立起來道「真的麼」。小塘道「這還有假的麼。誰賺你還有麼便宜。不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我看着不公。沒有這麼辦的」。齊癩腿兒明知他慣於挑撥。但是大敵當前。不能退縮。立時齊人。一窩盞的趕到東北城角看時。不見一人。齊癩腿兒便是一怔。疑是被季小塘騙了。後來想起。不管真假。將錯就錯。既來到這裏。怎好空回去。不如趕到王慶和家中。打鬧一場。亦好收科。正在尋思。恰巧兩個走路的道「剛才勸走了一夥兒。這工夫又來一夥兒。別是又回來了罷」。一個道「不能。那一撥兒不是叫人家陪走。下館兒去啦麼」。齊癩腿兒聽到這裏。忽然得計道「對。他沒堵上我。我先給他來個堵窩兒」。帶領衆人趕到侯家後。一路訪問到館子門前。喊叫起來。裏面王慶和聞風意欲闖出。却被穆西樓攔住。回頭向鐵召伯道「四老爺。咱倆人出去看看去」。二人到門口。只見刀槍林立。齊癩腿兒一人當先。一癩一蹦的喊叫。猛然眼前一閃。館子裏出來兩個人。細看時不由吸一口冷氣。暗道「一個鐵四老爺就

狗對付的。又添上個穆西樓。了事的祖宗。這場架準打不了啦。真要是一驚拗。喝喊一聲。準保沒有向着我的」。想罷。兩手往後一分。暗令衆人退後。自己顛到跟前。強笑道「穆大爺。鐵四老爺。你們二位今天倒開在。這兒吃早飯來啦」。鐵召伯冷着臉道「齊洛二。你不用跟我裝傻。你帶着這些人幹麼兒。我早有個耳聞。上回你給長狗子灌尿。你當是我不知道啦。好歹他是這門口兒的人。你全不管不顧。這回還出氣麼。好。你亦不用跟他。跟我罷」。齊癩腿苦笑道「不能。我敢麼。這裏頭有個層次。上回長洛二不該同着人跟我叫派。我這叫騎虎難下。這亦是事由兒擠的沒法兒」。鐵召伯道「你用繞彎子。你不是打架來的麼。人家狗子的師父還不饒呢。好容易教人家穆大爺勸好。你又出來啦。今天咱是三曹對案。大丈夫作事一言一句。你說句痛快的罷。……」說時回頭問穆西樓道「大爺。這麼說對麼」。穆西樓道「四老爺。你老先別急。事緩則圓。這不是齊洛二在這兒麼。我討個大話。你要給我面子。打今日個起。前勾後抹。以前的事一筆勾銷。擱下傢伙。跟我進來。我給你們見見。往後誰都用的上誰。你要非此不可呢。我們往旁邊兒一閃。坐山觀虎鬥。這場事算我們沒了。你們事有事在。誰有理誰沒理。

旁人自有公論」。齊癩腿兒他聽罷點頭。立時將袖子裏斧把往地下一丟。回頭向衆人道：「你們回去罷。穆大爺。鐵四老爺。給咱了啦」。衆人聞命。各自散去。穆西樓幌着頭道：「罷了。齊洛二。真開面兒。我們算承你的情啦」。隨將他拉進館子裏。王慶和不知外邊作何景況。兀自盛氣而待。看見齊癩腿兒隻身進來。暗自佩服道：「這小子真有種。不知道裏邊兒麼象兒。真敢自個兒進來。鷄子總算不小」。齊癩腿兒走進明座。見了王慶和。不等穆鐵二人開口。先自作揖道：「慶爺。算我不對啦。我們跟三兄弟好交情。不該一句話說煞。鬧出別的來。總算吾年輕。辦事粗魯。慶爺你老讓一面兒罷」。王慶和見他服罪。立時轉怒爲喜道：「完啦。別語啦。好厚是你們。我亦辦冒失了。穆大爺。鐵四老。就是咱兩下裏的福神。給咱化解完啦」。隨後穆西樓過來。說了幾句。大家見齊癩腿兒此舉。都認爲够板。事已作錯。無法挽回。居然遣散同來的打手。隻身過來服軟。胆量好。見識高。作的出去。拉的回來。人情兩盡。八面見光。一時無不佩服。都道他能折能彎。本來這場事。齊癩腿兒輸理。既有這一舉。把以前的事都掀過去了。入座後。但聽王慶和道：「你們誰去把長三叫來。給他二哥賠不是。教他二哥順順氣兒」。說

時大家繼續用飯。這次吃飯。與尋常擺請兒不同。都是自己人。齊癩腿兒平日與王慶和論大論小。這次經穆西樓片言了結。自與平常打架之後搭和的不同。大家照着搭離辦法。盡量吃喝。不一時長狗子到來。王慶和當面派說他幾句。長狗子只有認錯。齊癩腿兒作揖道「兄弟。我不對啦」。長狗子當着師父不好說麼。既然齊癩腿兒認錯兒。自己亦得認錯。少不得先謝了穆西樓鐵召伯一千人。然後向北倉來的人們道乏。這一席吃完。大家紛紛散去。王慶和齊癩腿兒給錢時。櫃上傳話道。穆大爺早給啦。季小塘在紫竹林脚行下處報完信。看着齊癩腿一千人帶着傢噐。盞擁走去。小塘暗想。上回給丁家攏對沒攏起來。這回可攏起來了。他們到了東北角城兒還有個不打的麼。別看劉副爺橫攔豎遮。累死他亦了不了。脚行下處未走的人。忙着給小塘買點心沏茶。小塘道「不必不必。我亦得看看去。倒底怎麼樣啦。我要不關心就給齊爺送信兒麼」。下處的人只是不放。少時點心買到。茶已沏好。讓小塘食用。小塘只是虛應着。心中却惦记着。到東北角看熱鬧。只喝了一盃茶。不及吃點心。匆匆告辭出來。一路沿着馬家口子。經過開口。進南斜街。走在中間。忽然前邊一羣人擋住去路。小塘立住脚看時。見這羣人都往道東

一個虎座門樓裏拔腳張望。小塘暗想「這兒又有打架的麼。這可得看看是誰跟誰」。想到這裏。便把齊癩腿兒的事拋掉。向人羣裏擠去。擠在中間。問前邊的人。方知不是打架。乃是天津縣派人來驗屍。這個大門裏吊死一個收房的丫頭。主家報了案。小塘大失所望。暗道「驗屍的有甚麼看頭兒。還是看打架的過癮」。有心退回去。由旁邊繞道奔東北城角。後邊又擁來一羣人。擠不回去了。向前擠。更擠不動。兩下裏把小塘夾在當中。進退兩難。小塘肚子過大。生怕被人擠破。兩手捧着肚子。兀自思量「幸虧方才沒吃點心。才喝一盃茶。鬧個水飽兒。要不是慌着看打架的。吃個大飽肚子。這工夫還不擠爆啦」。聽得旁邊幾個人議論這件事。都道「這個大門兒裏走悖字兒。前年個死了一位十老爺。就不知道怎麼死的。今天又來個上吊的。這個宅子夠多凶啊。八成看風水的給下了鎮了。要不老出逆事麼」。一個道「你還不知道麼。十老爺的人頂今日還在縣裏打着官司呢。人得(念歹)了無數。就是問不出正凶來。亦有打糊塗的亂招一氣。無奈人家死人沒傷。傷證不合。不能定罪。這不是麼。前些日子人家這些人遞了公稟。求大老爺開棺檢驗。這才驗出傷來。是個娘兒們踢傷的。縣裏緊跟派人把前後門堵上。是女的就



搜。亦不知怎麼着。一個收房的丫頭上吊死啦。大概是縣班兒的人摸索人家啦。一臊上吊死啦」。旁邊一個人道「別胡說啦。人家作衙門的講板講眼。還有伸手摸人的麼。這裏頭有好些繞脖子啦。昨天晚晌有這院裏一個老媽子上我們家串門子。跟我們家裏正提這檔事呢。本來這位鄭十老爺死的就不明白。爲這個事打了二三年多的官事。拉出了多少人來。就是問不出凶手是誰。這回就明白啦」。小塘聽到這事。不由得引起他的好奇心。便向那人請教。那人又是個好說話的。便把這事始末約略說了。原來這家主人姓鄭。家裏有許多買賣。其中有一個人大錢舖最出名。外人都稱他家爲人大鄭家。死的鄭十老爺。是正主人的叔父。生平好練武術。幼年時考中武秀才。榜名殿元。表字蓉舫。雖然力氣有。能舉頭號石頭。能拉硬弓。箭却射不好。因而不能中舉。後來便捐了個五品藍領的虛銜。在家中練習武功。以娛晚年。家裏雇了兩個交把勢匠。到五六十歲。功夫尚未擇下。十太太已故多年。十老爺鰥居。自己收拾一所小院落。花鳥虫魚。無所不好。清晨起來。先練一套拳脚。便着一個小下人。替他提着幾籠百靈。畫眉。紅脖兒。馬蘭花兒之類。由南斜街出南口。到海河沿上溜一陣鳥。溜到旭日初昇。回到家中。吃早

點。喝茶。茶罷到在院中看一回金魚。下好魚虫子。收拾花草。隨將把勢匠叫來。週一回傢伙。到午初時刻。收了把勢。等候吃飯。飯後略睡片刻。便到外進閒游。或戲園子茶館消磨歲月。散場後。回到家中。拾掇魚缸去虫子。除垢添水。然後澆花。一切完畢。晚飯開來。飯後在家中散步。拿架。早早地睡了。秋冬兩季。花已入窰。魚缸進屋。便添上草虫。早晚擺弄草虫。又耗去許多工夫。這便是他一年四季每日的清課。因而修養得壯漢一般。家中上下。和親友們。都羨慕鄭蓉舫。能享福。會頤養。每日有人服侍着。不愁吃。不愁穿。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這點清福。給個直隸總督都不能換。十老爺早晚還不修成活神仙。其實便不修練已是活神仙了。自從肇事的前一年。忽然鄭十老爺改了脾氣。性子暴了許多。看着甚麼都不入眼。起初看着花草不快。養金魚嫌麻煩。草虫怕噪。一切都由一個小廝代爲經營。倒也相安無事。後來嫌茶嫌飯。諸般不得歡心。每日裏不時的叫罵摔打。家中上下都道他老年氣衰。腎虧肝旺。水不生木。因而易怒。有的道「這話不然。十老爺每天沒早沒晚的練。好吃好喝。又沒有虧損的地方。不能說他是腎衰肝旺。只怕是吃飽了沒事。閑的犯脾氣。拿着大夥兒開心」。又有人道「這

話說的對。別看十老爺五十多歲的人。還壯着的嘍。大小夥子未必趕的上他。十太太故去這些年。吃飽了沒事兒。一個人兒在屋裏真不得勁兒。別是要續弦罷。衆人每日這般議論着。猜疑着。揣測着。始終測不出十老爺的心理來。過了些時。漸漸地露出鋒芒來。只因十太太在世。手下有個丫環。名叫喜子。衆人却叫他做喜鵲。十太太病故的時節。喜鵲只有十五歲。又是由小兒買來的。一時無法安排。十老爺既搬到書齋去住。原有的住房。無人照管。便派她和一個女僕梅媽照料着。若干年來。過着安閒的歲月。雖然感覺着寂寞。却亦相安無事。殿元平日添換衣裳。洗滌衣襪。都由喜鵲和女僕梅媽經管。殿元有時到上房來看看。略坐片刻。便自走去。如今喜鵲已經二十一。早屆及笄之年。若有十太太在世。便該及時遣嫁。如今沒有女主人。誰能顧及一個不相干的丫環的終身。便是梅媽祇知道喜鵲大了。却想不出個道理來。更談不到替她謀出路了。喜鵲自己幸脫女主人的羈絆。和梅媽度着寂寞光陰。初時亦自計不及此。如今二十多歲的人。每每想起自己的身世。亦覺前途茫茫。不堪設想。明知不能在鄭宅當一世的丫環。但是自己亦想不出來有甚麼法子。可以謀得將來的歸宿。每於做活計的時節。想到這一層上。

使自停針不語。望空出神。梅媽是個蠢婦。只知道吃飽了偷懶。對於喜鵲的舉動。從來不會注意。喜鵲空有滿懷心事。苦於無可言語。只有長歎而已。梅媽聽見她長吁短歎。只道她想念已故女主。或是有些不知足。使用些廢話勸解。誰知藥不對症。空費唇舌。無補於事。喜鵲怎肯盡情傾吐。口裏虛應着。心中更加不快。如是一二年的工夫。一團鬱悶氣。化作暴厲之氣。改了秉性。早不似小時那般溫柔了。這日忽然聽得殿元改了脾氣。嫌廚房小廝醜態。幾次開飯。都被叱罵出來。意欲派個手脚潔淨的人。專司茶飯。便是平日侍候的小廝。亦不堪入選。這一來。大家都爲了難。不知甚麼人經營茶飯。方趁十老爺的心意。換了許多人。都被申斥出來。不許近前。大家更摸不着頭腦。這日申斥得衆人無法。便有足智多謀的下人徐六。向同伴們計議道「十老爺的心事。誰亦猜不透。你看罷。一天到晚撒葫蘆。擰馬杓。誰亦不對他的心思。這不是咱們的人都碰過釘子麼。我亦不是說。就憑咱們這羣人的嘴臉兒……」。說時用手向腮頰上一拍道「比豬八戒強不了多少。再說人家十老爺要的不是長臍。我這話你們要不信。準保再找一百人亦挑不出一個對心思的」。旁邊一個楊升道「你別說啦。那兒給他找團臍去」。徐六道

「你真是木頭腦袋石頭心。要圖濟有的是。就怕不找」。楊升道「我就不信。要那麼着不會明說出來給甚麼。爲麼老歪着心眼兒折騰人呢」。徐六道「你又不明白啦。吾們莊兒上有一家子。家裏稱十幾頃地。老當家的把老伴兒傷了。打了幾年的繃棍兒。後來亦不知道怎麼鬧的。老犯脾氣。兒子媳婦怎麼侍候亦服侍不好。跟咱們十老爺一樣。天天生事。不是茶涼。就是飯冷。鍋台亦斜啦。炕亦歪啦。做薄的嫌不搪飢。做稠的吃着嫌粘嘴。鹹了不是。淡了不是。作葷的嫌膩。作素的嫌沒油水。老不對勁兒。把兒子媳婦折騰的胡說巴道。後來有人猜透啦。說老當家的別是要個作伴兒的罷。兒子們都不願意。又不敢跟老當家的提。鬧來鬧去。鬧的太不像話啦。再不想法子。就得把人折騰死。煩有個德行人兒。給老當家的說個老到兒……」。楊升道「麼叫老到兒」。徐六道「你連老到兒都不懂。當老到兒的都是四五十歲的娘們兒。家裏沒吃的。出來當老到兒」。專服侍老頭兒一個人兒。跟着老頭一塊兒住着服侍吃喝拉撒睡。幾時老頭兒一蹣腿。一屋東西都是她的。全拿着走。往後誰亦不認饒。雇老到兒比娶後老伴兒強。不能爭家產。少當家的就給老當家說個老到兒。真他媽的怪。有了老到兒全行啦。老當家的脾氣

亦好啦。茶亦不涼啦。飯亦不冷啦。鍋台亦不斜啦。炕亦不歪啦。做薄的他說好。喝着順口兒。做稠的他說吃着捨飢。吃鹹的他說好。多下飯。吃淡的他亦說好。省的咳嗽。作董的。他說這兩天正饑啦。做素的。他說比董的還香。你說這事兒怪不怪」。一席話說得衆人無不大笑。笑聲幾乎衝破了窗戶紙」。楊升笑得流淚道「六哥。你損罷。這不把人家挖苦透了麼」。徐六正色道「一點兒亦不損。這全是實話。不信你上吾們莊兒上問去。咱們十老爺要不是這一手兒。你們把我的眼剜下來。準是這麼回事」。旁邊一個人道「你說的全對。可有一件。這話怎麼跟十老爺提呢。就讓能提。誰跟他提呢」。徐六道「這得我給出主意啦。這話別人可不能說。只有一位人能說。這位要是不管。可就沒法子啦。你們回來跟陳奶奶說。教陳奶奶上上邊兒回去。先把老姑太太接來。老姑太太是十老爺的親姐姐。老姐兒倆甚麼不能說。教老姑太太問她。倒底兒安着麼心。他要有麼主意。準跟老姑太太提。只要他說出來。咱們不省了天天猜悶兒麼」。大家聽了。齊稱有理。便中把陳媽找來。向她說明。陳媽亦認爲這個主意再好沒有。立時到內宅向正主人少三太太回明。少三太太早知道十老爺這些日子脾氣鬧的邪行。自己身爲姪婦

。對於叔翁的行徑。不能過問。雖然聽見。只作不知。這些日子聽得鬧的不像話。凡是到他小院裏去的人。輕則痛罵。重則亂打。仗着自己一身武工夫。拿着下人們遭殃。日子長了。生怕擠出事來。聽得陳媽提議。便問這是誰的主意。陳媽不敢掠美。說出是徐六的主意。少三太太笑道「這個主意可餒點兒。不這麼辦亦不行」。當下派個女僕提了四盒禮物。把老姑太太請來。老姑太太到時。三太太且不說出本意。過了兩天。老姑太太每日沒早沒晚。只聽男女下人們嗟歎。都道「十老爺近來脾氣改的邪行。天天撒葫蘆。摔馬杓。把人都折騰死啦」。老姑太太聽着納悶。便向三太太訪問真相。三太太故作欲言又吞的道「姑媽。你老不問。我們怎麼能說。十叔這些日子脾氣犯的各色。近來工夫亦不好生練啦。雇着兩個把勢匠。開的天天掃院子澆花兒。滿院子的花兒亦不愛啦。魚亦不好生喂啦。小順兒亦不知道爲麼把他老給服侍翻啦。怎麼亦不對。夫家飯是向來是不吃的。尋常都是廚房單開。做麼兒吃麼飯永遠沒挑過。這些日子可不的啦。做麼亦不對心思。廚房裏沒法兒。跟小順說。請十老爺派飯。點麼兒做麼兒。做了去。不是鹹。就是淡。沒有一回對勁兒。廚房老張摸不準十老爺的脾氣。怕十叔跟你老姪子

學了別的話。人家走前步兒。跟我辭事來。我早聽滿了耳朵。錯處不在人家。真能讓他辭事。說他兩句。教他多加小心就完啦。簡直的說罷。一天到晚。儘是告狀的。十叔素日脾氣可是大點兒。來不來的就打罵人。本來呢。習武的跟念書的不一樣。誰亦不能跟他老人家上論。連你老姪子都說。別教十老爺生氣着急。誰要氣着十老爺。吃不了教他兜着走。其實就是不囑咐他們亦不敢教十老爺生氣呀。這些日子不知道爲麼改了脾氣啦。你老看。教我怎麼辦。可是。老爺們兒啦。他老一個叔公公。作姪兒媳婦的怎麼張口勸。老姑太太插口道「這東西。起小兒就調猴。別提多淘氣啦。你不用管。等我問問他。到底兒安着麼心。吃飽了折騰人玩兒。誰比的了。接月有月錢。年節有好處。吃着官中的飯。一天到晚搖而擺之。在麼兒不幹。麼心不操。多少人侍候着他玩兒。還有甚麼不知足。要瘋啊。你不用管。我把他叫來問問他……」。三太太忙攔住道「姑媽。你老可別給我惹禍。好麼。十叔跟你老說不出麼兒來。回頭說我調唆的。等你老走了。跟我鬧。教我怎麼打點哪。我們爺兒倆這麼些年。可是好裏兒好面兒。別因爲這個變臉。不瞞姑媽你老說。我自從打進了老鄭家門兒上。亦是二三十年了。五十多歲的人啦



教叔公公鬧一頓。我這個臉往那兒擱。再說十叔這二日可不同從前。你去叫他亦未必來。老姑太太道「這亦對。你是個正當家人兒。弟男子姪。子孫男女一大堆。真教他鬧一頓可受不了。不是這麼說麼。我有主意。趕明兒吃完饭。我上老太太屋裏找他去。只當是我看看他。我來了這麼些天。他連一踏都不過來。問他眼裏還有這個窮姐姐沒有。亦不是說。你們老鄭家。自己覺着趁點兒似的。我們老李家比你們自有落上的……」

三太太知道老姑太太已經中計。反用話勸解道「你老先別着急。亦許是十叔不知道你老來。要知道你老來。怎麼亦過來一踏。你老不是明兒看他去麼。順便看看那院裏丟了東西沒有。自打十嬸兒去世。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一個梅媽跟小喜兒啦。這些年我亦沒過去一踏。十叔不定去不去。大半遭踏的不像樣子啦」。老姑太太百口應允。大有替鄭殿元整頓內部之意。次日飯後。拿着烟袋。命陳媽扶着。到殿元住的院落而來。十太太在世不曾生過子女。這院裏原有兩房姪婦住着。東西廂房。正房明三暗五的屋子。上間是十太太的臥房。下間是老媽丫環的下房。走進院裏陳媽便喊道「老姑太太過來啦」。兩房姪婦聽了。一齊出來迎接。都道「姑媽怎麼這麼閑在呀。上這院裏來啦」。老姑太

太道「可不是麼。來了這麼兩天兒。坐着悶的慌。各院裏走走。溜溜腿兒。省的吃飽了存着食」。兩個姪婦。先後讓老姑太太到在自己屋裏。裝烟斟茶。照應一番。老姑太太和他們說了幾句閒話。然後立起來道「我上十老爺屋裏看看去。這二年麼樣啦……」。陳媽扶着直奔上房屋而來。兩個姪婦送到上房門口自去。上房裏梅媽和喜鵲。聽得老姑太太到來。料得不久必到這屋裏來。兩人搶着揮塵土。擦棹子。忙得不可開交。及至老姑太太進來。屋裏收拾得井井有條。淨無纖塵。老姑太太不由得誇獎道「你們倆人真有呀。屋裏沒有當家人兒。總算難爲你們天天起早睡晚兒的。操心費力」。說時細看屋中陳設。無不率由舊章。一切仍按老太太在世的舊制。一絲未改。老姑太太只有點頭讚歎而已。隨向喜鵲看了一眼。見他梳着一把抓的大抓髻。臉上淡淡地敷着些粉。輕輕地拍些胭脂。一雙彎彎地眉。兩隻水零零地眼睛。頰上微微有點雀斑。穿一件深月白竹布藍襖褲褂子。套着一件四楔包邊。大鑲大沿。雪青洋摹本大背心。繫一條青洋緞散腳褲。下邊露出半截大紅小蠻靴來。老姑太太約摹這雙金蓮。却够四寸上下。倒亦周正。心中兀自忖量。這孩子。知道愛好兒啦。十舅母若是在世。還不定修理的麼樣兒來呢。想到

這裏。上下打量她一番道「喜兒。你今年多大啦」。喜鵲道「我不是二十三啦麼」。老姑太太噯喲一聲道「你都二十三啦。老太太去世的時候。你才這麼高兒。……」說着用手比着道「。一幌都這麼大啦。那兒看人去。噯。不見我們老。儘看你們長。一幌亦是這麼些年啦。你都做麼活呀」。喜鵲道「妥不過給十老爺做點針線。餘下工夫來拾掇自個的東西。鞋鞋腳腳地。一天忙到黑。亦不知道忙的都是麼」。老姑太太點頭道「年輕的人兒。總得找活兒做。閒着可不是事……」。隨又思索一陣道「你都二十三啦。這麼數長了還是事麼」。說時歎息不已。喜鵲被他勾起自己心事。口內不言。心中思忖道「這麼些年。頭一回聽見有人說我不小啦。本來我就不小啦麼」。聽得老姑太太向梅媽道「你們十老爺長來不長來」。梅媽道「來倒不斷的來。來了亦就坐一會兒。換換衣裳。連盤茶都不喝。站起來就走啦。這些日子來的倒勤了。老嫌衣裳洗的不乾淨。換的挺勤。約摸着兩天一換。換下來還沒髒呢。只要脫下來就得洗。洗完了老說漿不硬。砸的不平。切折騰人啦。我不是跟喜姑娘說麼。十老爺這末兒改了脾氣兒啦。誰亦摸不準……」。老姑太太聽他說着。只是望空中出神兒。後來玩味老梅的言語。忽然得了一解。

認爲殿元改脾氣。不是無因而發。當下得了一個主張。向梅媽道「老梅。你把十老爺請來。我問問他。眼裏還有這個姐姐沒有」。梅媽應聲去了。老姑太太便向喜鵲問長問短。一問一答問。老姑太太對於喜鵲連連誇講。稱許她是志氣的孩子。同時對於她的身世和前途。都表着十二分同情。認爲長久的在此。一天吃兩頓閒飯。看守三間房子。終歸不是安身立命之所。口口聲聲許着替她想法子。謀出路。喜鵲從來不曾聽見有人對她這般安慰。今日聽得老姑太太一番議論。不啻撥雲霧。見青天。自是感激莫名。不一時梅媽回來了。言說十爺一會兒就過來。老姑太太有些不悅。問她十老爺爲甚麼這時還不能來。梅媽笑道「你老還問麼呀。妥不過又鬧脾氣不咧。剛才小順兒向廚房裏給十老爺開飯。亦不是怎麼鬧的。十老爺又急啦。說小順臨出去沒洗手。廚房做的菜不對啦。拍桌子打板凳。要打要罵。駭的小順兒跑到院裏不敢進屋子。還是你老人家面子大。聽說姑太太請。他老亦不鬧咧。飯亦將就着吃啦。管幕吃完了飯就過來……」。老姑太太聽到這裏。把方才提起來的一口氣。慢慢地由鼻孔放出來道「這還不離。我當他眼裏沒有這個姐姐啦。等會兒他來了。我再問問他。值不值的就講打人。你當是帶着打人的票

兒啦。這不是沒有的事麼。仗着你練了兩天兒工夫。拿着別人當小鷄子養的。有能耐不會當臭賊去麼。欺侮家裏人有麼用啊」。梅媽正笑道「老姑太太。你老還跟他老上論麼。這麼大年紀。老小孩啦。不論跟誰亦不碍緊。就是別打人嘸的。大師父爲他老辭了兩回活。三太太都給攔下啦。要不價這些日子有八個大師夫亦散啦」。說時見老姑太太烟袋鍋子裏不冒烟了。便道「烟滅啦。我給你老裝袋新的罷。別儘自生閒氣。連烟都忘了抽咧……」。喜鵲忙到老太太跟前。將烟袋荷包接過來。裝好一鍋子烟。遞於老姑太太。打着火鏢。燃上紙枚兒。點着了烟。老姑太太吸着烟。用手撫摸着喜鵲道「這麼好的孩子。怔攔了這麼大。你們三太太就不作人事。亦不操操心……」。梅媽搶着道。曖喲。你老別錯怪三太太了。他老一天到晚。多少事情。那裏想起這個來。亦搭着一年到頭的見不了幾回面兒。逢年遇節。生日滿月。跟俺們上去叩節道喜。一幌就下來啦。三太太那會看見她。要不是你老今天看見她。還當她是小孩咧。是不」。老姑太太吸着烟道「可不是麼。我總覺着她還是那幾年梳着辮子呢。……可是。你會梳頭麼」。喜鵲聽見梳頭二字。立時臉上紅紅地答應不出。梅媽一旁望着她道「怎麼不會呀」。這麼一大插

子頭髮。梳麼不行。那會……」。喜鵲用眼瞪了她一眼。示意阻止。却被老姑太太看出來。笑道「孩子。心眼兒太多。梳頭有麼犯歹的。大姑娘裁接（去聲）子。閉着置了忙了用。這工夫正是練梳頭的時候。梳頭一回半回的碍麼事。別出去教人看見就行」。說時外邊一陣脚步声。殿元走了進來。見着老姑太太。作個揖道「姐姐。你老好啊」。老姑太太道「我有甚麼不好。天天有吃的有喝的。怎麼不好呢。我不是說麼。幸虧這麼大年紀啦。生兒長女。子孫滿堂。你姐夫又不在家。沒有敢欺負我的。真要是受了氣。連個出來拔劍的人都沒有」。殿元道「你老到別這麼說。他們亦敢。誰要說句大言兒。告訴我……」。老姑太太道「別說啦。要不是人家三表嫂接接叫叫。我還在娘家麼。你倒是我的親兄弟啦。一年到頭去過幾踏。你打頭裏就沒把姐姐攔到心裏……」。說時碰着烟袋鍋子道「別教我生氣啦。我要不是看老梅跟喜兒。我真得拿烟袋鍋子棒你」。殿元道「你老這是那兒的邪火兒。全跟我來啦」。老姑太太道「我倒沒有邪火兒。你一天到晚邪火兒可不小。一家子上下全教你折騰得過不的啦。人家三表哥不常在家。三表嫂又是姪兒媳婦。看着你胡反。不敢說麼兒。你自個兒想想。當初是這個樣兒麼。還沒老

的麼樣兒。先把脾氣改啦。你自個兒問問。鬧的還像麼……」。殿元道「你老別聽背耳之言。實在他們太氣人。打頭裏說。一天兩頓飯就沒人經營。做的菜不是鹹。就是淡。老沒有對心思的。小順兒這些日子亦學壞啦。荒手麻腳。一來就摔東西……」。老姑太太道「那是教你駭的。廚房老張。侍候你們這些年。沒聽誰說做的不得味兒。別說你。連人家三表哥。正坐轎兒的也不像你挑肥揀瘦。鹹啦不是淡啦不是。你再鬧人家要給你單立廚房啦……」。殿元急得腦袋上筋都浮起來道「是不是。我就知道。有人把你老煩出來排宜我。不用教他們美。翻了臉。連坐轎兒的一塊揍。看他把我怎麼樣」。老姑太太念聲佛道「千萬可別妄口狠舌。誰亦不能調唆我。你自己不覺知。外面全哄嚷動啦。親戚朋友沒有不知道鄭十老爺改脾氣的。你自個兒亦琢磨琢磨。不說自己無事生非。打這個。罵那個。人家三表哥待你錯麼。多少人服侍着。要麼兒是麼兒。說麼兒應麼兒。你親生自養的兒子亦不能這麼孝順」。殿元道「得啦。我要有兒子。早把他打齧啦」。老姑太太道「你不要瞎胡攪。咱們擇下遠的說近的。你天天像氣虫養的。氣個好歹兒怎麼着。別看你不疼姐姐。我還留着兄弟撥眼兒啦。你亦說出個條道兒來。怎麼就算對你

的心思」。殿元道「我有甚麼心思呢。妥不過吃點應心的東西。只要弄的乾淨。做麼吃的麼。決不挑肥揀瘦」。老姑太太道「咱可是一言一句」。殿元道「還有說出來不算的麼。只要有人把我這兩頓飯打掃舒貼了。我一句話不說。誰還有生氣的癮麼。你老給我掂配個人罷」。老姑太太張着手道「你教我向那兒找人去。經打佛口出。你自個兒委派人罷。我想不起人來。別人主意了你的事麼」。殿元思索一回道「真不好琢磨。又得利落。又得乾淨。手低下還得穩。像小順似的。荒手麻脚可不行……真不好琢磨」。老姑太太只顧吸着烟不理他。旁邊梅媽和喜鵲。望望老姑太太。望望殿元。一聲不敢則聲。好半晌。殿元忽得一解道「我倒想起個人來。就是不能做菜。教她經管着就行。一天兩頓飯。亦不算累活兒。我亦吃着放心啦……」。老姑太太念佛道「這可得啦。只要你說出來。沒有說不行的事。怎麼着亦比天天悶着不晴天強」。殿元手指喜鵲道「我看她倒能應這個差兒」。喜鵲聽了。駭的倒退了兩步。雖然不敢當面駁回。却用眼望着老姑太太。希望着替她駁回去。誰知老姑太太立時應允道「這就得啦。總算我沒白活了六七十歲。倒底兒問出口供來啦」。回頭向喜鵲道「喜姑娘。你多受點兒累罷。誰教十老爺愛



乾淨呢」。喜鵲苦笑道「我並不怎麼乾淨。還是教十老爺想別人罷」。老姑太太道。好孩子。你可別推辭。十太太疼了你這麼大。你亦該盡點力罷。十老爺點名兒要你。你不要不應。他跟別人造反去。還不全恨上你一個人兒麼。你被點委屈罷。別人亦真不行」。喜鵲被逼無法。走到老姑太太身邊。低聲道「不在那個。十老爺的脾氣不好。成天的打這個。罵那個。這一來……」。老姑太太側耳聽到這裏。嚷起來道「他亦敢。有我在中間。他敢攬你一手指頭。我跟他拚了老命。傻孩子你這是多想。他既點出你來。一定不能跟你發橫。放心罷孩子。一點兒錯兒沒有」。殿元笑道「喜兒。你放心。只要把兩頓飯侍候好了。我還能鷄蛋裏挑骨頭麼」。喜兒見這般說。只得委屈應允。從此殿元改在內房屋裏吃飯。廚房裏照舊做飯。只用喜兒侍候着。早飯後殿元歇晌。亦在這屋裏。晚飯後坐到二砲以後方走。日子長了。未免有些動手動脚的輕薄情事。喜兒却冷若冰霜。不肯遷就。殿元無法。只得另想法子攏絡。梅媽一旁看的清楚。背地裏向人說「敢情十老爺犯脾氣是看上喜姑娘啦」。旁人道「要那麼着。開口吐言把她收房不好麼。何必折騰人玩兒呢」。這些言語傳到門房裏。徐六向衆人道「怎麼樣。我這卦靈不靈」。

早就看出是這馮棋來啦。我當是十老爺要續弦呢。敢情看上喜鵲啦。其實這叫多餘。鑼響鼓的張口要她。一收房不完了麼。看着罷。不出一兩個月。又得出新辭兒啦。不黃河不脫鞋。多早晚磨到手才算完。看着罷。還不定鬧出多少笑話來啦。衆人議論中。不過幾天。有人說「老姑太太來啦。上回不是老姑太太家裏接回去啦麼。今天又打發陳媽上李家接去啦。這一來不要緊。咱們得有份喜錢賺」。老姑太太來時。三太太提出條件。言說。十老爺要把喜鵲收房。事前亦曾將她叫來。當面提出。喜鵲不加思索的駁了。任憑說甚麼。只是不允。三太太無法。想起老姑太太來。打發人二次將老姑太太接來。開始向喜鵲談判。喜鵲執意不肯。老姑太太百般花說柳說。只是搖頭。老姑太太亦知道年歲相差太遠。忒不班配。但是事機已迫。這時不辦妥。眼前便是奇禍。果然不出所料。殿元聽得喜鵲不允。立時暴躁起來。喊着叫着。只稱要殺人。要放火。裝瘋學傻。信口亂談，有時奇聲怪叫。駭得上下人等。都不敢向前。殿元鬧了多半晌。無人應聲。亦自無法措施。這邊喜鵲氣得啼哭不止。躲在屋裏。再不問殿元的茶飯。殿元坐在書齋裏鬧得肚子餓了。喊叫小順兒。着他轉知喜鵲開飯。少時小順兒回來道「喜姑娘亦不

是因爲麼。坐在屋裏哭呢。老姑太太勸亦勸不好。我跟她說。教她開飯。她說……」。說到這裏。不敢往下再說了。殿元瞪着眼道「她說麼啦。你告訴我」。小順兒道「她……她說啦。管不着……」。說到這裏。料得殿元必然大發雷霆。誰知却又不然。只見殿元廢然長嘆道「怎麼了啊。你去。叫老張去。教他隨便弄點麼兒乾罷」。小順兒很驚奇的。到廚房去了。這頓飯爲近些日來。破天荒的創舉。真應了殿元對姑太太說的話「做麼吃麼」。不曾挑肥揀瘦。胡亂吃了。晚飯亦是如此。第三天方才得着喜信。據稱喜鵲應口了。殿元喜出望外。忙問怎麼說好的。原來老姑太太上次來時。便看出殿元的秘密來。只是不好說破罷了。這次費盡唇舌。喜鵲咬定牙關。只是不肯。後來想出一個法子來。先和三太太定好圈套。然後到這院裏來。見了喜鵲道「喜姑娘。你看我這麼大年紀。這些天嘴都說破啦。你別固執啦」。這可關乎你一輩子大事。你沒看見他像瘋了似的麼。你再不應。眼前就擠出兩條人命來」。喜鵲道「老姑太太。你老是聖明人。他那麼大歲數不要臉。我還要臉啦。驢子不渴能強飲（去聲）麼。他不是要殺人麼。好。先把我殺了。我又沒爹沒娘。死了臭塊地。弄領席一埋。他亦死了心。我亦心淨眼乾。我一

點兒望懸沒有。他不殺我。我不會自己死麼。抹脖子上吊喝大烟。全是人幹的。我豁出這條命去。有麼事我們倆人陰間打官事去。這輩子。他是主家。我是奴才。我惹不了他。那世還怕他麼」。老姑太太道「噯呦。千萬別說這個。吃鹽醬嘴。別得（念歹）麼兒說麼兒。離地三尺有神靈。看說應了典哪」。喜鵲道「應典怕麼兒的。說的出來就作的出來。你老往後瞧罷。還不定有麼笑話兒啦……」。正說着有人在院裏叫道「老姑太太。快上跨院兒裏看看去罷。十老爺把護院的把勢劉德彪給打啦」。老姑太太向喜鵲道「聽見了沒有。老十可瘋啦。這是人家護院的讓着他。真打。還有他的。五個亦打壞啦」。隨向院中叫道「這個事我可管不了。你告訴你們三爺。多給倆錢教人家養傷。千萬說好話。別惹出是非來」。那人應聲而去。告知家長鄭文光。派人把劉德彪找來。問他爲甚麼把十老爺惹起來。劉德彪有氣無力的道「跟三爺回。俺能教十老爺生氣麼。你老有話。教俺們哄着十老爺。別叫生氣。今日是這麼回子事。十老爺教俺給他澆花兒。俺又不摸頭。澆多少水好。一下子澆多咧。他老說把花兒淹咧。明日價葉子準得黃。俺說今日水澆多了。明日價不澆還不行麼。十老爺急咧。張手就打。他老有三十多年的功夫。

一下子打的俺吐了口血。三爺。你老快想法子罷。俺們練功夫的。就怕這個。只要吐了血。一輩子算完咧」。文光見他臉上焦黃。料得這事不假。只得安慰他一番。把同伴護院的侯萬魁叫進來。命他到賬房取了五十吊錢。扶着劉德彪下去。趕快請醫生調治。這時便有兩個得臉的下人。徐六楊升。趁勢回明。「十老爺近來大改脾氣。天天打這個罵那個。自從派了喜姑娘經管茶飯。大家還好些。不想這兩天要把喜姑娘收房。喜姑娘不答應。老姑太太勸了兩天。還沒應口兒呢」。文光聽了。一聲不哼。只在房中踱來踱去。操着手思索。無法擺佈。徐六楊升。立在一旁。不敢則聲。挨到天快黑了。裏邊傳出信來。請文光到內宅有事。文光到內宅問時。三太太笑道「給你道喜罷。明天咱們給十叔辦喜事」文光道「不是收房的事麼。你們看着辦罷。這還問我麼。那麼大年紀。鬧的忒不像話啦」。說時面上冰涼。再不開口。三太太不敢再問。只得把這事約略說了。隨道「不說怎麼樣。亦得有個舉動兒」。文光反問道「麼舉動。丫頭收房不咧。至大撈頓四碟滴兒。你還打算驚動人出帖麼」。三太太道「這還值的出帖麼。我不過問你一聲兒。明兒多少亦得花點麼兒。擺擋擺擋」。文光道「甚麼亦不用擺擋。在十老爺院

裏掛對宮燈彩綢就完啦。廚房預備頓麵。一切花費出十老爺賬。大賬上可不能出。家當不是我掙的。祖上擇下的。人人有份。這筆賬將來不好交代。剛才十老爺把劉德彪打吐血。花了五十吊給人家養傷。這筆賬就不好下。這回又辦這個說不出口的喜事。教親友知道。誰不笑掉大牙呀」。說時掉頭走去。任憑三太太自行處理。三太太碰了個軟釘子。無法發洩。只得到後邊去見老姑太太。埋怨一陣。然後斟酌着籌備。妥不過略爲點綴而已。只因老姑太太與三太太定的軟攻計。只用好話向喜鵲對付。說到最後。向她肯切陳詞道「喜姑娘。你可琢磨琢磨。十老爺這個脾氣。他既惦记上你。誰亦駁不了他。就讓別人有心給你找個一夫一主的班配人家兒。他不放口兒你亦出不去。那不更沒好兒麼。再說你要應了的話。十老爺多大。你多大。你們三太太都拿你當嬌子看待。你不就是這院裏大輩兒啦麼。下回我再來。你就算我的兄弟媳婦啦。別不聽我的話……」。正說着。外邊又喊起來「十老爺把劉德彪打吐血啦。三爺拿出五十吊錢來給人家養傷。這工夫還不定死活呢」。喜鵲聽了。暗自吃驚。正在思索着。三太太一掀門帘進來。笑問老姑太太道「怎麼樣啦」。老姑太太笑道「怎麼樣呢。怎麼樣也不怎麼樣。我不是說麼。只要

她應口兒。明日就是你的嬌婆婆啦。不是我說話不好聽。這叫屎蟻蟻變知了兒。一步登天。別看老十爺年紀大點兒。憑家當日月。只要放出口去續墳房。媒人擠破門檻子。大閨女有的是。不過誰亦不能那麼辦」。隨向喜鵲道「還是那句話。大主意你自己拿。我們這麼大年紀。還能給你窟窿橋兒上麼。這全爲的是大家好。一來呢。省得十老爺沒人服侍。二來大夥圖個安生。照這麼鬧長了亦不是事。這不是麼。護院的打吐血啦。打剛頭會兒我就說。那是人家讓着他。真動手兒還有他的」。三太太道「可不是麼。十叔自己覺着像霸王似的。力大無窮。任誰亦不怕。其實。人家還能把真功夫傳給他麼。不過教點浮皮兒大面兒。真功夫誰都留着不傳人。貓教老虎還留下着上樹一手兒呢。都教會他今天真得出人命。喜姑娘。你別看的太滯了。我們老娘兒倆勸不過你來麼。咱這麼辦。我同着老姑太太。許下一個過兒。只要你應口兒。當初十老太太在着怎麼樣。你亦怎樣。不過是不能稱呼你十太太就是啦。你又沒有娘家。今天借着老姑太太的姓。我們上邊兒稱你李姬（念宜。俗寫姬太太作妓字非）。他們下邊兒稱你姬太太。名正言順。冠冕堂皇。你只當是救了我們一家子。再由着他老胡反。眼看就過不的啦」。老姑太太向喜鵲

暗窺。只見她立在一旁出神。用手摸着衣裳角。折過來。折過去。一言不發。便向三太太嗷嗷嘴。三太太會意隨道「看這種樣子。喜姑娘是應口兒啦。不是我性急。今天咱先來個見面禮。我給新婦子磕頭罷……」。說着由一張太史椅上。抓起一個墊子來。丟在地上。便要磕頭。駭得喜鵲搶過來道「三太太。別折罪我。這是怎麼說的。你老是一主。我是一僕。教我死都能應。這有甚麼……」。隨即提高一個調門兒道「老姑太太。三太太。我全應啦……」。再往下說。眼淚滾將下來。把其餘的話咽住了。三太太走到她跟前道「這是喜事。哭的那一鼻子。早這麼說。不省五十吊錢麼」老姑太太旁歎口氣笑道「噯。倒底兒是錢鬼子的後代。老把錢提在頭上。要不破費這五十吊錢。人家孩子還不定應不應呢」。三太太由懷中取出一個手帕兒來。先替喜鵲把眼淚擦淨。隨把手帕打開。裏邊黃澄澄地四樣首飾。雙手遞給喜鵲道「喜姑……噯。李嫵。今天咱算初次見面兒。這是我的見面禮兒」。老姑太太笑道「你倒慮的到。事由還沒在那兒。早早兒地把見面禮兒拿出來啦。這不是誠心羞臊我麼。再說人家孩子還沒開臉呢。這工夫先不用改口兒。你跟老三商量量去。明日個日子就好。咱們明天吃她的喜麪……」。三太太見大



局已定。便道「咱走罷」。老姑太太道「要走走你的。你不是說她的娘家算姓李麼。我今天算她娘家人。明天才算道喜的呢。我們倆今天說一宵話兒。亦顯着近乎。明日個。教你們娶過去。我再來就算她的娘家人啦」。三太太打趣道「老姑太太倒會套親戚。又是姑太太。又是新親。回頭給你老開兩棹席來。看你老怎麼吃」。老姑太太道「不瞞你說。我就爲吃來的」。這就是她二人定下的計策。恰值殿元打壞了劉德彪更給老姑太太幫了忙。其實仍是給自己幫了忙。喜鵲處在權勢壓迫之下。羣情包圍之中。便是十二分不悅。亦得勉強曲從。當下晚晌。便將上間內室。收拾一番。以前的陳設。盡都挪走。由殿元出資。另置一堂新陳設。新字畫。經過這番變更。居然換了十足新房氣象。文光托故有事。由昨天夜裏躲出去。一切事宜。托付三太太全權辦理。三太太本着文光的意思。只在這個院裏點綴。所有本宅上下人等。齊集在這裏熱鬧一天。這因由清早晨殿元衣帽光鮮。坐在書齋裏候請。挨到已正。後院方才送過信來。請十老爺受禮。殿元滿面含春。走到後院裏。早見姪婦們。孫男孫女們。並些僕婦丫環們。吵嚷成陣。見殿元走着。便有幾個小孩子喊道。「十爺爺來啦。我們給你老道喜來啦」。殿元含笑點頭。走到上房。只見

迎面條案上燃着一對大蠟燭。燭火禿禿價跳着。老姑太太坐在上首一張圈椅上。手裏拿着旱烟袋吸着。梅媽並自己帶來的一個女僕。立在身旁。見殿元走來。笑道「今天你可大喜啦……」。指屋裏屋外一羣男女道「你們全聽着。按禮說。今天可沒有點蠟的。這是我主意的。一來教喜姑娘高興。二來十老爺這麼大年紀。又是個老家長。不能跟尋常丫頭收房一樣。馬馬虎虎地就算完啦。人家孩子亦這麼大啦。往後生兒養女。雖說不是正枝正葉。總算老鄭家的大輩兒。今天沒有這個舉動。後來孩子們亦不好看。故此我主意的點對蠟……」。說時向殿元道「你亦坐下。別像貓登心似的。一天還沒黑一末兒啦」。殿元搭訕着坐在下首圈椅上。老姑太太一袋烟吸完。磕去烟灰。將烟袋遞給身旁女僕。慢騰騰地向梅媽道「老梅。你把喜姑娘叫出來罷」。梅媽笑嘻嘻地走到下間屋中。好半晌才把喜鵲扶出來。大家望時。只見她穿一件梅紅洋綉袷。品藍緞子四合雲托領。下身穿一件水綠裙子。頭上顛巍巍地插滿頭大紅絨花。濃敷脂粉。重染腮脣。很倔強的走出來。衆人本想打趣一陣。見她滿面含嗔。只當是害羞。不便再說甚麼。只聽得老姑太太道「十老爺。你先受頭罷。這亦是一輩子大事。不能草草地算完。盼着你們。子孫

滿堂。多福多壽。歡天喜地。白頭到老……」。在要往下說。一個姪婦道「姑媽可是大  
全人。還料理坐帳帶念吉慶歌兒。回來你老可得領雙份兒喜錢」。姑太太道「儘給喜錢  
饒你們麼。我還算娘家的人啦。你們擺席會新親罷」。梅媽一呶嘴。旁邊一個女僕拿過  
一個蒲團。鋪在地上。上邊罩一條大紅毡子。梅媽向殿元道「十老爺。喜姑娘給你磕頭  
啦」。殿元滿面含春。將右手一伸道「免了罷」。旁邊老姑太太道「免了是麼話。該磕  
的」。梅媽便將喜鵲按在紅毡上。磕了四個頭。立起來聽得殿元道「還不給姑太太磕頭  
麼」。喜鵲應聲跪下。老姑太太欠身道「兩禮罷」。殿元笑道「按禮說得給你老磕雙份  
兒的……」。這時三太太方由裏間屋裏出來道「真得磕八個頭。一來謝媒。二來道乏。  
多磕幾個頭。借着老姑太太的福氣。往後十叔得幾個兄弟。亦是我們的膀臂……」。喜  
鵲已經磕完立起。老姑太太道「還有你們三太太。四太太。八太太……」。三太太一千  
人一齊向前道「我們可担不起。好歹比我們大一輩。我們應該給李姬道喜。可不敢受頭  
……」。說時將喜鵲攔住。老姑太太道「不磕不磕罷。往後扶正的時候。少磕一個我亦  
不答應。老梅呀。你把喜姑娘摻在旁邊兒。讓他們給十老爺道喜」。殿元忙立起來道「

免了罷。快開飯啦。這麼一麻煩還不磕到晌午錯呀」。老姑太太道「你就別客氣啦。只要你往後別折騰人。他們給你磕到明兒早晨都願意……」。說得衆人盡皆笑了。殿元却紅紅地臉受了頭。早飯後無事。殿元坐在書齋裏。只見男女下人們。一撥一撥地上來叩喜。少不得按人數開發賞錢。殿元查看衆人中。只不見兩個護院的把勢匠劉德彪。侯萬魁。便問他二人到那裏去了。有人回道「劉德彪打昨天吐了兩口血。三爺賞給他五十吊錢。西關外店裏養傷去啦。侯萬魁送他走的。頂這早晚還沒回來啦」。殿元聽了。黯然無語。到晚來。老姑太太把殿元叫到後院。說了一陣吉祥話。打發殿元入洞房。鄭宅上下人等忙碌兩天。盡皆疲乏。侍候到二更時分。各自安置。老姑太太回前院上房安歇。生怕夜間出了甚麼事。却由三太太暗派陳媽到後院上值。和梅媽睡在下間屋裏。梅媽比較旁人尤爲忙碌。自然加倍疲乏。陳媽因爲乍挪地方。只是睡不着。倒在炕上。翻來復去。不能合眼。更兼梅媽鼾聲斷續。吵的更難入睡。不由得推着梅媽道「老梅奶子。你怎麼火絨子腦袋。沾枕頭就着。咱說話兒不好麼」。梅媽發着嘆聲道「咱倆人有麼話說。那屋裏才說不盡的知心話兒呢」。陳媽道「不是那個。我老覺着後脊樑披涼水兒。象害

怕似的。又有擇席的毛病。怎麼亦睡不着啦。你先別睡……」。梅媽被她攪的睜開眼道

「你別是想老陳爺子罷。你要想他。不會趕明日個告假回家麼」。陳媽啐一口道「呸。

你當我是十老爺啦。那麼沒出息。三年二年的不回家。我亦不想他。把我心都寒透啦。但分成人。我亦不能出來跟主兒啊……」。尙自往下說着。却聽見梅媽鼾聲續起。又復

熟睡。重又推她道「醒醒兒。瞧你。打這麼大的呼嚕。駭煞人兒。快起來罷。鬧賊啦」

。說時將梅媽猛推一下。梅媽驚醒道「你鬧麼。放着覺不好生睡」。陳媽無聊的答道「你聽。外邊是麼響」。梅媽被騙。折身坐起來道「有麼啦。四月天氣還有蝎子蜇你麼」

。陳媽未及答言。却聽見一個尖銳聲音喊將起來。陳媽借此解嘲的道「不賺你罷。這是誰喊。……別是那屋裏忘了送白開水了罷。這工夫用水……」。梅媽道「早送過去啦。一

壺白水。一壺茶。連點心都有。怎麼會半夜裏叫人呢……」。這時聲音更大了。聽出來

確是喜鵲的聲音。二人臨睡時。生怕喜鵲鬧騰。惹得十老爺不悅。倘若半夜吵起來。

二人負着勸解的責任。因而都不曾脫衣服。更不曾吹燈。聽準了是喜鵲喊叫。一齊坐起

。由炕沿上摸青靴子。柔在脚上。下地開門。到堂屋裏聽。喜鵲在屋裏喊岔了聲。梅媽

叫道「喜姑……噯。嫉……奶奶。怎麼的啦」。叫了兩聲。屋裏仍然喊叫。「梅大娘。快進來看看。十老爺不行啦。……」。梅媽一撓陳媽道「屋裏喊的是麼」。陳媽道「你聽。她說十老爺不行啦」。梅媽道「剛才還好兒好兒地呢。這工夫就不行啦」。二人齊到上間門前。推着荷葉門道「開門。開門。不要緊。我們先看看」。屋裏方才省悟。只顧叫沒有用。便將門開放。先由門帘裏。探出頭來道「梅大娘。可嚇死我啦。十老爺沒氣兒啦」。梅媽見他不曾脫却衣衫。便知尙未安眠。問道「十老爺穿着衣裳了麼。喜鵲啞了一口道「少說費話。快快看來罷」。兩個女僕。擠到屋裏看時。只見迎面連三棹上。一對殘蠟。尙未燒完。炕上只鋪着褥子。兩條衾被。疊得有稜有角。殿元穿着單褲單褂。直挺挺的倒在炕上。陳媽回手剔亮了香油燈。舉到殿元面前看時。只見殿元臉上蠟渣也似的黃。嘴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眼看着命在垂危。陳媽呀了一聲。回頭看看喜鵲頭上的絨花禿禿價顛着。震得花中小鈴鐺滴零零微響。面上膩粉未蝕。頭上髮絲不亂。衣鈕不解。花釧未卸。只爭鬢邊開出四字來。依然是昨天的喜姑娘。不覺向梅媽望了一眼道「噯……」。梅媽這時已經清醒。忙向陳媽道「咱別看着啦。喊人

罷」。陳媽亦認爲只有這個辦法對。答道「老梅奶子。你看着。我叫人去」。到堂屋。開門出去。走到院中。便喊起來。院中的人早被喜鵲喊醒。只是莫明真相。不敢出來。然當不住陳媽一陣喊叫。一齊開門出來詢問。陳媽約略說了。忙到前院報信去了。不大工夫。上下人等。一齊趕來。老姑太太。三太太。首先到屋裏察看。其餘的人。分立在堂屋。院外。窗前去探聽信息。不多時。聽得房中一陣哭聲。料得是十老爺氣絕身死。駭得衆人無不打顫。前邊男子們得了信息。文光首先到在後院堂屋裏坐下追問情由。喜鵲見這般局面。早把頭上絨花插戴。一齊抓下來。放在一邊。聽見外間屋一聲聲喚李姬。回身走出來。堂屋裏已經燃上燈光。文光板着臉問殿元因何而死。喜鵲道「我亦不知道怎麼回事。一進屋的時候。還好好兒地。先在椅子上坐了會子。喝了盃茶。出去走動一踏。回來就說心裏不好受。說完這話。臉上神色就岔啦。倒在炕上。一會兒不如一會兒。駭的我喊起來。梅大娘陳大娘進來的時候。更不行啦」。文光出神尋思不出殿元因何而死。但是人已死去。少不得派人買壽衣。殮壽木。傅土作。喚貨貨舖。請陰陽。叫茶坊。一切辦理停當。天已大亮。老姑太太道「人先停上。不能入殮。十老爺死的邪行。

總得縣裏報案。教作伴驗完了再說」。文光亦因事出奇怪。只是想不出道理來。測不透殿元暴死的原因。便令楊升報稟。到縣裏請驗。到午後。縣裏派委帶同伴作驗屍。馬快驗道。作伴驗得殿元通身上下。並無傷痕。不是因傷致死。而皮不青不紫。肉皮未變。更非中毒。驗完之後。又命馬快驗道。房上房下。前門後門。並無有人潛入的痕迹。只得填好屍格。回縣呈報。飭令家主具結領屍成殮。文光因爲乃叔身死不明。重新遞稟。請天津縣從嚴追究。縣裏知道鄭宅是財主。遇見這般無頭公案。正是生財的好機。誰肯放着肥肉不吃。將他放臭。由知縣標簽差八班一體嚴拿凶手。鄭宅放出話來。若能辦得水落石出。不惜千金重賞。有人巡風報信。亦有重禮相謝。便有想發財的人。自告奮勇。替鄭宅拿人。後來被他們訪出。當天有個護院的劉德彪。被殿元打得吐血。送到西關外店裏養傷。同伴侯萬魁一夜未歸。便疑心到這個人的身上。明察暗訪。將劉侯二人一齊捉到縣衙。一面稟請知縣審問。一面鄭宅領賞。劉德彪無故被打吐血。侯萬魁送同伴養傷。都算作謀殺鄭殿元的證據。到在縣衙。硬逼他二人招認謀害家主。二人如何肯招。少不得破出皮肉遭殃。和無情的非刑爭一日短長。只打得皮開血綻血液橫飛。二人咬



定牙關。只是不認。過了幾堂。問不出口供來。不到幾天。又捉住幾個嫌疑犯。送到縣裏鍊煨。無奈死人身上沒有傷痕。如何算作謀殺。這案辦了兩三月。一些影響也無。天氣一天熱似一天。一口飽材。停在院中。不能等備凶手。只得出帖。發喪。葬埋。這案株連多人。費時二年之久。依然是石沉大海。消息全無。喜鵲作了一日新嫁娘。不會合房。便作了望門寡婦。只好犧牲終身。替殿元守寡。事到今日。反不如不經過這番泡影空花的手緒。落得一個清白女兒。那怕嫁個小廝。倒可以一夫一婦。舉案齊眉。如今都講不得了。縣裏案只存了一件無法判斷的懸案。籠裏押着許多似是而非的犯人。這一年升來一位新官。姓丁。榜名汝昌。紹興人氏。精通刑名。上任之後。清理舊案。察出這一案來。認爲事出可疑。案無佐證。只把些不相干的人非刑拷打。問不出究竟來。這日把案中羈押的人。提出來問了一堂。認爲都不是正凶。問完仍令收籠。翻開洗冤錄讀過幾遍。不得要領。丁汝昌把這案在心中盤旋多日。這天忽然想起一個法子。傳來幾個年老伴作。和他們商議一陣。乘黑夜假扮鄉下人。帶着應用東西。潛出南門。至鄭宅塋地。將殿元之坟墓掘開。開棺檢驗。一連去了六天。始終驗不出一些傷痕。到第七天夜

裏。正自檢驗。忽然平地一亮。恰似打了個閃。一片燐火過處。照得死屍肚皮下茸茸細毛中。凸起一個疙疸。一個仵作道「這個疙疸那兒來。這兒別是致命傷罷」。丁汝昌近前看時。果然毛中凸起一塊。又像生前長的瘡。便知這裏是全案的關鍵。問幾個老仵作。都斷不出來是甚麼緣故。丁汝昌心中一轉。得了主張。命人仍將屍身放好。棺蓋釘嚴。用土埋了。一行回到衙中。次日派妥人到浙江紹興府餘杭縣。聘來一個名仵作。前來覆驗。不一日仵作聘到。留在衙中款待。丁汝昌派人給籠裏被押的人送信。命他們聯名申冤。丁汝昌接到狀子。當天派人傳鄭文光來對質。當年有錢的人。大半捐一個五品虛銜。每逢紅白大事酬應。或是拜年。以至上堂見官。講究穿上袍套。戴着水晶頂。到在堂上。自稱職商。不稱小的。免得跪着回話。文光不能破例。本身亦曾捐得五品頭銜。只因身為屍主。雖然孝服已滿。不敢公然穿着天青外套。却換一件元青外套。到在天津縣大堂上。打躬回話。求大爺給十叔申冤。丁汝昌略問幾句。便將被告帶到堂上。一齊跪在案前。各人都問了幾句。衆人齊稱冤枉。都道平日與鄭十老爺無冤無仇。怎能在鄭十老爺大喜的日子。行此短見。汝昌反覆問了幾番。衆人異口同音。請求開棺檢驗。汝

昌問文光是否情願。文光亦爲得明真相。滿口應允他道「只要沒有傷。職商亦不願牽連這些人。求大老爺明斷。給職商的先叔查拿凶犯」。汝昌見他應允。命他當堂具結。帶同兩造。到鄭宅塋坟。開棺檢驗。却把紹興府餘杭縣聘來老作伴一同帶去。這時鄭宅塋地裏。與前些日私自檢驗不同。早有官席行。備好一座屍棚。另有一座官棚。棚簷上。繫上大紅彩綢。設好公案。縣官坐轎到來。入了官棚。傳作伴帶同人役。將殿元的坟墓刨開。打開棺木。取出屍骨陳在屍棚之內。兩造都進屍棚。眼同作伴通身檢驗。只聽得由頭至脚。一處處喝報着名目。連稱無故。刑房刑吏。按着作伴報的地方。填寫屍格。後來驗到小腹下。作伴喝報道「小腹下腎愈穴。婦人足尖踢傷一處。致命」。以下仍是無故無故地報個不休。驗完之後。汝昌將文光叫到公案。當面傳諭道「前任縣官。審案不清。本縣作伴又不曾驗出。事隔多年。已成懸案。本縣由紹興府餘杭縣聘來老吏。今天驗出婦人足尖踢傷腎愈穴身死。你的叔叔不是男人謀殺。這件案子。便有了眉目。你家有甚麼婦人。同已死鄭殿元。有甚麼糾纏不清的。你要實說。文光忽然想起。定是當年花燭之夜。生出的變故。但是家醜不可外揚。只得推稱不知。汝昌料得文光必有難言

之隱。當時斥令文光領屍掩埋。回家察問。仍令差役。將被告們帶回衙中收押。汝昌回到縣衙。思索這案的線索。將原卷重閱一過。忽然心有所得。當日隱忍不言。次日早晨。忽然傳下堂諭。斥令備轎。親自帶同吏役穩婆官媒。到鄭宅察辦這案。不一時轎到鄭宅。文光得信。公服出迎。接到客廳坐了。汝昌喚人備硃筆。標出幾張封條。將鄭宅由二門封起。直封到後門。前後門都派差役把守。不准一人出入。然後派穩婆官媒。到內宅搜傳。這一來驚動內宅上下人等。亂作一團。穩婆奉諭。到在內宅。先與女主人鄭三太太見了。由三太太引領。到各屋裏挨個傳到客屋。凡是鄭宅女人。不問主僕。每人傳訊一過。都沒有甚麼形跡可疑。直傳到老太太住的院落裏。已經有一兩個時辰。傳到喜鵲的住房門前。却見內房屋裏。將門緊閉。三太太命梅媽叫門。屋裏再不答應。叫了許久。不見則聲。初時只道喜鵲胆小。不敢見官。後來覺得有異。便有人提議。將窗紙戳破。向裏張望。陳媽爲討主人歡喜。自告奮勇。走上窗下台子上。手扶窗台。將窗紙戳破。向裏張時。只見喜鵲穿着當年收房時的一身衫裙。懸在窗子上。駭得噯呀一聲。整個身子。往後便倒。咚的一聲。摔倒地上。衆人急忙摻起。問她看見甚麼了。陳媽咬

嘯半响。方才說道「可了不的啦。李姬走了吊啦」。衆人聽了。方才明白。料得必是羅夜十老爺被喜鵲一脚尖踢死。這件無頭公案。至此大白。少不得砸開房門察看。只因爲時過久。喜鵲早已絕氣。穩婆官媒。不便動手。囑咐鄭宅女僕。在堂屋看守死屍。自到前邊客屋。向天津知縣丁大爺報稟。丁汝昌得報。向文光道「這案你明白了麼」。文光打躬道「大老爺明鑑。職商明白了。但不知使女喜鵲一死。豈不又生枝節」。丁汝昌道「這一案若遇旁人。又得株連許多無辜。本縣不作那事。急速派人。將屍身落下。差穩婆相驗。若無別情。立時將籠裏押着的人放出。你給我具一張甘結。已死婢女。領屍掩埋。只報個誤傷。我亦不把這案詳上去。以免許多糾紛。你情願麼」。文光只求官司早完。免得破費。縣官既給他開出路來。焉有不遵之理。鄭殿元身死不明白一事。至比全案大白。季小塘走到南斜街。恰值知縣在院中查辦驗屍。街上衆人。詫爲奇談。大家正自論着。却有人道「這可是無巧不成書。今年正月。黃宅就出了這麼一樁奇事」。小塘方聽罷一樁子奇事。又遇見一件奇事。顧不得訪問齊癩腿兒打架的結果。便向那人訪問。

這一來。有分教。

三尺白綾妙齡婦負氣喪殘生

一言九鼎頰白叟仗義銷鉅禍。

若問此人說出何等奇事。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 第八回

變生肘腋三大王怒發虎狼威  
禍起蕭牆黃少奶潛吞芙蓉粉

季小塘爲人。只怕天下無事。但遇一件事。必要尋根問底。借事生風。偏遇那人亦是個好事者。便向小塘道「咱別在這兒傻站着。白擠了會子。甚麼亦看不見。走走。我上北大關有事。你老要沒麼事。咱一塊走着聽着。省得一個人兒走道兒悶的荒」。小塘應允。恰巧看的人們站煩。已有許多人陸續行去。二人擠出衆人叢中。且走且說。只因這個黃宅。乃是天津衛有名的鹽商。家主人行三。爲人好排場。脾氣暴。平日待人接物。傲然獨尊。大家給他起個外號。叫黃三大王。和城裏王七皇上齊名。起居動作。制擬王侯。黃三大王有一個兒子。排行十一。爲人懦弱無能。又有鴉片烟的嗜好。十一少奶奶却精明強幹。這位少奶奶娘家姓門。亦是城內詩書門第。科甲名家。過門以來。見十一少爺爲人頹廢不振。便生輕視之心。自古至今。都說夫婦舉案齊眉。又道是。妻者齊也。

一般腐儒。偏說夫天婦地。其實都是閉門造車的一隅之見。夫妻兩個從來沒有平等的。只看二人誰強誰弱。世上琴瑟調和。相敬如賓的。一百對夫妻裏。未必有一兩對。其餘的。不是東風壓着西風。便是西風壓着東風。十一少爺既然懦弱。十一少奶奶的風燄。便一天大似一天。後來竟把十一少爺欺侮的大氣不敢喘。貼耳伏首。在脂粉地獄中謀生活。更因黃三大王脾氣不好。十一少爺對於自己受氣的事。諱默如深。不敢向外人道出一字。漸漸地神智益發的頹喪了。大戶人家。各人管各人屋的事。對於旁人屋裏的事。一概不聞不問。只有各屋裏女僕。沒事的時候。彼此會到一處。互相告語。作爲談料而已。那時大戶人家裏忽然出了一樁害人的事。這事。便是如今的花會賂。這種賭博的發源。來自廣東香港一帶。傳到北方。在道光年間。初到時由幾個廣東人主幹。賃一所房子。專司其事。據一般人傳說。出花會的。把滿院房屋。盡皆拆掉。只在中間蓋一間大房子。又在房上蓋樓（按這種建築。頗似西式房舍。港人住慣西式房屋。乃有此建設。亦未可知）。房樑上繫有一花會筒。內有三十七個包封。據故老傳談。事先要捉一對猴子。要一化一牡。將兩個猴子放在筒裏喂養。兩個猴子。便和夫婦一般在筒裏過

活。到相當的時候。將母猴捉住殺死。用猴血釀筒。並將包封塗血。那公猴仍在筒裏。將筒懸在房樑上。主幹人撰出題目。散將出去。任人猜押。到開封時。主幹人。燒香叩首。由猴子在三十七個包封中。任抓出一個擲下。名爲破封。拆開這個包封看。上邊寫着甚麼。今天便出甚麼。當年作花會的在廣東。題紙由廣東寄來。隨着運糖的潮幫啓運。將題紙藏在糖蓆裏運到天津。再由主其事的代辦人。將題紙抄出。分散給跑封的人（俗稱跑風。乃封字之誤）。凡是誤封的。大半不外串珠花的婦人。和老媽兒男人。因爲他們都與大門的女僕發生直接關係。由女僕或串珠花的進內宅。大家女子。一知半解。略識之無。聽說一個能贏三十幾個。都認爲是發財的機會。爭先恐後的押。押定之後。寫在卷子上。由女僕拿出來。交給跑封的。送到花會代辦人。俟廣東二次來信。方知某次開那一門。再由代辦分配輸贏。其中弊竇多端。罄竹難書。大家婦女。只聽串珠花的或女僕一句空話。大批的銀錢便擲諸泡影了。當年爲這件事。出了許多奇案。官方不知是花會遺毒。只當作懸案。以不了了之。黃宅十一少奶奶便中了花會毒。不到二三年把手中積蓄。盡情送到花會裏去。但是她仍望着翻梢。愈輸愈押。愈押愈輸。下的注一天



大似一天。輸的錢一天多似一天。空買得「致富通書」。每日沒早沒晚的研讀。早談夢兆。夕卜燈花。始終不能致富。把自己陪嫁衣裙首飾。盡皆送入質庫裏。衣飾當完。搜及棹上陳設。後來漸漸地剝削到十一少爺身上。十一少爺平日畏懼十一少奶奶如虎。十一少奶奶說話。奉如丹詔。從來不敢違抗。當些衣裳。豈能不允。只得由她典當。這日來到除夕。黃宅規矩。小一輩的人。這天應該一律穿烙鐵印皮襖。可憐十一少爺。連一件羊皮皮襖。都不曾混到身上。到辭歲的時節。却穿一件舊灰洋縐棉袍。雜在衆人班中叩頭。却被黃三大王冷眼看見。當時並未說甚麼。大家退出之後。打發茶房單把十一爺喚來。問他爲甚麼沒穿皮襖。十一少爺初時推稱不冷。黃三大王斷喝一聲道「胡說。甚麼叫不冷。我給你們置衣裳。那一件不齊全。咱家又不像旁人家。隨便濫穿。一年四季。逢年遇節。都有一定的規矩。你的眼亦沒瞎。人人都穿烙鐵印兒。你偏穿這麼一件破棉袍子堵我。你的皮襖那兒去啦。快說」。十一少爺喘喘半响道「皮襖在我屋裏啦。覺着今天不大冷。懶怠倒登。沒拿出來……」。黃三大王不等他說完。先啐一口道「放屁。這個大典的日子。一年一回。拿衣裳嫌費事。吃飯費事不費。別找討沒臉。快拿去。」

屋裏有的是人。你說出一句話。喝喊一聲。誰敢不動。不拿。敲折他的腿。快拿去穿上。回來升大紙還得換大毛的啦。看你這個樣子。抽骨頭換了胎。哼。聳肩縮背。活像一個大烟鬼。你一天抽幾兩」。十一少爺立在一旁。撇着嘴道「沒抽過烟。這是凍的」。黃三大王頓時把棹子拍的山響。大罵道「你這東西就該打一頓嘴巴子。剛才說不冷。這工夫又說凍的。都打你一個人兒嘴裏噙出來的。到底是冷不冷」。十一少爺忙改口道「亦不大冷」。氣得黃三大王大喝一聲道「快滾出去。劉升」。外邊低一聲「喊」。劉升一掀堂簾。走進來請示。黃三大王指着十一少爺向劉升道「領他到後邊去。看着他把皮襖換上。領回來我看。哼。反了你們啦。旁不相干兒的人。都穿的衣帽整齊。大年三十兒你偏穿這麼一身破爛兒。快滾出去」。劉升應一聲「是」。回頭望着十一爺道「十一爺請後邊兒去罷。十一少爺滿懷心事。不敢還言。溜湊湊地退將出來。到在院中。回頭口向劉升打手式。劉升緊走兩步。低聲道「您是怎麼啦。不是換皮襖麼。儘自跟我打手式有麼用」。十一少爺且不還言。緊走幾步。離却這所院落。方才立住脚道「你真渾。有還不穿麼」。劉升詫異道「沒有不會製麼」。十一少爺道「製還來的及麼」。劉升道「

皮襖呢。老爺秉性您還不知道麼。「雲兒迭不的一雲兒。還不快找出來」。十一少爺急的蹀脚道「渾話。有還不找出來麼。可得有啊」。劉升方才明白。很吃驚的道「這可不的。皮襖那兒去啦。咱這院裏沒失盜啊」。十一少爺道「對呀。咱這院裏沒失盜。我那屋裏可失了盜啦」。劉升蹀脚道「我的爺。您怎麼不早報案哪」。十一少爺道「嚇。我可得敢報啊。不報還不答應呢。實告訴你罷。十一奶奶給偷了去的。這一二年押花會全押的。輸得少屁股沒毛。屋裏內囊兒東西全進去啦。皮襖倒有。全教老西兒存着啦。你給我想個法子。怎麼變通着鼓搗出來。搪過這一關去……。噯呀。不行。烙鐵印兒的贖出來。還得贖大毛的啦。再說這工夫當舖早關門啦」。劉升道「這亦不要緊。今天當舖天亮才關門呢。我給您上帳房支去。趕快把當舖找出來罷」。十一少爺應聲跑到自己的房中。向十一少奶奶門氏索要當票。反被門氏申斥一頓。她認爲十一少爺有心和她爲難。不但不給。反倒大鬧起來。口口聲聲向他發落道「你沒有本事跟外人。就會跟女人動心眼兒。大年三十兒黑夜要當票兒幹麼兒。我又沒有窮娘家。抵盜你們。這不是輸急了麼。誰都望着贏。誰教老天爺不睜眼呢。作夢亦不靈啦……」。十一少爺不敢還言。

任她叨念。聽她發落完了。方才慢條斯理的。倒在炕上。把煙盤子裏煙燈用鑷子剔亮。一壁燒着烟。一壁辯道「這可不是我要。咱爸爸剛才看見我穿着棉襖。立逼着我穿烙鐵印兒的。呆會兒升大紙還穿大毛的呢」。門氏一肚皮氣。被他這兩句說得沒有話了。心中兀自盤算。這事却不好辦。當票隨手擲去。不知幾時被老媽子當廢紙打掃出去了。（其實老媽子並不這麼糊塗。見她把當票隨便亂擲。早已拾走。拿到外邊賣錢去了。不知被甚麼人拾去贖走。掛號都來不及咧）。門氏思索一霎道「這可不好辦。天都十點多啦。當舖還不關門麼。這工夫贖還贖的了麼」。十一少爺道「劉升說。三十兒晚上當舖不關門。天亮還能贖啦。你快把當票兒找出來罷」。說時上好一口烟吸起來。門氏爲人剛強。不肯說出自己將當票丟却。只得支吾道「你先別忙。抽完了烟再說。咱爸爸一天到晚七百六十樞兒事。還把這個事擱在心上麼。不忙」。十一少爺平日對於門氏奉命維敬。聽她這樣說。早把方才黃三大王的一套話丟在九霄雲外。只願吸烟過癮。甚麼都不顧了。但是心中仍自盤算着。只把大毛的贖出來。磨到升大紙的時候再去。豈不少贖一件」。兀自抽着烟。却聽劉升在窗外低聲說道「十一爺。老爺又急啦。快把當票兒拿出來罷」。

。這工夫贖去還行。呆會兒贖當的多了。就擠不上去啦」。十一少爺緊抽兩口。把一個烟泡吸完。噴着殘烟道「不忙。多等會兒。單把大毛贖出來。不誤升大紙穿還不行麼」。劉升道「您跟我怎麼說都行。回頭老爺問下來。怎麼回呢」。十一少爺未及還言。聽得二門過道裏又有人叫道「十一爺。老爺請快去罷。再呆會兒要自己過來啦」。駭得十一爺丟下烟槍。折身坐起。向門氏伸手道「快拿出來罷。祖奶奶。你只顧要錢啦。剛才教我過熱堂。這工夫又緊下來啦。你看這這忍的住麼」。門氏明知拿不出當票來。却作負氣的樣子道「我沒有當票。有麼樣兒你辦去罷。看看你黃家敢把門家姑奶奶怎麼樣」。十一爺改轉過口吻道「你這是何必呢。這不是跟我過不去麼。前邊一個勁兒的追。你偏不拿出來。咱爸爸的脾氣你是知道的。說打就打。說罵就罵。我這麼大的個子。爲你大三十兒價挨頓打。有麼臉兒見人哪」。門氏任他說好說歹。只是堅持原議。不把當票拿出來。外邊第三次派人催來了。不好向十一少爺說甚麼。却在院中揚聲兒。埋怨劉升二人辦事不利。他道「你們倆人當差當回去啦。老爺一個勁兒催。你們還不把十一爺請出來。別管天氣冷熱。拿出烙鐵印兒皮襖披上。到他老眼前一襯就得啦。這有甚麼

爲難呢。單等三替人來催」。劉升辯道「你看。這不是等着了麼。十一爺說不忙……」。十一少爺忍不住道「我是多晚兒說不忙啦。這不是找當票兒了麼」。外邊聽了。吐吐舌頭。彼此望了望。不待還言。第三次來的人。却不會聽見十一少爺的話。只立在遠遠地催。十一少爺却催門氏。門氏無法應付。只有發聲。十一少爺沒法擺佈。依舊躺在炕上。拚命價吸烟。這時門外鞭砲隆隆不絕。屋裏吸烟聲音。嗤嗤不已。屋外三個僕人竊竊私語。正在這個時候。忽見二門外一陣燈光閃灼。有人喊道「老爺過來啦」。十一少爺聽得這聲。駭得魂飛天外。一口吹滅了煙燈。將煙盤子往炕几底下一推。拉條棉被遮上。折身立起。迎將出來。走到堂屋推門看時。只見一對氣死風燈籠照着乃父黃三大王走進院裏。駭得十一少爺進退維谷。啼哭不得。黃三大王抬頭見十一少爺仍然穿着那件舊棉袍子。益發的氣撞上來。斷喝一聲道「你要死啊。這麼半天還不換上。等打是怎麼着」。十一少爺喘喘着道「不是。她找着呢。還沒找出來啦……」。黃三大王只當不會聽見。昂然向前。走上台階。十一少爺知難瞞哄。只得一閃身子讓乃父走進屋中。一對氣死風燈籠在階下。黃三大王到在屋裏。抬頭看迎面條案上的陳設。一無所有。只有一

隻三明蠟阡子。燃着三枝紅燭。迎面牆上字畫對聯。熏的不成樣子。過年應用的大紅嗶嘰圍桌椅靠都不曾繫縛。仍是平日的樣子。氣恨恨坐在一張太史椅上。喝道「劉升。給我滾進來」。劉升應一聲。「噉」。走過堂屋。垂手侍立。請示。十一少爺立在對面。聽得黃三大王拍着棹子道「劉升。我不是教你跟他穿皮襖麼。這麼半天皮襖亦沒穿上。打發兩替人來。連個信兒亦沒有。你們是怎麼回事」。劉升不敢還言。只用眼瞞着十一少爺。十一少爺駭得通身打顫。不敢則聲。黃三大王見他二人情形。一鼻緊催着快說。劉升如何敢說。却向十一少爺道「十一爺。您說罷」。十一少爺知難再忍。只得直陳道「皮襖當啦。還沒找着當票兒呢」。黃三大王頓時醒悟。先不問皮襖。指着條案上問道「條案上的東西那兒去啦」。十一少爺道「我可不知道。早就沒有啦」。却被黃三大王一口吐沫唾到臉上道「不知道。再說一句不知道。砸折你的腿。你屋裏東西你說不知道行麼。快說。那兒去啦」。十一少爺不敢直說十一少奶奶給賣了。却推托道「大概是老徐搬走的」。黃三大王道「老徐是誰。沒有你們兩口子的話。他敢把棹上東西搬走。這不要造反罷。來呀。拿片子把老徐送縣」。劉升答應一聲。噉。却立着不動。十一少爺道

「老徐辭了一個月啦」。黃三大王聽他愈說愈不像話。斷喝一聲道「跪下。來呀。拿板子來打他個糊塗虫。你看。這屋裏還像屋子麼。狗窩都不如。你屋裏亦不調理。一屋雇着兩三個人。你屋的老媽們呢。全把她們叫來」。十一少爺戰兢兢地道「這屋的老媽們全不幹啦。掃地在爐子全是煩別屋裏人……」。黃三大王問道「爲甚麼全不幹啦。愈說愈不像話。來呀。快把板子拿來。打一下問一下。看你說不說」。十一少爺至此。再難搪托。只得含盤托出。將乃妻門氏押花會輸錢的始末說了。黃三大王氣得反倒說不出甚麼來。隨命十一少爺將內房屋門帘挑起。張眼望了望。見房中和堂屋一樣。棹上甚麼沒有了。氣得大罵一陣。命人取來家法。親手將十一少爺責打一頓。隨將他帶到前邊。命人找出一件大毛皮襖。着他穿上。候到升大紙的時候。隨衆行禮已畢。方才放他回房。十一少到在房中。少不得埋怨一陣。門氏哭叫着不依不饒。她的意思以爲黃三大王這陣叫罵。不啻罵她一般。一個作兒婦的。着公翁罵一頓。實在無地自容。更怨恨十一少爺不給他遮蓋一二。十一少爺一肚皮怨氣。無法發洩。破天荒和她頂撞幾句。一甩袖子走出來。到在前院却見帳房裏有幾個人耍錢。堂屋裏放着一張圓棹子。一個弟兄在那裏推



牌九。許多人圍着押注。大家見十一少爺進來。面上顏色更變。其中有知道的。暗中知會了衆人。帳房先生爲討少東歡喜。由櫃裏拿出五十吊錢帖來。扣在手中。笑向十一少爺道「跟着押罷」。十一少爺冷冷地道「押這個幹麼兒。剛過完熱堂。一肚子驚擲。押亦押不贏。你們來罷。我看着」。帳房先生道「我煩點兒事行不行。剛才他們教我跟着趁點兒。大忙忙地。誰有工夫來這個。不來罷。又不行。押了幾注。你來啦。咱這麼辦。你先替我來着。我還有好些個事沒料理清。你來了正好。把我替下來。我把帳煞起來。省得明日趕擄」。十一少爺道「你不會叫小趙兒替你煞帳麼」帳房先生道「他要行我還不願意麼。這裏頭好些懸着跨着的事。不好擇擄……」。十一少爺涎着臉道「我替你來可不拿錢」。帳房先生道「那是一定的。替我來還用你拿錢麼。說時把手中五十吊錢的帖子遞給他道「你押去罷。輸贏算咱們倆人的。二一添五」說罷自到帳棹理帳去了。看着十一少爺入局。回手在牆上摘下水牌子來。注上一筆。「臘月三十日十一少爺支錢五十吊」。十一少爺入局後。莊家正推末條兒。見他參加。便道「你來的正是時候兒。我這是一百吊錢一鍋……」。說時望望面前道「……這兒還有二十來吊錢。別管多少。

你亦撞撞運氣。二十吊錢端鍋。幹不幹」。十一少爺刀自是重。方才闖出了那個尋。這有好運動氣麼。這一鍋準教他贏去。便道「九哥。咱好生來罷。端鍋幹麼兒。有能耐跟他們撈啊。贏我有麼意思」。九少爺道「不行。跟的就是你。誰教你來晚了呢。剛才找你半天找不着。又不敢上你屋裏叫去。怕十一奶奶多心。好容易把你等來。還不贏你一頭子」。十一少爺道「要那麼着我就端你一鍋。可得還個價兒。你那兒亦未必有二十吊錢。好歹就是一堆。我儘出十五吊往裏一參。誰贏誰全拿走」。九少爺道「不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二十多吊跟十五吊差着好幾吊啦……」。帳房先生忙走過來道「我給你們搭合……」。說時向九少爺身旁一個人道「你先給他數數。有多少錢」。那人應聲把所有的錢都拿過來。先把帖子點齊。放在一邊。數出一百老錢。戳起來。然後一戳一戳地比着。合計起來。共有十八吊幾百錢」。十一少爺望着衆人道。怎麼樣。我就知道不啻二十吊錢。這可得罰你」。九少爺道「有一得一。你亦拿十八吊幾。這還不公道麼」。十一少爺只是不肯。帳房先生一旁慫恿。拿出十七吊五百錢來。由九少爺的錢裏亦拿出十七吊五來。其餘的扔在篋籠裏。作爲打頭兒。二人只得應了。九少爺先開了門。二人

講定。十一少爺估出門天門。打骰之後。打出個七點兒來。九少爺叫道「好。打破天門吃飽飯。十一。你這十七吊五算歸我啦」。先把兩張牌送到對面。嘴裏念着。「七對門。八到底……」。將末門兩張翻開。一張么六。一張虎頭。湊成八點兒。大家看了。先替十一少爺捏一把汗。暗道「十七吊五耍玩兒完」。莊家又道「九自手。十過」。派完牌將自己兩張牌撈起來。先把上邊一張看了。却是一張大天。不覺高興道「看。天槓的面子。十七吊五準歸我啦」。隨把底下的牌一錯。露出一個二來。不及細看。輕的扣在棹上。抬頭看對面的牌。這時出門已經放着兩張牌。一張二六。一張大五。亦是八點兒。却贏着莊家。九少爺不甚注意。只望十一少爺手中注目。十一少爺的兩張。上邊一張乃是地么。亦自高興道「你的天槓不定真假。我還須是地槓啦。那兩副八點你算輸啦」。說時把手攏在袖子裏。暗中摸索着。九少爺直向出門細看。果然他的八點兒贏自己的八點兒。而且其中更有一張二六。料得天槓沒有希望了。不覺吸了一口冷氣。猛聽得十一少爺喊道「亮牌罷九哥」。九少爺道「你先亮罷。我那兒大天露二。頂小亦得九點兒。你別是地么三六猴兒耍棍罷」。旁邊人道「全別亮。咱察察」。隨將閒牌翻開。先找帶二的。

兩個二板找出來放在一旁。隨又找出「一個二四。一個拐子。只缺一個二五。九少爺向對門道「你還不認輸。二五在我這兒啦。不論麼點兒亦沒有天九大呀」。十一少爺且不還言。把手裏的牌拿出來。地么在上。下邊露出一頭兒來。却是五點兒。笑道「地么露五。先有七點兒啦。焉知這二五不在我這兒啦。亮牌罷。九哥。別忍着啦」。九少道「你們察察。帶五的還短麼」。大家察了一陣。除却一個大五。配着二六出門放着。大堆又檢出一張大五來。隨又檢出一張三五。一對么五。一張虎頭。九少爺大笑道「對不對。猴兒耍棍。花九在他那兒啦」。聽得一人喊道「這不是花九麼」。九少爺使吃了疑。低叫一聲「呔。帶五的找絕啦。難道還有帶五的麼。不能……」。隨向棹上察看着道「三五有啦。大五一對兒。虎頭一對兒。么五一對兒。花九有啦。呔……」。說時將自己扣着的兩張牌。重新拾起。拇指按着牌面。用力往下捋。嘴裏吹着。檢出一二分來。不見有點兒。却聽得十一少爺喊着道「斷。斷。斷。斷。戛然一聲。將牌一亮。下邊露出二來。二五却在他手裏。湊了一個副地字九兒。將牌往棹上一拍。伸手把兩個十七吊五。一齊攬在自己面前。九少爺尚往下捋。只是不見有點兒。暗道要糟。及至捋到分際上。下邊冒出

紅光。只有一點兒。方才醒悟。小錐不會找出。在自己手裏呢。氣得把牌狠命的一摔。由人叢中鑽出去了。滿屋中哄堂大笑。齊道。十一爺明年要走好運。這叫否極泰來。一進門兒就遇見這麼巧檔子。早知這個。我們還押啦」。一個道「別作夢啦。莊家要打個九自手。還不貓洗臉兒一滑拉呀。快成三一鍋罷」。有的道「十一爺好運氣。咱跟他碰」。衆人聽了。無不隨聲附和。十一少爺連道「不行不行。我沒有那麼大福氣。你們誰來誰來。我趁着倒行」。大家慫恿一陣。終歸應允。他却發話道「我亦不知道這是多少錢。咱就是這一堆一塊。不論輸贏。推十方再定。輸乾贏淨。輸完了亦跟九爺一樣。我就一跑」。說時把帳房先生遞給他的錢帖和贏的十七吊五百錢湊在一起。衆人只圖成局。不問錢多少。只攙掇他作莊。十一少爺忙把幫帳的趙先生叫過來。命他作下手兒幫着。自己不動地方。原座坐穩。把牌洗好。碼齊。開門。候着衆人押好注。打骰。送牌。這一局。却和九少爺不同。贏多輸少。及至十方推完。除去六十吊的本錢。尙贏着二百多吊。隨把帳房先生叫過來。和他分帳。帳房先生拿着水牌和筆來。指着水牌子笑道「看見了麼。五十吊錢記在水牌上啦。你淨還五十吊。下除全是你的」。十一少爺不消

。先把五十吊還清。贏的錢一百吊入腰。一百吊分紅。下餘的分給衆人吃喜兒。言時已屆升大紙的時候。所有本宅的人都到後邊隨着黃三大王。行禮如儀。升完大紙。大家分散。有的到自己房中睡覺。有的到天后宮看妓女燒香。十一少爺仍到帳房裏湊賭。這時九少爺早在帳房等候。見衆人到來。由腰裏取出一捲錢帖子。往棹上一拍道「你們押罷。我先來二百吊錢的」。大家見了。一齊高興。哄然圍在棹上。這次九少爺手氣大轉。不似上次有輸無贏。一方一方的推下去。不到兩個時辰。被他贏了二百多吊。十一少爺贏的幾個錢。重新都輸出去了。再找帳房先生去借。帳房先生。不知甚麼時候回家過午去了。幫帳亦不知去向。只得作罷。愈是輸錢的人。愈不肯走。磨到天亮。拖了許多飢荒。累得人困馬乏。自己溜到套間裏。吸煙去了。過足癮。順手拉一條棉被蓋上。合眼便睡。任是天上兩響接連不絕。都不曾驚醒他的春夢。睡到正午。開飯的時候。方被茶房喚醒。到飯廳裏。胡亂吃些素角子。便走出來。閒着無聊。候着幫賬的回來。向他借了幾十吊錢。掖在懷裏。出得大門。信步閒遊。一路在鞭砲聲中。往東走着。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些商店裏學徒們。穿着新袍罩。新馬褂。新鞋。新帽。腋下挾着護書。到各

處拜年。在街上遇見。彼此作個揖。道不盡的恭喜發財。兩旁住戶。多半閉着街門。門樓上幾張大紅掛錢。迎風飄舞。相趁着簇新的春聯。却亦鮮紅悅目。有些錫舖。銅舖。顏料舖。上着門板。在裏邊敲着水鬮的鑼鼓。鏗鏘鏗鏘地吵人。想是昨夜通宵未眠。今日又吃些酒。手腕子有些不服調度。敲出來的傢伙點兒。渾不齊整。或者是輕易不打。手頭生疏所致。亦未可知。但是那些大舖面。如藥舖。廣貨舖。却與那些家不同。一般都敲着很有紀律的法鼓。一套一套地。不愧法曲仙音。十一少爺無心賞識。只願往前走着。不覺出了針市街東口。在北門外轉了一遭。各家舖面。閉門閉戶。異常冷靜。只仗着一堆堆賣燈的點綴市面。十一少爺只顧東張西望。却聽得有人喊着「買燈麼。大魚燈啊。拿家裏哄少爺去。吉慶有餘。年年賺」。更有人把小車燈在地上推來推去。格登登亂響。遠遠地喊叫着「香乾子咧火灼。敬財神的熟鷄子兒」。那種聲音渾不清脆。聽着反惹人感覺一種不快。尤其是賣豌豆糕的把湯鑼敲得山響。只聽得「搶」。搶地聲音。却聽不見有人喊他們來買。其實在這方圓半里地內。並沒有小孩兒。他却顧一切。敲着響走着。十一少爺信步走進估衣街口。鼓鑼喧闐。更覺熱鬧。許多小轎子。由東往西飛

跑。一般都打起嬌麗兒。露出裏邊一個個通身是紅。花枝招展的妓女們。想是金華茶園一帶班子裏的。天后宮燒香歸來。同班子裏去。一般都有個夥計在轎後跟着飛跑。十一少爺迎着她們望着。只向前走。却不見由背後往東去的。正自走着。日本服給。猛聽一個人道「喝。十一爺。這兒溜躑來啦」。抬頭看時。認得是東門裏一家親戚陸玉儀。便問他作甚麼去。陸玉儀道「我剛打娘娘宮來。你沒看見我買健兒來了麼……」。便將手揚起。舉給他看。十一少爺道「你準是買健兒去麼。別是看燒香的去啦罷」。玉儀笑道「你好聖明。大初一價。不爲看燒香的。大老遠的跑躑娘娘宮作麼。多冷的天兒。屋裏坐會兒比麼不強。單得上那兒挨凍去」。十一少爺道「你這是上那兒去。不進城麼。你要不忙。咱再來一躑」。玉儀道「得啦。够受的啦。這時幾時啦……」。說時望着天。上道「……太陽都大平夕啦。燒香的全回家啦。你沒看見小轎子儘往西灌。沒有往東去的麼……」。十一少爺道「要不咱上金華茶園聽落子去」。玉儀笑道「你別是一宵沒睡覺說夢話罷。這工夫落子館兒快打鑼啦。去亦看不見麼兒啦」。十一少爺道「要不咱找誰玩錢兒」。玉儀道「這倒不離。咱那兒亦別去。上我們家裏去罷。今天他們說啦。再



熬一宵夜兒。推一宵牌九……」。十一少爺道「我不推牌九啦。一翻兩瞪眼。有麼趣兒。還不如押寶有意思呢」。玉儂道「別管推牌九。押大寶。回去再商量去……」。說時拉着十一少爺。由估衣街折回。出得估衣街。進了北門。過鼓樓東。一條胡同裏。便是陸宅。二人到在客屋裏。坐了些時。玉儂便到內宅去了。下人只當十一少爺是拜年來的。進來請安拜年。見他不曾穿着馬褂。只穿一件雪青洋縐皮襖。品藍寧綢背心。戴着一頂大紅帽結。灰鼠脊子四喜皮帽。方知不是專誠來拜年的。斟了一盃茶送來。放在面前。退將出去。不會稟報家主。玉儂隨即進來道「走罷。後邊全等着你啦」。將他領到一所院落裏。早聽見許多人喧囂之聲盈耳。二人到在上房客廳裏。覺得煖烘烘地。和前邊大客廳不同。房中許多人談笑着。見十一少爺進來。一齊作揖道「恭禧恭禧。我們正湊手玩錢兒啦。十一少爺來的正好。今天亦別走啦。咱們再熬一宵……」。十一少爺點頭答應。當不住屋中煖氣烘得身上發燒。不覺打了個哈欠。有知道的忙道「十一少爺。床上倒會兒罷」。便將他讓靠後房簷一架硬木床上。靠枕上倒下。中間一個烟盤子。兩個烟燈。對面早有個人在那裏抽煙。見了他。將煙籤離開煙燈。略欠欠頭道聲新禧新禧。仍舊

繼續燒煙。十一少爺癮來了。顧不得許多。由煙盤子裏撿起一枝烟籤子。大筒子裏挑出烟來。在另一個燈上燒着。一連吸了三四個烟泡兒。才覺身上鬆動些。這時當地擺好兩張八仙棹子。鋪好毡條。拿過一個磁盒。扣在一個磁盤上。十一少爺抬頭望望。知道大家要搖灘。少時推出莊家來。同時派好了各樣角色。主家命人拿過一個小小地木盒兒。上邊有個小抽蓋。將蓋抽開。抖出四隻象牙骰子。莊家打開灘盒。將骰子放在裏邊。略搖一搖。叫了聲「全來呀」。便有許多人圍過來。聽得陸玉儂喊道「黃十一少。抽足啦麼。快來罷。一會兒挨不上個兒啦」。十一少爺一壁答應着。一壁緊着抽煙。又抽完了兩個泡兒。方才捨却煙槍。立將起來。這時已經搖了兩三次。兩張棹子圍滿了人。大家分工合作。有的打碼兒。記輸贏賬。有的收水子。有的畫路子。兩三個下人。忙着斟茶。送水。打手巾。遞鮮貨。這一局。要到晚飯時。並不見甚麼大輸贏。十一少爺却贏了一二百吊錢。晚飯後。繼續再搖。雖然有不慣熬夜的。暗暗走去。却不敵新來的人多。比較飯前人更多了。反覺房中生着的炭塔爲多事。更有怕熟的人。將大毛皮襖脫却。只穿着小衣裳。十一少爺平日好賭。但有賭場。便不肯走。況有兩個煙盤子擺着。不惹精

神不足。賭乏了便吸煙。吸足了再賭。如是耍到天亮。方才住歇。到太陽出來。一半人回家休息。一半人仍不肯走。吃些點心。胡亂擇個地方睡了。十一少爺倒在煙盤子旁邊。兩眼望着煙盤。昏昏沉沉。醒了睡。睡了醒。不知經過幾個時辰。方才睜開眼。却見許多人坐着吃茶閒談。見他醒來。齊問他吃甚麼不吃。十一少爺揉揉眼道「還不餓」。懶洋洋地打了個伸欠。望望煙燈。只剩一星火光。伸手把燈罩子拿開。用鑷子挾出燈心來。燈便亮了。一連燒了四五個煙泡。一氣吸完。坐起來喝一盃茶道「你們幾時來的」。衆人笑道「你看看這是幾時啦」。十一少爺向窗紙上望望。窗櫺的影子。往東斜出許多。料得至早亦有未正。便道一聲「呦。又快黑啦。怎麼還不擺呀」。一個道「十一少爺還沒贏夠。不瞞你說。我們儘等人齊了。再撕撈啦。昨天十一少爺的手氣真好。贏了足有一千多吊」。十一少爺道「那有那麼些個。至多不過四五百吊錢。這還叫贏錢麼。咱們來的耍兒不大。要是我們老人家來。憑夜兒個的樣子。頂少亦得贏一萬吊錢」。王假道「誰比的了黃三老爺。天津衛玩錢兒的有幾個黃三老爺。除了益照臨院裏有大耍兒。就數你們府上啦。那年正月節兒。苗三爺上益照臨院押寶。一宿的工夫。贏了八千多兩

。主家張大爺是大輸家兒。萬兒八千的輸了沒攔在心上。問苗三爺要現的。要票子。要票子現開。天津衛一千兩二千兩的銀票。只有人家能出。要現的上錢舖開銀條子去。苗三爺亦好。一點兒也不客氣。要點現的。主家連打澄兒都不澄兒。立時派人搬出八千現銀子來。套輛車送到劉家胡同。苗三爺得了這八千銀子。打那兒就不見面兒啦。過了兩天兒。張大爺打發聽差的請去。苗三爺亦說的好。告訴你們大爺。我一個窮念書的。還敢來那麼大耍兒麼。這是一時的幸會。自得了八千銀子。今年是鄉試年。正等這筆銀子上京科考去。只要我微倖中了舉。加倍添還都行。聽差的回去。照樣回覆了張大爺。張大爺亦不過是一笑。偏巧兒人家苗三爺亦作臉。到了北京就把舉人拿來啦。你們別看正月節兒耍錢是鬧着玩兒。最關乎一年的運氣。正月節耍錢不在乎輸贏。可是大輸大贏必有個警兆兒。看罷。今年十一少爺准得走運」。十一少爺道「別給我添俊啦。我有麼好運轉。妥不過一天兩飽兒一個倒兒。自遭踏糧食」。大家正自談着。外邊來人稟道「南閣兒黃宅打發人來問問。十一少爺在這兒沒有」。十一少爺不等衆人答言。先自立起來道「我在這兒啦。問問他家裏打發誰來的」。那人道「姓劉。還沒走。說從一早晨兒派出十

幾個人。各處都找遍啦……」。十一少爺不知家中出了甚麼要緊的事。急命那人把來人叫進來。當面問問話。下人走後。大家都道「三老爺家規忒嚴。大新正月價。出來耍一天錢兒就不行麼」。十一少爺道「不能。我們老人家都管。就是不管耍錢兒的。賬房裏亦不斷斷十和。知道連問都不問。一定有別的事……」。說時見劉升進來了。先向屋裏衆人請了一遍安。然後垂手立在十一爺面前道「十一少爺。您快回家去罷。家裏有要緊的事」。十一少爺戀着賭。不肯便走。問道「有麼要緊的事。大初二價還有事麼。你先下去……是三老爺找麼」。劉升當着衆人。不好說明。喘囁半晌道「不論怎麼樣。還是回家看看好。有麼事回頭再辦亦不要緊」。十一少爺執意不肯走。劉升望着衆人使個眼色。衆人便知他家中一定出了要緊的事。必須回去。便向劉升道「這屋裏亦沒外人。你就說罷。不說出來。十一少爺亦不走」。劉升道「不是不說。大新正月價。誰家都有個忌諱。既是這麼。說就說罷。十一奶奶過去啦……」。大家一齊怔了。忙問麼病死的。劉升道「有病又得啦。吃麼兒死的……」。十一少爺一躁脚道「完啦。我算轉運啦。不瞞你們幾位說。要不是他。昨天我亦來不到這兒」。無暇細述經過。穿戴齊了衣裳。吸了

兩個煙泡兒。方向衆人告辭出來。雇一輛轎車。趕回南閣本宅。到時。只見門前已把挑錢紙掛出。門旁右側貼着米色喪報。看見頭一行「不幸十一男元配」字樣。以下無暇細看。往裏便闖。心中一陣難過。先奔上房。來見黃三大王。只見乃父沉着臉道「你上那兒去啦」。十一少爺道「城裏二表舅院裏玩錢兒啦。昨天半路上遇見玉儂。把我拉去的」。黃三大王哼了一聲道「你媳婦死啦。喝大煙死的。你看看去罷」。十一少爺胆怯。不敢去看。裝作不經心的樣子道「看麼。她亦不是發家的。死了好」。黃三大王哼了一聲道「你就發家的麼。快滾罷」。十一少爺搭訕着退出來。到內宅訪問十一少奶奶的死因。除夕夜裏。黃三大王在堂屋裏叫罵一頓。自己躲在屋裏。不敢還言。所幸黃三大王拘着禮法。不便到內房屋裏當面申斥。被她脫過這層難關。黃三大王走後。十一少爺亦跟着出來。十一少奶奶思前想後。把悔。恨。羞。愧。攪在一起。自忖一個書香門第。大家姑娘。不該因爲好賭。輸得精光。被翁公大罵一頓。將來有何面目見人。自己的男人。又是個大煙鬼。亦不是成器的。根本便沒有發迹。想到這裏。覺得前途黑暗。沒有一絲希望。正自無法擺脫。猛回頭見炕棹下放著煙盤子。頓起短見。咬牙道「這就是我

的收原結果」。打定主張。找出正月初二隨衆拜祖拜年的一身裙襖。洗臉梳頭。已畢。將十一少爺不會吸籌的鴉片煙膏。盡量吞在腹內。不留涓滴。大戶人家。甚麼事都有一定規矩。吃飯有一定的處所。男子們除去正坐轎的不計。其餘都按一定的時刻。到飯廳會餐。女眷們都在黃三太太房中聚食。黃宅人口又多。男女都分兩三起吃飯。除去大典日子。彼此許多日會不到一起。因而誰吃飯誰不吃飯。一時無從查考。少奶奶們房中。各有派定的女僕侍候。侍候十一少奶奶的女僕。因為十一奶奶脾氣不好。都不願意跟她。空有一份工資。却沒有專人。每日灑掃等役。皆由旁的屋裏女僕代勞。除夕夜有忌人的俗例。旁人的女僕。不便進來。開飯時在窗前。喊一聲「開飯啦」。便算交了差。早晚兩餐開過去。不吃無人過問。平日各屋裏並無來往。十一少奶奶又不曾生下兒女。她這屋裏連個小孩子都不會來。新年初一日。照例有人來喊開飯。知道十一奶奶屋裏。昨夜起了風波。今天不去吃飯。定是負氣含羞。不肯見人。大家亦不理會。初二日早晨。乃是拜年拜祖的大典日子。凡屬小一輩的男女。由黃三太太率領。到祖先堂拜祖。事前男的大客廳裏齊集。一同到祖先堂行禮。這日由巳初時分。少奶奶們穿戴

齊整。陸續到三太太屋來。候到已末。察點人數。獨不見十一少奶奶。便有殷勤的女僕鮑媽。到十一少奶奶窗前喊叫了幾聲。不見答應。不由得納悶道「這個日子還不早起來麼。三十日熬夜兒。初一天還睡不夠麼。這晚還不起……」。想到這裏。提高了調門兒喊了幾聲。仍不見答應。益發的納悶道「十一爺亦睡的這麼死。兩日子比着睡呀」。又叫幾聲。「十一爺」。仍不見聲息。貼耳到窗上細聽。一些聲音也無。只得大聲喊叫起來。喊得旁的屋裏女僕小兒出來問道「你鬧麼」。鮑媽道「這是多晚兒啦。人家全到啦。十一奶奶到這晚兒還不起。十一爺亦不知在家沒在家。老桑奶奶子。夜裏個見着「十一奶奶嗎」。桑媽道「你敲敲窗戶」。鮑媽敲了幾下。仍不見答應。大家都猜疑起來。有的道「三十晚晌老爺來了一踫。喊叫一陣子。領着十一爺走的。我們亦不敢出來問。打那晚兒就沒聽這屋裏有麼動靜兒」。鮑媽道「你看。沒過破五兒。咱又不能進去。叫着又不理。這怎麼辦哪」。桑媽道「咱倆敲窗戶」。二人合力敲了一陣。敲得窗上玻璃險些破了。小兒們亦帮着「十一嬌兒。十一娘」的呼喚。仍不見還言。鮑媽只顧着急。却想不出道理來。上房裏三太太已經察出。十一少奶奶不在場。打發一個得力女僕崔



媽來喚。到時見許多人在窗前敲着窗戶呼喚。便道「你們這是幹麼」。鮑媽道「十一奶奶到這晚兒也不起。叫了老半晌亦不答應。誰知是怎麼回事兒」。崔媽道「別喊叫啦。三太太知道啦。教我催來。不答應不會上屋裏叫去麼」。鮑媽道「不是忌人麼。要不怕忌人早上屋裏去啦。挺冷的天。誰願意在院裏叫啊」。崔媽道「可不是。真是今日個還沒過破五兒呢……」。尋思一霎。見面前許多小兒。便指着道「不會教少爺們進去麼」。這句提醒了衆人。便教兩個十幾歲的小兒進去。聽他們進到屋裏叫了幾聲十一孀兒。不見十一少奶奶答應。又聽得一個小兒道「十一孀兒。你怎麼不動勁兒呀……」。一個小兒道「十一孀兒怎麼咧着嘴嚙着牙呢……」。外邊女僕們便覺有異。桑媽道「羣少爺。你摸摸她」裏邊小兒怪叫道「噁呀。十一孀兒臉上像冰賽的」。這一聲。驚動外邊幾個女僕。一個個面面相窺道「壞啦。十一奶奶別是教炭熏過去了罷。咱別管忌人不忘人。進去看看」。幾個女僕。齊擁進屋裏。到在堂屋。覺得冷氣撲人。打了個寒噤道「好冷。連個火都沒生。怎麼會熏着的呢」。到在裏間屋。一樣冷森森地。齊向炕上看時。只見炕上什物凌亂不堪。烟燈烟斗烟槍。滾到炕沿邊。燈油撒在炕單子上。油了一大片。煙

盤子丟在地上摔破。燈罩兒更不知去向了。再看十一少奶奶。仰面倒着。張嘴瞪眼。髮如飛蓬。面似白紙。不知甚麼時候斷了氣。各處查看。見棹上粉盒打開許多。官粉在棹上下凌亂着。便知十一少奶奶服官粉而亡。這一驚非小。一齊喊叫起來。鮑媽桑媽。不謀而合的往外便跑。兩個小兒們聽說十一少奶奶死了。駭得大哭起來。揪住鮑媽的後襟。跟着跑出來。崔媽在後喊道「老鮑奶子。老桑奶子。等我一會兒。咱一塊兒走」。鮑媽搶到院中。回手將衣衿由兩個小孩的手裏扯出來。三脚兩步往上房便跑。任憑崔媽在後喊叫。理也不理。到在上房。三太太已經等得不耐煩。帶領兒孫姪婦們到祖先堂去了。兩個女僕不敢去報。候着衆人行禮已畢。等三太太回到房中。方才照實稟報。崔媽小腳兒難行。好半晌方得趕來。三太太問她爲何這時才來。她道「駭的我腿肚子朝前啦。愈走愈走不動。後來一攢勁。拔着腿朝這兒走。亦不是怎麼鬧的。轉了向。走到前院兒去啦。還是人家劉爺說。你怎麼兩眼直勾勾地。別是撞客罷。我還沒醒悟過來。告訴他十一少奶奶過去啦。他說你別喊。你瞧這是那兒。我定住神兒一看。才知道是三老爺的窗戶根兒。駭的我腿肚子又轉回來啦。這才知道東西南北。這時由打前邊兒回來的」。三太

太道「這倒不錯。不等我告訴你。你倒先上老爺那兒獻勤兒去啦。好。回來賞你二百兩銀子」。崔媽這時心神尙未定。沒聽明白三太太的用意。只聽見回來賞你二百銀子。忙請個安道「謝謝太太。二百銀子到我們那兒夠置一頃地的」。說得旁人反倒笑了。三太太無暇深究。一學聲命人請三老爺去。恰巧黃三大王差派劉升。在二門上傳話。查問十少奶奶因何而死。三太太向崔媽道「還是你去罷。崔媽尙覺有些忸怩。三太太道。別裝着玩啦。你準沒上前院兒廳房去過麼。快去罷」。崔媽走後。三太太分派兩個作粗活的女僕。到十一奶奶房中守屍。一面打發鮑媽。到十一少奶奶娘家門宅報喪。黃三大王向崔媽問明十一少奶奶自裁的事。立時下個條子。傳諭賬房先生。籌備白事。派人各處尋覓十一少爺。茶房拿着黃三大王的諭帖。到在賬房。只有幫賬的趙先生。正賬先生只五爺。由三十夜裏回家過年去了。至今未回。少不得急命人到家中去請。不大工夫。只五先生到來。見了黃三大王諭帖。立時振起精神。派兵點將。命人分頭找槓房土作。茶司務。賣壽衣壽木。喚大貨舖。小貨舖。給各廟裏送信轉咒。賬房裏衆人。忙着買挑錢紙。寫門報。置辦應用的東西。忙到早飯後。方才停當。却聽得一片哭聲由大門外送進

來。門宅的女眷。聽得姑奶奶暴亡。湊集老少三二十人。其中却有一多半是女僕。齊坐着四人大轎。趕了來。內宅得了信息。急派十幾個女僕出來迎接。十一少奶奶的母親門八太太。白髮龍鐘。顛成一個。由兩個女僕搀扶到上房。與黃三太太會見。其餘年輕的女眷和女僕們。直奔十一奶奶住室。實只空房在房中。擗碰一空。到在堂屋看時。床板停在堂屋。十一少奶奶風冠霞被。穿幾襲新。几張自縊畫好。指頭裏樣案上一無所有。只有牆上幾張破舊的字畫。料得一應東西。拾進裏間屋去。這時見了死屍。焉有不哭之理。掌不住圍着死屍大哭起來。早驚動院中她婢們。各帶女僕到來。一壁陪着乾喊。一壁命女僕們解勸。好半晌方得停哀止哭。幾位女眷。擦淨涕淚。立起來。睡了一陣吐沫。忽然下命道「砸。只一聲便有幾個粗使的女僕。分頭搶到上下兩邊裏間去擗碰。可憐當年門宅的陪嫁東西。早被十一奶奶抵盜一空。屋裏除却應用的茶壺。茶盃。錫燈。燭台。臉盆。夜器。被褥。枕頭。其餘的。坐鐘。掛表。花瓶。茶缸。担瓶。帽鏡。盆景。古玩。一概皆無。只有炕上放着凌亂不堪煙具。被褥裏攏着幾條樣被。幾個人不能罷手不碰。先把四隻樟木箱子搭下來。不及揭開蓋子。撥一條硬木凳子。往箱蓋上便碰。

砰然一聲。箱蓋打破。裏邊却是空的。其餘三個人。打開看時。只有幾件舊衣裳。單袂皮棉紗男女成套衣裳。不見一件。箱子一碎。又把靠後簷的立櫃來砸。硬木傢伙。不是幾個女人拳頭所能制服的。砸了半晌。只覺手疼。不見物毀。只得作罷。兩邊屋裏。一陣兵兵亂砸。女眷們喊道「五姑奶奶。死人口裏無招對。你的東西都上那兒去啦」。却有兩個長來送東西的女僕道「這可別怨人家。五姑奶奶在世。把東西全當賣了。押了花會啦……」。說時崔媽趕到。帮着解釋道「要不是三十兒黑夜十一爺穿不上皮襖。還沒有這個事啦。幾位老姐姐擎兒罷」。門宅女眷。見沒的可砸。却把被櫥裏棉被扯出來。撕做縷兒。烟燈烟槍。砸得粉碎。砸完坐在炕邊嬌喘。崔媽忙着捧幾把手巾來道「奶奶們太太們。擦擦手。歇一會兒。辦大事要緊。人死啦就不是親戚了麼」。一個女眷道「麼親戚。這是冤家對頭兒。但分顧點兒面子。亦不能把我們的人生逼死。我們知道黃三大王利害。有錢有勢。沒拿我們老門家看到眼裏。你有錢有勢。格不住我們有筆桿兒。豁出倆舉人不要啦。鬪鬪你們黃三大王。看看他有幾個腦袋」。黃宅少奶奶們。事不關己。摔砸時不便攔阻。早躲出去了。只有幾個小兒立在院中偷看。這時聽見砸完方才趁

過來敷衍。崔媽苦笑道：「奶奶們。太太們。快別說這個。經官動府不是咱們這個人家兒。看教人家笑話。別說這個。還是打好處來。鬧完了一周遭兒。歸根兒親戚還是親戚。別看氣頭子上。過後兒有後悔的日子。閻王爺造定。該着她老這麼大壽數。這不是麼。我們老爺疼的甚麼兒似的。打發人買的好裝裏好材。打點他老舒舒泰泰兒地。活了七十八十的亦未必有這個收圓結果呀……」。一個女眷早聽得不耐煩了。指着靈床上道：「這是麼衣裳。全是床子活。回頭太太過來。全得給我換……」。黃宅少奶奶們。不便參予。只張羅茶水。命人擺點心。只望一陣恭維。便能消了她們的氣。門宅的人仍是不肯下氣。又見崔媽橫遮豎蓋。多言多語。不由得怪罪了她。一個年輕的少奶奶道：「你們黃府上跟我們家就不一樣。主家奶奶倒主意不了麼事。老媽兒倒能當家。天津衛十大家。誰不知道黃三大王專雇上炕的小老媽兒。起先我還不信。今日個才知道話不虛傳。正經主人一個不露面兒。拿着小老媽兒們當骨董。打發來跟我們窮嚼。黃三老爺愛看這個。我們可看不上眼兒去……」。崔媽被她冷譏熱諷。無地自容。若在往日。怕不和她頂撞。今日却不敢還言。只當作沒聽見。帮着黃宅女眷。張羅茶水。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不

能平息這場風波。抓個空子。悄然走去。到在院外。方才揚聲罵道「真她娘的喪氣。昨天沒作好夢。今天遇見這羣母地方。我沒見過。大家兒奶奶們有這個樣兒的。別給念書的人家丟人啦……」。正叨念着。迎面走來一個女僕。見她自言自語。問道「崔奶奶。你這是跟誰說話來着」。崔媽道「跟我自己。沒見過。十一奶奶娘家真厲害。來了一幫子人。大摔大砸。我勸勸是爲好。這羣行子們。倒給我一頓狼頭槓子。咱犯的上吃她們的氣麼。你家姑奶奶死啦。亦不是誰害的。滿屋子東西全鼓搗娘家去啦。三十兒黑夜三老爺查出來啦。罵了一程子。臊的沒臉兒見人。喝大烟死啦。她們這是折騰來啦。四五个主家。倒坐了他娘的二三十頂轎。你只要有這麼些娘兒們。把衛裏的轎全雇來。老黃家打發的起。這還解窮麼……」。那女僕道「別說啦。咱犯的上替主家拔鬮麼。她們這是窮急生瘋。想靴一頭子。三太太說啦。教她們拾掇拾掇。一會兒親家太太就過來……」。崔媽道「你說去罷。我不管……」。說着氣恨恨地嬌着走去。門八太太不會說甚麼。見了黃三太太。只有流淚。黃三太太一壁解勸。一壁把十一少奶奶素日的行爲。約略說了。並訴明肇事原因。門八太太聽了。亦覺臉上無光。早把來時的一團怒氣。消歇一

半。猛聽院中有兩個女人聲音道「門家真橫啊。進門兒就砸。可惜砸晚啦。前二年來砸。還行……」。『怎麼講呢』。『……前二年來砸。十一奶奶沒把屋裏東西當賣淨了。多少還可以留兩件兒。這工夫砸。任麼亦沒有啦。連件值錢的衣裳都沒一件兒。要不怎麼十一爺三十兒黑夜還穿破棉袍兒呢』。黃三太太明知道有不憤氣的。特意在院中揚聲給門八太太聽。從來媳婦暴亡。娘家捧砸。不算甚麼希罕。甚致於成爲一種慣例。黃三太太怕門八太太面子不好看。裝做不會聽見。只顧分派女僕們裝烟斟茶。張羅點心。門八太太無話可說。便藉着吸烟解嘲。大家靜默些時。一袋烟吸完。門八太太道「親家太太。您老先坐着。我上那院裏看看去。誰教我養她一場呢。難道活着不能見面兒。死了還不見面兒麼」。說時流下淚來。黃三太太亦覺心中難過。虛留了兩句。打發一個女僕到那院裏送信。意思是默示着捧砸的人們。暫且停手。却不知門宅女眷們早已停手。不砸了。一來是英「雌」無用武之地。空有餘勇可賈。無奈沒的可砸。二來。平日操作不慣。幹不了這樣事。早累得乏了。及至門八太太到來。但見房中棹椅搬倒。箱篋砸殘。雖說是原定計畫。如今見了亦覺乏味。門八太太望着靈枕痛哭一場。哭罷定要掀開白絹



和女兒見個死面兒。却被兩家女眷們攔住。扶到裏間屋中暫息。當不住屋中星火皆無。冷森森不能久坐。門八太太看着房中殘毀東西。流了一陣淚。起身道「咱們走罷……」。門宅女眷亦覺久坐無味。起身走去。黃宅少奶奶。送到二門自去。一干女眷上轎時。囑咐黃宅女僕。少時仍要回來。那身裝裹不行。另換十七暈面繡袍裙。珍珠點翠鳳冠。海褥子海被。都要上等的。頭上首飾不合式。到金店拿足赤去。飯後來看。差一點都不成。女僕們一一應了。候她們上轎走去。搶着到上房回覆三太太。三太太道「人已經死了還疼東西麼。她要麼兒給她麼兒。全看着八太太啦。那麼大年紀。疼閨女的都疼糊塗啦。你們給前邊兒送信兒。重拿一套好裝裹。給她換上。首飾亦拿……」。崔媽受了一肚子悶氣。無可發洩。到在前邊。假傳聖旨。向管家言說。三太太吩咐的。照着門宅點的花樣。另拿一套裝裹。送到門宅看樣兒。看符了。拿來換上。看不符。另拿。幾時看符了幾時算。偏巧管家派的郭起又是個滯而不化的了。聽得是三太太的命令。怎能不遵。到估衣街一家大南貨舖裏。看了一套十七暈南繡霞帔袍裙。海褥子海被。包了兩大包袱。由舖家派人送到門宅看樣。到在門宅。郭起先到門房與門公見了。彼此都是熟人

而且有點小玩笑。見面後。互相拜年已畢。郭起說明來意。那門公道「你這個人。不怪人家管你叫砸鍋匠。你看。辦的是麼事。大初二價。包兩包袱裝裏來。這不是給誰添滿麼。幸而遇見我。遇見旁人。不問青紅皂白。先揍你一頓再說……」。郭起道「這怨我麼。當差不由自己。我就不知大新正月家家有例兒麼。別說是大新正月價。別的日子亦不行。誰教出了這個逆事呢。咱願意麼。這院裏不看好了。回來還得換。翻屍倒骨的。死人亦不得安。活人亦難受」。門公聽他說得不無理由。但是仍不敢冒昧拿進去。笑道「你先等着。我給你回一聲兒去……」。隨到裏面稟報。不一時。氣急敢壞的跑出來道「快走快走。梳了蜚蠊窩啦……」。南貨莊的同人看見形色不對。便知不好。先自躲到大門以外。立在台階上。回頭看時。只見裏邊闖出五六個人來。見了郭起。不容分訴。揪住便打。罵道一聲「混蛋。你們老黃家死人。我們老門家沒死人哪。誰給你出的這個餽主意。跑這兒下鎮物來。你們把人逼死。倒跟我們爲仇啦」。隨聽「打」「打」「打」的聲音吵成一片。七手八腳先將郭起一頂新帽子打落。滾到地上踏扁。隨即沒頭沒臉的亂打。郭起兩手遮攔道「別打別打。你們真不講理。不等說完了就打人麼。你們講理不

講」。幾個人氣沖牛斗。顧不得甚麼叫理。只顧亂打。再不還言。南貨舖的同人。看出了神。只顧立在台階上痴望。却被門家一個人看見。猛指着道「別教送裝裏的跑了……」。駭得他。挾着兩個包袱。撥頭就跑。後邊追的人只望着兩個水紅包袱窮追。追到望不見影兒方回。南貨舖同人。脚不停歇跑出北門。往西跑了百十步。走過一段板橋。越過護城河。回頭望望。不見有人追來。喘噓半晌。袖中掏出手巾。擦去額角的汗。兀自尋思道「大初二價頭一號買賣就遇見這麼一檔子逆事。貨樣沒看成。教人家追的燕窩不下蛋兒。本來末。人家死人。上別人家看裝裏去。不打他會飛呀……」。隨又想起。自己白出來一踫。不青不白的。怎麼回去交代。幸而想起。方才郭起在櫃上報字號。說是南閣黃宅。不如到南閣走一遭。到時果然門前貼出門報兒。過道裏戳着挑錢紙。再不猶疑的走上台階。到門房說明來意。聽得兩三個人道「這工夫才來。砸鍋匠呢」。那人料得是方才領他到門宅去的那人。不猶疑的道「他在那兒挨打啦」。一個下人問道「在那兒挨打呀。得罪你們櫃上誰啦」。那人道「作買賣還有打人的麼。他領我把裝裏送在城裏一家兒去。說是看樣子。裏邊兒聽見。不等說話。出來好幾個人。揪住就打。這工夫

還不定怎麼樣哩。要不是我腿快。亦得拔棹。巧來還須把東西給扯吼」。說時將兩個包袱由肩上拿下來。捉着道「上那兒瞧去。那下人笑着將他領到賬房裏坐下。將包袱提進去。候着門宅來人再看。那人交代道「這是一套。另外有一頂鳳冠。可沒有珠子。亦沒拿來。看好了衣裳。再送鳳冠。宅內有珠子。我們櫃上派人來釘」。門房拿進去。少奶奶們略看了看。放在一旁。等候門宅女眷二次來時審定。十一少爺由陸宅回來。問完了情由。不敢到內宅去。只在賬房裏躲着聽信息。這時陰陽生孫先生已經到來。向賬房只先生訪問亡人的年歲生日。只先生說了。孫先生用一張白紙。寫上「化命年二十六歲。某月某日某時生」。以下便寫着黃三大王。黃三太太。並十一少爺的年歲。琢磨一霎。向只先生道「今天可是初二。雙日子。好在這個人家兒。衣裳棺槨全湊手。用不着等。依我看。今天黑夜三點鐘入殮就好。黑夜三點算明兒丑時。要是今天晚晌來不及。就得明兒晚晌戌時啦……」。只先生道「過了明兒行不行」。孫先生搖着頭道「不行你老。後兒是雙日子。那如何行。總得今日個黑夜。或是明兒晚晌。錯過這個日子。往後得初五啦。那有停三四天的。不行不行」。只先生道「這可不好辦。你亦不問問這是麼事。

剛穿上一套裝裹就得換。還不定換幾回啦。裝裹看對了眼。材還不定行不行。一路兒折騰。今天一天折騰不出眉眼兒來。明兒個一天亦不定怎麼樣」。孫先生只稱「使不得。

這還有支個兒的麼」。那邊一個人道「孫先生衝了只二爺的碎雜啦」。孫先生不解所謂。

。問道「這叫麼話呀」。那人道「你不知道。我們只五爺有個外號兒。叫支個兒。不論多忙的事。他老說不忙。領錢的來了。一個勁兒的支吾。大夥兒才給他起這個外號兒。

這可好。支個兒支到亡人身上啦」。正說着外邊一陣大亂。許多人噪雜聲音。夾着女子哭聲。便知門家又來人了。這次來的男女皆有。比較上回熱鬧的多。只見取裝裹家人。

頭破血出。衫帽殘破。跑到賬房訴苦。門房跑到賬房領轎錢。只先生這次改了脾氣。打破平日支個兒的成規。按數開發。毫不留難。這時裏裏外外。異常紊亂。黃三大王坐在

廳房裏。只有蹙腳捶胸。做不得主張。却有猷勤的道「這事愈鬧愈大。一來人死的忒暴。二來門家的人亦有點急。最好煩出人來了。那怕拿出點兒麼兒來呢。只求平復了是事。

。省得打麻煩」。黃三大王道「依你有麼法子呢」。那人道「我保舉一個人。準能辦的

好。這人你老亦認識。離着這兒亦不遠。只要他一出來。沒有辦不了的事」。黃三大王

道「倒底這個人是誰呢」。那人說出這人來。有分教。

嚴霜見日無滴瀝 烈火隨風盡化烟。

若問這人是誰。如何了結這椿逆事。請看下回。便知分曉。

## 第九回

雙喜臨門新嫁娘洞房產子  
西廂待月未婚婿隔院調情

北門西針市街梅家胡同有一家財主。這家由商業起家。開着許多買賣。天津人因爲他家首創的營業是缸碗店。大家都稱他們叫缸店呂家。無論甚麼人只要有了錢。甚麼闊親戚都拉攏的上。缸店呂家發跡了。天津十家都和他有了瓜葛。當日那人向黃三大王舉薦的了事人。便與這家有關係。而且這人親眼見他給呂家了解一椿驚天動地的逆事。只因在這前幾年鬧紅毛兒。天津世家。駭得出城逃反。呂家有一家親戚姓楊。住在天津西鄉石口鎮。當年天津人提起石口鎮楊家。沒有不知道的。呂楊二家雖是親戚。却是不曾過門的新親。呂家三少爺名連仲。楊家未過門的女婿。當年人情閉塞。未過門的新親。除却新年投帖拜年之外。平日並無甚麼往來。不幸變亂陡起。逃命要緊。便顧不得許多了。呂

宅家主呂碩士攜帶全家。連夜逃出城外。雇船遷到石口鎮。逕投楊家避難。楊家家長楊乘彝表字濟美。見未過門的親家來逃反。自然格外招待。畫出一段院落。安排呂姓家口。那時正在夏天。一切起居倒亦方便。兩家住在一處。便和一家一般。飲食起居。無不如意。直到了冬令。變亂方得平息。市面安靜如恒。呂家仍回天津安度。第二年四五月間。楊家打發人來催娶。而且催的很急。呂碩士是呂連仲的叔叔。見自己的姪子已屆授室之年。亦即應允。定於六月中旬迎娶。女家道路遙遠。事前坐船來津。在鍋店街一個本家院中借一所院子。作為行館。呂碩士為人好揚暴。更因呂連仲的父親已故多年。生怕姪子抱屈。這二年買賣又好。碩士約來幾位久辦大事的親友。當面囑咐。對於連仲的喜事。務要竭力鋪張。不怕花錢。當年娶親的彩輿。普通人家都用樓子花轎。講究的人家。却用彩轎（按。花轎彩轎之別。只在有無樓子。近年天津舊式結婚所用花轎。即是當年彩轎遺制。舊式花轎。早受天然淘汰。送在四鄉或外縣時興去了）。呂家在一家花轎舖裏。現湊一頂新花轎。串燈高照。東冬燈。都用雙堂的。一律現作。官銜牌自然是現辦。少不得頂一位名書家。臨時現寫。論來這種官銜牌。原名高脚牌。除却那（肅靜）

迴避)兩對。是原做的。鑲花牙子用雕刻的字。其餘一律都是大紅硃漆光面的。事前請來名書家。用糖色寫好。撒上金末兒。有的用黃色寫。上邊的字樣。不外某部尙書。某部仕郎。某省總督。某省巡撫。某府某縣正堂。某省提督。某處總兵。這一類都是現任的官銜。致於科第一類的。便是某某年翰林。某某年舉人。賜進士出身。尙有些覃恩的封典。和些賞戴花翎。御賜某物之類。不一而足。一時說不盡。這類官銜。都是遠年近代的勳名。有的由親戚家中借些官銜。以壯觀瞻。呂家是商業起家。不是書香門第。所用的官銜。雖有百八十對。却有一多半由旁人家借來的。好在都有來歷。和冒充的不同。文武執事之外。更有半副鑾駕。八寶兒槍。都是輕易不曾多見的西。當時有位親友毛十爺。武進士出身。作過花翎侍衛。榜名逢吉。更是個爭強好盛的人。爲這件事。親到一踏北京。由鑾儀衛借來幾十身點子衣。並些內務府的儀仗。吹手煩人由天津道借的老鶴齡。三營借來的三營白馬喝道。更有一夥子十番。却是楊家由鄉下請來的。打執事的。一律挑揀精壯的漢子。每人給一件藍夏布大褂。青洋綢搭包。湯布手巾。實納幫搬尖酒鞋。布襪子。由吉期前幾天城裏城外到處傳宣。都說「缸店呂家這回辦喜事。算拔了



尖子啦。過皇會亦沒有這麼講究的」。吉期一到。鍋店街。估衣街。北門外。針市街。看熱鬧的人。由清晨便擠滿了。上曉市的人們。亦都情願耽誤些生意。忘其所以的痴立着觀望。及至花轎到門。新人下轎。鼓樂鞭砲聲中。新夫新婦。交拜天地。呂碩士身穿公服。在院中升大紙。屋裏兩位料理拜天地的全人。摻着新娘子。磕頭的時候。却見一樁岔事。只因其中一位料整坐帳的。在這個時間。意欲首先偷看新娘子的金蓮大小。却見新娘子脚下流出一片血水。不由吃疑。暗想「這位大姑。真沒出息。單等這個日子來血。這才……」。以下的意思未上心頭。不由得轉念道「不對。來血沒有流血湯子的。顏色亦不對呀……」。新人這時却有些立脚不穩。支持不住了。兩位料理坐帳。看出形跡不對。勉強摻到裏間。不及坐在炕上。却聽得呱的一聲。小兒落籬。新人一陣難過昏迷過去。兩位全人。處在這個局面。頓時慌了手脚。一壁向連仲道「三少爺。你先出去罷。到外邊可別嚷」。仲連見勢不佳，忙躲出去了。這時顧不得甚麼子孫倖倖長壽麵。挑蓋頭符子。喝糖水。忙着替他摘下鳳冠。脫却袍裙。就着坐帳用的紅糖水灌將下去。橫當產後定心湯。到在這時。却顧不得新人金蓮大小。容顏醜俊。頓時把個料理坐帳變做

穩婆了。外邊早已停樂罷響。許多人男女。立在院中等候瞧看新人。忽見仲連由屋裏氣急敗壞闖出去。大帽子歪在一邊。袍套凌亂不整。滿頭大汗。顏色慘白。大家合攏上來。問他「新人長的好麼」。仲連也說不出話來。大家初時疑惑他三伏天穿着一身棉袍套（其實是袷袍套四角有一點棉花）。必是受了暑。忙把他架到旁的屋裏。脫衣裳。當不住新房中小兒呱呱啼聲。衝將出來。大家怔了。只道是料理坐帳的女賓中的有一位生產了。大家道「世上沒有這麼巧的事。自個兒身子不方便。別應這個差兒呀。你看。這夠多麼難看。大喜事價來這麼一手兒。給人家沖了可是一輩子大事」。正議論着。便有好事的。欲到新房中查看真相。無奈隔扇門關的挺嚴。不得其門而入。好多時。方聽得裏邊喉道「楊家陪房呢」。叫了兩聲。楊宅陪房女僕到來。隔着窗戶問有麼事。裏邊答道「快來罷。你們姑奶奶添啦」。那女僕納悶道「沒有的事。那有這麼快的。剛下轎還沒合房就添孩子。這可應了俗語兒。跟着子孫燈籠來的啦」。聽得轟的一聲。隔扇開了。裏邊只喊「陪房媽媽。你進來」。那女僕三脚兩步趕過去。裏邊將她放入。不及看新人的擠上去。隔扇又關了。那陪房到在裏間屋看時。不由得噁呀一聲道「真的麼」。兩個全人

互望着笑道「這還有假的麼。當場出彩兒。雙喜臨門」。這時新人已經甦醒。兩個全人早替她收拾乾淨。換好衣服。倒在炕上。落生的小兒。已經裹好。放在喜筒裏。那女僕問道「二位奶奶。這可怎麼辦哪。可罷了俺啦。俺可沒見過這個」。一個全人道「你沒見過。誰見過呀。我們還沒聽說過啦。這有麼站子呢。快給楊宅送信兒去罷……」。女僕未及還言。外邊一片聲音陡起。原來是連仲的叔叔呂碩士已經得信。到在院中。大喊大鬧。跳着脚叫道「給我趕走。這是怎麼說的。這不是改我麼」。一疊聲音。只喊架走。便有許多人一陣苦勸。將他勸到旁的院中吼氣去。新房中兩位全人。知道呂碩士爲人粗暴。不可以理喻。便與陪房商妥。權將新人架出新房。以避其鋒。新人這時。百口莫訴。羞愧難當。便要一頭撞死。三人忙急扯住。好說歹勸。摻扶着下炕。架出新房。但是無處投奔。後來想起。左鄰有個大戶人家。與呂宅亦有些瓜葛。兩家院落。只隔一牆。恰巧有個小門相通。便將新人一並喜桶。送到隔壁這家廳房裏。替爲安置。多派女僕。幫同服侍。以防意外。碩士到在前邊廳房。氣恨恨地先將一應人工開發完畢。然後召集閨宅子弟。並靠近的親友。當衆發話道「楊家對不住咱。這樣兒的閨女能教她上轎麼。

這明擺着是欺侮咱們老呂家沒人。你們想想。這個虧吃的下去吃不下去」。大家見他氣得變顏變色。只得順着他的意思道「實在吃不下去」。碩士道「既是吃不下去。咱們給他總得鬧出個樣兒來」。說時挑揀些精壯的漢子。準備和楊姓打架。當下便有人解阻。碩士只是不肯。他道「不給他個樣兒。咱們是洗不淨的鮎魚。打完了。親事打退。閨女教他弄走。還得給我掛紅。請出親友來把這個聲說出去。別看他是石口大財主。我得把他熬蠱夠了才算完。沒有這麼欺侮人的。姓呂的沒買過糖貨。自個兒閨女快坐月子麼。還不想法子消滅啦。反倒催娶。這不是拿屎盆子硬往咱腦袋上扣麼。你們全別勸。我跟他拚啦。打官司亦行。私下裏幹亦行。豁出幾個買賣。跟他沒完。你們有胆子跟我走。沒胆子別動」。衆人見事已至此。知難違拗。只得隨他出來。到在近一個鍋夥裏。借來許多棍棒。問他由那裏走。是否奔鍋店街到女家行館。碩士道「上那兒幹麼去。自己還甭自己麼。再說亦不能一街兩巷的上那兒嚷嚷去。咱奔西頭老店雇船。直奔石口。找她們家裏去」。衆人齊稱有理。盞擁直向西頭老店趕奔。走在中途。恰巧遇見個好事的人。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專好了事的穆西樓。西樓見他帶領一班人。各拿棍棒。迎面闖來

。看情形。這般人不像打羣架的混混兒。心中納悶道「他這是跟誰套事呢。這個我可不能不管」。說時碩士已經趕到。却被西樓當頭攔住道「呂四爺。你們這是幹麼兒」。碩士蹀脚道「穆爺。我聲說不的啦。他是……噯……別說啦。誰亦管不了。別攔我」。西樓道「這話不對。我不是吹。世上沒有不能了的事。這亦不是說。甚麼事到我手裏亦得完。不信咱就試試。看看我有本事沒有」。碩士被他幾句話。說得忘其所以的道「這回你可不行啦。這亦不是爭行奪市。亦不是磕把過節。今日個給我們老三成家……」。西樓道「這可不對。怎麼不給我個信兒呢。昨天櫃上聽說今天有個關娶媳婦兒的。一定是咱那院裏啦。我可是外教。給我個信兒我好道喜去呀」。碩士道「這可別怪。任誰亦沒驚動。都是幾個自親。沒敢請外客。你得恕過我。咱說今日個的罷。這不是娶過來了麼。好啊。你猜娶來幾個」。西樓道「自然是娶一個。還有娶兩個的麼」。碩士道「偏巧兒我們娶了倆來。倆可是娘兒倆。一進門兒沒等拜完天地。就掏出來啦。這不是麼……」。回身指着衆人道「……我帶着他們來踏石口。問問她家大人楊老美。怎麼教調的閨女。這個閨女還教她出門子。這不是脫褲子放屁。白費兩道手兒。不等出門子就有啦。

他不嫌臊的荒。我嫌臊的荒。我這是多少錢哪」。西樓任他在估衣街上暴燥。只是哂笑。聽到這裏。忙作個揖道「四爺。你老這可大喜啦。又娶姪媳婦又得孫子。這倆錢花的值。依我說。得給人家楊美樽送喜信。就這麼去呀。不是我向着人家。那頭兒準得把你們倭回來」。碩士大叫道「反了他啦。他養活不要臉的閨女。反跟我說不好聽的麼」。西樓見街上立滿了人。不便在此談。便道「四爺。你先消消氣兒。上我家坐會兒。我有話跟你細提。能了呢。我了。不能。一推。亦不算我栽。咱可得把話說透啦。別到了緊關節要兒的時候。教人家問住。答不上來」。碩士道「咱有麼理短的地方。眼睜的真賊實犯。刀把兒在咱手裏。這還有咱的不是麼」。西樓道「咱家裏說去還不行麼。這兒一街兩巷的嚷嚷個麼勁兒啊。別教人家賣報兒啦。走。走。走……」。說時向碩士背後衆人。使個眼色道「走」。呂家子弟們本不願意去。大熱的天。跑到石口打架。不累死亦得熱死。當時又勸不過來。幸有西樓出頭解勸。正中下懷。便望着碩士的臉道「既是穆大爺這麼說。咱先上他老府上坐一會兒。聽聽穆大爺怎麼個意思。他老必有可說詞。聽着合意。咱就求穆大爺辦。聽着不對心思。再上石口亦不晚。妥不過一天打來回兒」。

碩士亦覺着街上談話不便。只得率領衆人。隨着西樓到在穆宅。西樓叫來幾個下人。將前邊五間廳房隔扇打開。堂簾捲起。請碩士一千人到在客廳階下。一個個將手中棍棒倚在牆邊。走進客廳。脫却長衫。搭在廊簷下晾着。早有人拿來許多芭蕉葉兒。每人遞給一把搨着。隨即打來幾盆熱水。給衆人洗臉擦身子。這些人在赤日下行走。尙不覺熱。到在屋裏反倒通身大汗。幸有這幾盆水。擦洗一番。方覺心中清爽。西樓命人沏一大壺茶。切幾個西瓜擺在迎面兩張八仙桌子上。攬撥衆人喝茶吃西瓜。候到汗落下去。西樓笑道「他們哥兒幾個爺兒幾個歇够了。喝透了。全教他們回去罷。按理說。我得留飯。大喜日子回去吃喜麪去罷。衆人不敢便走。張眼只望着碩士。碩士道「大爺。先別忙。氣都氣飽啦。誰還餓麼。你先把話說明白了。或行或止。咱再說吃」。西樓道「我真不願意教他們聽。可是不說穿啦。誰都納悶兒。四爺。你聽透啦。未曾鬧事。亦得前觀觀。後慮慮。這是麼事。鬧出去頂少得兩條人命。孩子死活說不上。新媳婦活的了麼。她的爹娘再有個心窄的。弩拗死一位。那不更缺德了麼」。碩士道「那可無的怨。誰教他養這個閨女呢」。西樓道「這話可不對。誰怨人家麼」。碩士幾乎跳起來。大叫道「不怨

他。怨誰呀。沒過門的媳婦添了孩子。還能賴我管家不嚴麼」。西樓故意望着旁處道「有點兒」。碩士忍不住立起身道「穆大爺。怎麼素常咱可沒仇沒恨。你家開茶葉舖。我家亦有茶葉舖。咱們同行可不冤家。爲麼老繞兌我呢。你得說出個理兒來。說不出來可不行」。西樓晒笑道「人都那麼着麼。丈八的高台。照遠不照近。就知人家不對。看不出自己的錯兒來。四爺。亦不是誰煩的我。我把你們請到我家。可是爲好。沒說幾句。你倒急啦。既是這麼着。我可不能不說啦。我把話說出來。你自己琢磨。別教我問短了。那才算好朋友啦。同行不同行。冤家不冤家。全提不到話下。四爺。你先落坐」。碩士亦覺自己說話過於莽撞。只得重新坐下道「算我沉不住氣還不行麼」。西樓笑道「我們可不敢說。你自己琢磨着。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砂鍋子不打。一輩子不漏。我先問你。去年鬧紅毛兒你們逃了沒逃」。碩士張着手道「逃啦。逃反亦不算憨蠢。這還提在話下麼」。西樓道「我問的就是這一句。鹽打那麼鹹。醋打那麼酸。不打這兒說起。落不到本題。再問一句。你們呂府上闔家一塊兒走的。還是分着的」。碩士道「一塊兒走的呀。這門口兒誰不知道。就留幾個下人看家」。西樓道「逃的是楊柳青啊。還是



勝芳呢」。碩士道「全不是。上的石口」。西樓故作不解的道「上石口投奔誰去呀」。碩士道「石口楊家不是沒過門的親家麼」。西樓又道「那頭兒是男家是女家。跟府上那位置定的親」。碩士道「就是今日個成家的小子。呂連仲呂洛三」。西樓幌幌頭道「這就對啦。但不知你們老三去了沒去呢」。碩士道「他亦去啦。都在一塊兒住着。問這些個有麼用呢」。西樓道「這個沒用。麼有用啊。沒有那一場。還沒有這一場啦。你們逃到石口。不是自己找的房子麼」。碩士搖頭道「不。不。在楊家借的房子」。西樓聽到此處。猛可的把棹子一拍道「四爺。請回罷。你自己全認啦。還往誰身上賴呀。你當是我真不知道麼。你們逃到石口。人家楊宅可沒當新親看待。一塊兒吃一塊兒住。兩下裏一點分界沒有……」。碩士聽到這裏。早把方才的火消下一半。斜籤坐着。兩眼只望着西樓的嘴出神。西樓見他聽得入港。料得已經入殼。便道「咱們誰亦別瞞誰。洛三是好小子麼。彈唱歌舞。沒有他不好的。侯家後那天看不見他呀……」。碩士一拍大腿道「這話真不假。從小兒沒有爹。我又不大管教。真他媽的不學好。儘惦着搯花兒捏朵兒。要不是楊家催娶。我還不應口兒啦」。西樓道「這工夫醒悟過來了罷」。碩士道「我還不

大明白。你再細說說」。西樓道「真教我擺出來麼。不是我向着人家說。這個孩子不是外人的。還是你們老呂家後代。你們掐指頭算算。月份兒對不對……」。碩士被他說得倒吸一口冷氣。思索半晌。答應不出。西樓見他氣餒早不似方才了。仍然補助幾句道「不論麼事。不前觀觀後慮。拿起來就辦。一句話說錯了。九牛拉不回來。人家新媳婦一個心窄。臉上掛不住。要是无常了。你們惹的了人家麼。這不是說着玩兒的。是你們孩子不是。到了堂上。都驗的出來。打頭裏說。這場人命官司先不好打。人亦死了。錢亦傷了。過後兒愈想愈後悔。到那時候管保怨我姓穆的了事不到底。你一定反過嘴來說我怎麼那時候不提個醒兒呢。呂四爺。請回罷。別上那兒鬧笑話兒去啦。再說還不是一層。事由不到石沿兒上。那頭兒亦不能催娶。誰都是過家之道。自個兒的閨女懷身大肚子的。還有個看不出來麼。既看出來必定本問實了。心裏沒根敢催娶麼。這叫一瓢喝豆腐。豁出去啦。寧够生在這邊兒。落個雙喜臨門。亦不能在那邊落生。人家就沒有忌諱麼……」。碩士仍自強詞奪理的道「這話不對呀。他怕妨人我就不怕妨人了麼。天地沒拜完。血糊流爛的這叫麼事呢」。西樓道「這可不能怪人家。誰教你們三少爺等不的呢

。不信回家問去。還不止一回。你想。由打六月逃的反。年底下回來的。半年的工夫。甚麼事辦不了。再住半年。連娶都不用娶。回來時候。白添兩口兒人不好麼」。碩士被他一陣奚落。不但氣餒都滑。而且悔愧交加。一時進退失措。啼哭皆非。坐在那裏。只有搨扇的份兒。西樓回頭向同來的子弟們道「衆位。不是我攆你們。大熱的天。趕快回去。先把人家新人安慰好了。省得出了別的意外。我既出頭管閒事。總得給你們辦個八面兒見光。兩頭兒都得好瞧。那才是管閒事啦。老這麼敞着口兒亦不像話。遠親近友。街坊鄰居。誰不知道有這回事。不摘擄清了。一輩子黑玷子。往後男婚女嫁都跟着吃墨落兒」。碩士道「對呀」。隨即立起來。作個揖道「穆大爺。多維力罷。我們算遇見福神啦。要不是折開揉碎的這麼一說。真繞不過扣兒來。真要辦莽撞了。還不好回脖子。這時候趕鮮亮辦完了。不但我們老呂家永世不忘大德。連老楊家亦洗脫洗脫。省得給外人留個話把兒。一輩子抬不起頭來」。西樓拱手道「好說好說。咱要沒交情。我真不能管。大熱的天還找清淨地方涼快去啦。這不是托了我麼。老得辦底啦。擎好兒罷四爺。準教你們兩家把臉轉過來……」。說時故作怕人聽見似的。低聲道「……別說還有招有

對。一點兒不參假是你們老三惹的禍。就讓是人家姑娘在娘家有錯兒。咱們亦得往懷裏叫。這亦是份德行。人家吃啞叭虧的還有的是啦。沒有像你們似的。船還沒翻先往河裏跳。拿着屎盆子往自個兒腦袋上扣。真是。莫怪外人說你們老呂家辦事不打草稿啦。這是鬧着玩兒麼」。碩士再三認錯重托了西樓。坐了一霎。率領子弟們。穿好衣裳。告辭出來。臨出客廳。西樓道「我還有檔子事。不知道您應不應」。碩士道「還有不行的事麼。有麼話快說罷。只要點出點兒來。我沒有不唱的」。西樓道「是這話。好罷。……」。指着階前的槍刀棍棒道「這些東西。先別拿走。你們空手兒回去。有人問。就說我穆西樓攔下啦。回頭我打發人。偷偷兒地送回去。是誰的還給誰原回。省得回去的時候。驚天動地。再教人家知道一遍」。碩士道「罷了。我就沒想到這一節。就是罷。這些東西。是我們門口兒鍋夥兒裏頭的。打發人辛苦一趟罷」。當下告辭出來。掩旗息鼓。自回梅家胡同本宅。碩士回到家中。先問仲三何處去了。家人說「坐完帳。連子孫鞋都沒顧的換。脫下袍套靴帽。換上便衣兒就跑啦」。碩士明知道他是畏懼潛逃。反怕他有了別故。派人各處尋覓。一面又問新人如何。家人言說「在旁邊院裏客廳裏中。有許多人

看守。怕她尋死。孩子至今不知生死。碩士長歎一聲。命人搭一頂轎來。先把新人抬回新房。命幾個精明強幹的女眷。和幾個女僕圍隨着。小兒自有人照料。大家見碩士這次回來前後判若兩人。雖不敢當面明問。心中却明白多半。少不得照着服侍產房的規例。熬定心湯。煮小米粥。鷄蛋。預備芝麻鹽。好在新人胸有成竹。打定主意。看她們怎樣。如今見她們服侍得十分熾貼。自無話說。碩士事後思量。覺得西樓的話。沒有一句不理由充足的。只是忘了問他。由何處着手。却不知西樓辦事。從來不辭勞瘁。打發碩士一千人走後。自己吃完午飯。當天下午。坐轎到鍋店街坤宅行館。前往拜會。楊宅家主。新人的父親楊秉彝。表字美樽。對於穆西樓。素有認識。見他無因而至。便知必有要事。急忙出迎。讓到客廳。一番寒暄。西樓先向秉彝道喜。然後述說來意道「按理說。早就當過來給你老道喜。無奈你們兩家辦事太嚴密。全不知會我一聲兒。反倒像我失禮似的。剛才碰見你們親家呂四爺。帶着好些人上石口去……」。秉彝驚詫道「他帶着人上石口有麼事呀」。西樓道「就說啦。我看他神色不對。好說歹勸。勸到舍下去。一問。好哇。敢情出了點兒事。亦難怪。呂四爺本情就粗魯。辦事不打草稿兒。我不是說謬

。事從兩來。莫怪一人。不能一衝的性子。幸虧我把他攔回去。要不然這工夫到了府上。瞎鬧一氣。再想打好處來。亦駁不回頭兒來啦」。秉彝聽他一片話。始終莫明其妙。不知道呂碩士爲甚麼事要打架。便道「穆大爺。我老聽不明白是麼事兒。剛過門頭一天有麼不妨頭的事呢。難說我家閨女脚大臉醜。當初對面相的。閨女亦看見小子啦。小子亦看見閨女啦。沒聽見他們說別的。親家嫌醜麼」。西樓道「要是他們倆人誰嫌誰。亦不致於出事。他是……我真不好張口……」。秉彝益發的不解道「出了麼事兒啦。去年他們全家在俺哈嘿兒住了多半年子。亦沒說別的呀……」。西樓道「就是因爲他們在你老府上住才出的事……」。秉彝吸一口氣道「這倒新鮮。我留他們住了多半年倒留出是非來啦」。西樓應聲道「對啦。他們不在府上住。還沒有今天這一齣兒啦……」。說時咋着牙道「真不好說。可是不說又不行。好在這屋裏沒人。不說幹麼兒來的呢。說了說了罷。你們府上的新姑奶奶佔房啦」。秉彝大吃一驚道「噯呀。這可了不得。怎麼會有這個事呢。俺們老楊家亦不是無名無姓的人家兒。打衛裏起來說。西河溝兒裏。提起石口楊家。沒有不知道的。想不道俺家閨女作出這個丟人打嘴的事來。這可不怨呂四爺發毛。

穆大爺。咱亦不是外人。重托你老趕快跟呂府上說去。閨女給俺抬回。花多少錢俺全包出來。讓人家重娶好的……」。說時顏色更變。氣促神昏。黃豆大的汗珠子。由腦門上滾下來。西樓生怕他爲此痰絕。急忙勸道「三老爺你老別着急。全不是那麼回事。我要沒根。亦不能來。既來了就有辦法。你老聽我說。事由兒可是這個樣兒啦。禍是呂三兒惹的。船沒翻自個兒往河裏跳。這裏有好些文章。你老先擦擦汗。聽我給你老打頭裏說。呂四爺那邊兒教我花說柳說。說的口服心服。他亦明白過來啦。一定是去年這倆孩子年輕。不知道麼兒。作出這個事。呂四爺起初亦是氣的了不的。後來教我說的。他亦認錯兒啦。自認管教不嚴……」。秉彝道「不對。這是俺老楊家管教不嚴。但分有家規亦不能出這個事」。西樓道「不。你老。亦別管誰家管教不嚴。兩下裏一個八兩。一個半斤。倆人是豁拉嘴兒吹燈。肥亦別說肥。好在他們是沒過門的小兩口兒。甚麼這個那個的。醜不醜一合手。我今天來。爲的是回稟你老一聲兒。教這院裏三太太設法兒本問本問咱院裏姑娘。再讓呂四爺本問本問他們小子。兩下裏想個法子把這個醜兒蓋下去」。秉彝被他剝醒。忙拱手道「大爺大爺。你老算在俺們兩家裏作德啦。咱們不能胡弄局。本情

俺們四姑娘年輕，對着俺們家教不嚴。這倆孩子倒是不斷的見面兒。我覺着他們是沒過門的小兩口兒。早見面晚見面兒不是一樣麼。再說他們和美還有不好的麼。沒想到弄出這手兒來。怪不的她娘拚着命催人家娶呢。一定是看出點麼兒來啦。我還攔着她。老說不忙。敢情這裏邊還有事。今天既是你老過來。一客不煩二主。就求你老設個法子給辦圓了就截啦」。西樓滿口應承。並道呂宅這時風波已息。只有顏面問題未了。便替他畫策道「……最好你們二位趕快回石口。今天打發老媽過去。只當不知道一點兒信兒。照樣送隨身飯。送點心。順便問問姑奶奶有麼話兒。我亦別閒着。明天一早兒亦上石口。上你們府上把所有的男女下人全拘來。我替你們過堂。雀兒過還有個影兒啦。沒個問不出口供來」。秉彝千恩萬謝的承允。西樓走後。打發老媽以送禮爲名。向新人問了底細回來。當天乘快船趕回石口。果然次日早晨西樓到來。將闔宅男女家人傳齊。當衆審問。只因去年夏天。呂氏全家在楊宅逃反。住的日子很久。而且呂楊二家雖稱新親。亦算老表。在未過門以先。只好按照舊稱呼。呂連仲以親戚晚輩資格。不時到楊宅本院遊玩。連仲的未婚妻楊四姑娘。又是乃母嬌生慣養的愛女。平日對於她的行動並未加以束縛



。這天連仲到在上房去見楊三太太。恰值楊四姑娘亦在房中。楊三太太笑道「四姑。這就是呂三少爺。你們現在還算表兄表妹。早晚過了門。再論新的」。四姑娘紅着臉說不出甚麼來。連仲却向她作了個揖。算作見面禮。楊三太太道「反反亂亂地。還顧的麼禮不禮的。你們這工夫見面兒亦別像小家子似的。見面兒躲躲藏藏地。當初沒作親的時候。論起來都是表親。咱這個人家兒不講哈個。以後不論那兒見面兒。千萬別拘束。只當自己親表兄弟似的。比麼兒不強」。連仲一壁偷看着四姑娘。一壁應聲道是是。四姑娘却摸索着夏布褂子衣角。一言不發。亦自向連仲偷看。楊三太太左顧右盼。十分歡喜道「你們倆人當初亦見過。是不記的啦。前幾年在振德店黃家。茶葉李家應酬。全遇見過面兒。那時候還都小啦。一幌全長了這麼大啦。過個一年半載的。一過門那才是一對好夫妻咧」。連仲本是個壞小子。被楊三太太一套說得反覺無言答對。半晌喘囁着說了幾句話退出來了。從此二人見面。再不避忌。彼此一笑而過。却說不出甚麼話來。連仲久涉花叢的人。對於女人的性情。頗善研究。更因彈唱通熟。尤其擅長子弟書。每當茶餘飯後。月下階前。便拿一把絃子。自彈自唱。真個是歌聲妙曼。響遏行雲。引得兩家小

兒。都來圍着聽。連仲却買些果子糖豆。給他們。因此小孩子們都對於他徵逐着。其中有個小兒。比較羣兒更覺靈敏。乳名叫小線兒。乃是秉彝的嫡親孫子。四姑娘的姪子。不知甚麼人教調的他。見着連仲。只叫四姑父。叫得連仲反有些不好意思的。便教他招呼三表叔。那小兒先入爲主。一時不易改過。有時叫三表叔。有時叫四姑父。連仲只得由他亂叫。他每日只和這羣小兒厮混。他知道小線兒是四姑娘的親姪子。對他加倍愛惜。小線兒不時向連仲點玩藝要他唱。連仲想定是楊宅內眷聽着入耳。打發小兒來煩。也便坐在一個清淨的院落裏唱。一個人愈是涉及遐想。藝術愈精。因爲他承認是女眷們煩的。他便加意的唱。彈的特別起勁。這天小線兒問道「四姑夫。三表叔。你有別的唱兒麼。老唱這個。聽膩啦」。連仲俯身笑道「京子弟是頂好的書。詞曲又雅。腔調亦好。怎麼說聽膩了呢。別的倒有。不能唱」。小線兒道「你還會唱麼」。連仲道「說給你亦不懂。我會唱好些樣兒啦。時調。淮調。鴛鴦調。河泊調。連西城板兒。南城調我都會」。小線兒道「你會唱畫扇面兒麼」。連仲道「會呀。畫扇面繡兜肚。摘黃瓜。我全會」。小線兒道「你唱會畫扇面兒罷」。連仲道「那有麼意思。唱別的罷」。小線兒道「

不。我愛聽畫扇面兒」。連仲道「畫扇面兒有麼聽頭兒。我們那兒都是耍飯的唱」。小線兒道「俺不。偏要你唱。不唱俺不跟你玩兒啦」。連仲道「唱就唱罷」。說時把絃子拿起來。絃上工尺改了。唱一段畫扇面兒道「天津哪城啊西楊柳青。有一個美人韓秀英。妙手……丹青……會畫畫兒。俏佳人兒。十九冬。丈夫南學苦用工啊……」。唱到這裏。自己覺着沒甚意思。停絃罷唱道「這有麼意思呢。一點腔調兒沒有。別唱啦」。小線兒道「亦好。你等着我。我溺尿去」。去了些時。又返回來道「你給我唱個摘黃瓜罷」。連仲擺手道「不行不行。唱不的。唱不的。那是外頭野小子唱的。別春了大閨女耳朵罷。我不會」。小線兒道「你不是說會唱麼。怎麼又不會啦」。連仲道「剛才我說走嘴啦。好寶貝兒。別磨我。我給你唱段熱鬧的好不好」。小線兒道「俺不愛聽。俺偏聽摘黃瓜。你說的會麼」。連仲暗想。這又是誰煩的他。教我唱這個難聽的呢……便道「我給你唱段兒送情郎罷」。小線兒道「不麼。俺偏聽摘黃瓜。你說的。這會兒不算啦」。連仲道「實在唱不的。送情郎跟摘黃瓜一樣。你聽我唱個送情郎。不好聽再重唱行不行」。小線應允了。連仲便唱一段送情郎。却把裏面不雅的句子刪改了些。勉強敷衍

下來。小線兒又出去一踰。少時返回來道「你會唱林香保投親麼」。連仲道「這可不會啦。那更是挨門兒要飯的玩藝兒。我給你唱個尼姑下山罷……」。不待小線兒應允。又唱了一段尼姑下山。從此小線兒每日必點幾段詞曲。都是涉及風月的。連仲只願唱着。却不知是誰點的。這天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候着小線兒到來。假意撅着嘴道「今日個可不唱啦。一天到晚。總教我唱。亦不請請我。你當我是你們家雇的常說書的啦。不請請我。不給你唱啦」。小線兒道「四姑父。你別生氣。教俺四姑請你還不行麼」。連仲道「不行。你點玩藝兒教人家請客行麼」。小線兒不知如何答覆。搭訕着走去。少時搬進一個西瓜來道「請你吃西瓜還不行麼」。連仲心中暗喜。且不用問誰給的西瓜。打開了。召來幾個小兒。一同享受。以後不時的要茶要水。要點心。要鮮果。無不應聲而至。都由小線兒傳達。這日連仲坐在門外一顆桑樹下。兀自思量「不知是那位大姑娘小媳婦。愛聽我的唱兒。我若不是這院裏未過門的姑爺。打打進步。還須鬧出一樁奇遇。憑我這個人材又會唱曲兒。班子下處姑娘兒都愛我。住家女人見過甚麼。一勾搭就得到手兒。偏偏是這院姑爺。不能下手」。他只願胡思亂想的出神。忽覺有人用手將眼蒙住。

料得必是小線兒。叫道「線兒。快撒手。不跟你玩兒啦」。叫了兩遍。小線兒忍不住的笑了。撒開手道「你怎麼知道是俺呢。俺看你坐在這兒瞪着眼。我來了你都沒看見。你想麼啦……」。連仲被他問得反覺答覆不下來。只得掩飾道「我看見樹上兩個家雀兒趕着玩兒。好看極啦」。小線兒仰面向樹上望望道「在那兒啦。俺怎麼沒看見呢」。連仲道「你一來。他駭跑啦。……我問你。你打那兒來。看見你四姑啦嗎」。小線兒哼一聲道「你還提俺四姑呢。俺四姑跟你惱啦」。連仲吃驚道「這話怎麼講呢。我亦沒嘲她。沒惹她。她爲麼跟我惱的呢」。小線兒道「你還說啦。不是你麼。你不惹她就跟你惱啦麼。俺四姑說啦。上回教你唱黃瓜。你不唱。她說啦。往後不給你西瓜吃啦」。連仲心中一動。暗想他怎麼說我不唱黃瓜呢。嘔。是啦。一定是摘黃瓜。你忘了一個字。說是黃瓜。這個丫頭。怎會愛聽摘黃瓜呢。便向小線兒道「好寶貝兒。你替我跟你四姑說。那個唱兒不好聽。那是要飯的唱的。裏頭儘塞村。聽不的」。小線兒道「俺不管你。自個不會說去麼」。連仲且不答言。兀自思索道「怪不的小線兒天天磨着我唱這個唱那個啦。我當是誰呢。敢情是她呀。這更好辦啦。好在不是外人。妥不過在這兒呆着亦沒事

。先拿她逗弄逗弄。開開心」。打定主張。便和小線兒有一搭無一搭的閒扯。自此藉着小線兒。和四姑娘不時的傳遞消息。小兒知道甚麼。樂得兩邊都得好處。不時的給他們作了遞書郵。日子長了。彼此不由的情感日深。但是碍着禮義防嫌。兩情不能自展。連仲無事。便藉着彈唱傳遞心事。他想。西廂記上的張君瑞。和一個不相干的崔鶯鶯尙可以琴心傳情。我呂連仲焉能不藉着絃子和沒過門的媳婦傳情呢。這天夜裏。天氣過熱。連仲搬一只茶几。撥一個躺椅。倒在院中明月之下乘涼。身旁放着絃子。不時的彈着。少時小線兒用一個朱紅漆盤托出幾角三白西瓜來道「四姑夫。俺四姑怕你熱。教俺給你送來的」。連仲接過來。放在茶几上。一塊塊的拿着吃。小線兒道「俺四姑又說啦。教你唱摘黃瓜……」。連仲忽然醒悟道「我明白啦。你告訴她去罷。幾時教她上我這兒來。我就給她唱。不但唱摘黃瓜。我還會唱崑腔。遊園驚夢佳期拷紅。我全會。你會說不會說」。小線兒學了一遍。問道「對不對」。連仲道「全對。你這話可別跟外人說呀。你要跟別人說。我可不愛你啦。教你四姑打你」。小線兒撅着嘴道「俺不管啦。又教俺們給你捎話兒。又不教告訴她。俺不管啦」。說罷掉頭走去。連仲叫了兩聲只不回頭。

目送他穿過一個月洞門。却聽他叫道「你在這兒等着我啦」。聽得一個女的聲音道「我怕你害怕。跟你來的」。小線兒道「大亮的月亮地。怕麼兒的。四姑夫說了好些話啦。不教告訴人」。聽得一個女的道「別說啦。快睡覺去罷。你娘找你啦」。聽得小線兒拍拍地脚步聲音跑去。後邊喊着道「別跑。看摔着」。隨有一陣弓鞋窸窣聲音走去。連伸側耳細聽多時。料得必是楊四姑娘。一時心旌搖搖。半晌不定。兀自胡思亂想。不覺月到當頭。涼風習習。宿汗都消。心神方得寧靜。偶一合眼。忽覺有人推他一把。睜眼看時。却是楊四姑娘。忙立起問道「你還沒走麼」。楊四姑娘笑道「我把線兒打發走啦。就爲的是跟你說話兒。你來了這麼些日子。我有好些話要跟你說。老不得空兒。線兒這孩子。傳話不行。說不清。道不明的……」。連伸讓她坐在躺椅上道「有話坐下說。我亦是有好些話啦。沒見你好像有一萬句話賽的。怎麼見了你一句想不起來了呢」。楊四姑娘道「這兒說不方便。咱上別處說去罷」。連伸道「這小院兒裏就是我一個人兒。有麼話說不了。單得上別處說去。要怕院裏有人聽見。咱上屋裏說去」。楊四姑娘笑着搖頭道「俺不。你哈屋裏黑燈下火怪駭怕的」。連伸心中脫脫地跳着道「屋裏黑怕麼兒

的。咱倆又不是外人。亦沒人看見。快跟我走罷」。忙將楊四姑娘拉起。往屋裏便扯。楊四姑娘一味掙扎。不進屋子。執意到門外大樹下談心。連仲拗她不過。不覺隨她到在門外大樹下。楊四姑娘倚着樹木道「我這些日子給你的東西。你都明白麼」。連仲道「我怎麼不明白。老想跟你說幾句知心話兒。老不得機會。我又不敢找你去。別看三太太那麼說。教倆人別避諱。我幾回見了你。想說話。又嚙下去啦」。楊四姑娘幌着身子笑問道「你有麼話。這工夫說罷。都半夜啦。這兒亦沒有人。麼話說不了」。連仲一顆心被她一問。益發的跳盪起來。涎着臉道「你別跟我裝傻呀。你不是要聽我的摘黃瓜麼。咱就唱一回摘黃瓜好不好」。楊四姑娘幌着身子道「俺不。俺有好些正經話兒要跟你說啦。你不說正經的。說這個」。連仲顫聲道「不是那個。我實在想你不是一天啦。今天好容易了……」。楊四姑娘道「你怎麼說這話呢。你想俺。俺就不慌着你了麼。可是……」。連仲忍不住道「別耽誤工夫啦。咱說正經的罷……」。說是向前探去。楊四姑娘身子一閃。躲在樹後。二人便捉起迷藏來。圍着樹轉了十幾周遭。忽然楊四姑娘向連仲身後指着道「你看。小線兒又來啦」。連仲回頭看時。果然是小線兒。遠遠地伏在地上。向自



己吹風。連仲暗恨「這孩子。忒壞了。這是麼時候兒。你偏來攪和」。叫道「小線兒。別吹風兒啦。快睡覺去罷。你娘找你啦。怎麼你楊四姑送你家去。你又回來了呢」。小線兒且不答言。只是吹風。涼風吹到身上。恰似到了冬天的朔風一般。連仲急得只顧喊。却喊不出來。回頭看時。四姑娘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連仲納悶道「她把我找來。爲麼又躲了呢。必是怕小線兒看見。偷着跑了。不知道她有麼心思話跟我說。可恨這孩子。把我的好事攪啦。待我抓住他……」。抬頭看時。小線兒仍在遠遠地吹風。想要捉他。兩腿恰似泅在醋缸裏的一般。酸軟無力。再拔不起。急得連仲不知所措。忽聽楊四姑娘和小線兒齊聲叫道「不好。樹要倒。砸着人怎麼好」。連仲抬頭看時。那樹枝搖搖欲墮。欲待躲避。已來不及了。聽得轟的一聲。那顆大樹。向自己身上砸來。駭得他大叫一聲。翻身便倒。忽覺 子一閃。睜眼看時。何嘗有甚麼楊四姑娘。小線兒。並那大樹。亦不曾倒。自己却由躺椅上翻跌在地上。月光下。看時。茶几倒在一旁。吃不盡的西瓜。摔碎在地。方知是一個夢。翻身爬起。尋思夢中景。歷歷在目。一顆心却禿禿價跳個不休。喘息些時。扶起茶几。放好躺椅。仍然倒下。合目思忖。仍想再尋夢中故景。如

何追的來。當不住一陣陣涼風襲體。想起夢中小線兒吹風來。暗笑道「夢是心頭想。怎麼冷的風吹着。怎麼會不涼」。立起來。到房中。一條衾被。搭在身上。又覺得有些熱。拉了拉。蓋在肚皮上。手中搖芭蕉扇。眼望着天上星斗。早不是未睡時的方位。想必是夜深了。不知這時候她睡了沒睡。她要真惦着我。這工夫來談談心。不是跟夢中一樣了麼。這又不是作夢。小線兒不定睡了幾覺兒咧。決不出來打攪。一度思量。再睡不着。只盼着四姑娘出來。和他談心。後來想起道「我好糊塗。我在這兒想她。她怎麼知道。不如拿出絃子來。彈幾套曲子。萬一她在屋裏聽見。知道我這時候還未睡。亦許出來隔牆來聽。這不就好辦了麼」。打定主意。到屋裏拿來絃子。一壁彈着。一壁側耳向月洞門裏細聽。有無弓鞋聲音。却聽不出來。彈了半個時辰。依然石沉大海。消息全無。手已彈酸了。又怕旁的院裏聽着不耐煩。將絃子搭在茶几屜上。廢然倒在躺椅上。蓋好衾被。合目而睡。手中扇子。愈搨愈慢。漸漸地手上無力。扇子丟在地上睡去。不知睡了若干時刻。忽然由夢中驚醒。未及開眼。便覺有人將衾被一扯。蓋在自己身上。忙睜眼看時。不是別個。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楊四姑娘。連伸不管好歹。立起來一把捉住

她的手腕道「這回可不是作夢啦」。楊四姑娘忙向後倒躲着道「你這是幹麼兒」。連仲心中跳着。口裏喘吁着道「你猜這是幹麼兒」。楊四姑娘道「屋裏忒熱。我出來涼快涼快。走到這兒。看見你袷被掉在地下。好心好意替你拾起來蓋上。你拉着俺幹麼兒呢」。連仲且不還言。借着西斜的殘月向四姑娘的臉上。仔細端詳一霎道「這回準不是作夢啦」。四姑娘扯出玉腕道「你別是發癡昏罷。怎麼老說夢話呢」。連仲扶她坐在躺椅上道「妹妹。你不知道。剛才我夢見你出來找我。上門外頭站着說話兒。教涼風吹醒。你沒聽我彈絃子麼。那是招呼你啦。我當是你早睡覺啦。想不到你真出來啦。天亦不早啦。這倆院裏又沒人。咱倆人說點心思話兒不好麼」。四姑娘道「你別囉唆俺。俺好心好意替你蓋被。你把俺按在這兒不教走。趕明兒教別人知道。多不好」。連仲道「這有甚麼。咱們倆人。你是誰。我是誰。誰亦管不了咱的事。說會子話兒碍麼兒的」。四姑娘道「敢則你不碍麼兒的。俺們可……」。連仲坐在她的身邊道「我有好些個話要跟你說。這話提起來。說到大天大亮亦說不完。趁着這晚沒人。咱還不談談心。你不信。問問。那一天我不憊着你」。四姑娘笑道「這話教俺問誰去」。連仲亦自失笑道「我見了你

運話亦不會說啦。不論怎麼着。今天咱得說點兒心思話兒」。四姑娘道「快放我回去罷。有麼心思話兒。過了門有多少話說不了。單等今日個說……」。說時便要立起。連仲趁勢起來道「你要怕人聽見。咱上屋裏說去」。不待四姑娘答覆。往房中便扯。四姑娘只說使不的。爭奈連仲力大。四姑娘腳小。立脚不穩。被他扯到房中去了。從此他二人不時的到屋中談心。說亦奇怪。連仲恰似和絃子有甚麼深仇大恨的一般。由這日起。將它掛在牆上。永不再彈。便是小線兒。亦由這天蹤跡日疏。或者是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罷。他二人過往日繁。形迹日親。居然仿照鼓兒詞上的故事。月前花下。投桃報李。作盡風流韻事。有時送暖偷寒。有時停眠整宿。直到年底。城裏風聲平息。呂氏全家搬回天津。方才將比目魚分破。四姑娘自與連仲偷期。不覺半載。由十月裏便覺天癸不至。初時只顧幽會。顧不得許多。乃至連仲走後。自己便覺遍身酸懶。茶飯少味。今天想這個吃。明天想那個吃。漸漸地嘔吐吞酸起來。楊三太太不知就裏。只道女兒有病。問她有甚麼不快。只不肯說。後來方才說出。兩三個月不見月信。三太太生怕女兒得了甚麼乾血癆。女兒癆。忙着請醫生調治。幸而這位醫生是個通儒。由脈象上斷是喜。爭奈一

個未出閣的閨秀。便是十拿九穩。天胆亦不敢道破。只說是血虧氣弱。吃些養榮方劑。便能痊愈。却下了幾味安胎的藥。吃了幾劑。雖然不見效果。却把嘔吐的毛病去掉。到在三四月裏。已然腹大成形。三太太只是追問醫生。爲甚麼至今仍然不見天癸。醫生說得却好。他道「從來病來如山倒。病退如抽絲」。「三」年了病。求「七」年之艾。您想。病得了三年。一味藥就得找七年。可見得病容易治病難。再說這個病跟平常的病不是一樣。幸而遇見我。一味用引血歸元的法子治。若是遇見新出馬兒的蒙古大夫。下幾位大破大下的藥。別的不用下。來三錢紅花。三錢益母草就行。血可打下來啦。打斷了中氣。三年五年還不了原兒。那不更糟啦麼。再說心病還得心藥醫。得病必須問來源。病打那麼得的。還得由那麼治。四姑娘的病。跟尋常的血分病不一樣。怎麼亦不能按着經血不調的法子治。這不是四月初麼。你老望安。等到六月半頭兒。就見行動啦」。三太太道「不是哈個。俺看她的肚子見鼓。怕是轉了蠱症」。醫生搖頭道「決不是。決不是蠱症不能這個樣兒。裏邊瘀滯倒有之的。一到六月半。準保極漲亦清啦。瘀血亦下來啦。到那個時候。再給你老道喜」。三太太應聲念佛道「但願那麼着罷。俺總替她耽着

份兒心。老怕出了別的毛病」。醫生很自負的道「不是我自誇。凡是我經的症候。雖不敢說十拿九穩。一個看錯了的也沒有。咱們這石口鎮上。那個疑難大症不是我治好的。三太太您望安。我敢拿牌匾兒作保。萬無一失」。又過些日子。三太太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將四姑娘叫到跟前。屏退左右。仔細盤問。由她的飲食起居中。問出許多疑點來。最後一句是「……你自己估量着。有麼不能說的話。儘管跟娘說。你這個不來血。恐不是病。那天先生說話。話裏有因。你聽不懂。俺還聽不懂麼」。四姑娘道「你老懂不懂的怎麼講呢」。三太太道「你把懷解開我看看。腫的麼樣啦」。四姑娘將衣鈕解開。三太太一壁撫摸。一壁吸氣道「咦。這事兒怪呀。怎麼像狗月兒的呢。你快說實話罷。歸根兒是怎麼回事。娘還能給閨女拿屎盆子往頭上扣麼。你這個樣子不對。先生說六月半頭兒給俺道喜。這話不假。你這個肚子亦就是六月見行動。好孩子。快跟娘說。倒是怎麼回事」。四姑娘自己早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每日價提心吊胆。不知所措。好在這事不怪自己。呂連仲亦有一多半罪辜。到了不可交的時候。給他個大佛升殿。竈王爺上天。有一句說一句。到了今天。自知已屈忍無可忍不能再忍的時期。藉着乃母一問。立

時心中一陣難過。說着話跪在三太太面前道「媽。閨女對不過媽。給媽丟了人啦」。三太太聽得這句。掌不住陪着她哭起來。母女哭了一陣。三太太收淚擦眉問道「你細說說。倒是怎麼回事」。四姑娘抽噎着道「任誰也不怨。怨我年輕不知道麼兒。上了他的當」。三太太轉悲爲怒。正顏厲色的追問道「他是誰。快說」。四姑娘戰兢兢地道「還有誰呢。去年他們不來逃反。有這個事麼」。三太太才放一半心。吁一口氣道「呂三兒呀。這孩子怎麼那麼急性呢。早晚還不是這回事麼。金簪兒落在井裏頭。還能丟的了麼。只願這麼一來。聲揚出來。多麼不好聽。你先起來。事情到了這步天地。說不上不算來。娘給你想法子」。好言安慰四姑娘回房。當天便向楊秉彝提起催娶。三太太的理由。是聽說呂連仲在外邊荒唐了。趕緊把閨女送過去。好教她攏住了姑爺。別在外胡爲。姑娘又有病。藉此冲冲喜。姑娘的病亦好了。姑爺亦可以從此收了心。楊秉彝依了她的主張。打發人下衛催娶。幾番商酌。呂碩士方得應允。因爲四姑娘是六臘月的行嫁月。看好六月吉期。不想一路長行到津。當日又在花轎裏一陣顛簸。冲動胎氣。到在拜堂時節。瓜熟蒂落。產生下來。這日穆西樓由衆人口中得了許多証據。楊三太太知道再難隱瞞。

。便把已往的事。說與秉彝。氣得他幾次發昏。當不住西樓好說歹勸。方得氣平。西樓替他畫策。凡是男女偷期。必有投贈。便請三太太在四姑娘的香閨。一陣搜索。找出不尋東西。都是連仲的。其中有些膠帶。襪子。手絹。扇子之類。便是老大的証據。西樓一併要來。當着衆人收在一隻箱子裏。由秉彝親筆寫了封條貼好。住了一天。次日派人跟隨西樓下衛。將這箱子送到呂宅。西樓見了碩士。將已往情由說了。並將箱子放在客廳。將當日碩士同往石口打架中途折回的本家子姪。並各位親友。一併找齊。人齊之後。方把連仲喚來。西樓和碩士。三堂會審般的審問連仲。去年在石口鎮楊宅。如何與未過門的媳婦楊四姑娘幽會。連仲初時不肯吐實。當不住碩士暴躁如雷。幾番要打。駭得連仲半吞半吐的招認了。碩士聽他盡情吐實。反倒氣冲天靈蓋。順手抄起一把驅蠅的響竹。倒過來一陣大打。直打得手酸。方才住歇。西樓知道碩士氣恨不出，不打幾下。無可發洩。候他打完。勸道「四爺你先歇一歇兒。該着我說話啦。事情是這個樣兒啦。亦不能儘怪一個兒。這叫你有心。她亦有意。兩下裏有一個不願意的。亦到不了一塊兒。這不是三少爺亦認了麼。總算兩家有德。沒鬧出別的笑話來。亦不是我自賣自誇。幸虧



遇到我手裏。依呂四爺一胡來。至少得出兩條人命。這不是三曹對案。全弄明白了麼。這兒有點兒東西。我打石口帶來的。給大夥兒看看。好在在場的都是事中人。知道知道。我姓穆的辦事。向來沒有瞞席蓋井的……」。說時將當地放着的箱子搭到當中。着衆人立在箱子四周。當衆發話道「……這不是麼。諸位全在場。這是人家楊三老爺送過來的」。上邊兒有他的花押封條。托我捎來的。當着衆位。打開看看。裏頭都是麼……」。說時請碩士開封。碩士不知他葫蘆裏賣得甚麼藥。只得俯身將封條劃開。順手打開箱蓋。只見裏面七零八亂。乃是許多衣裳。帶子。手巾。扇子。不知是甚麼用意。問道「穆大爺。這是麼意思。西樓哈哈笑道「四爺。你怎麼啦。常言說的好。捉賊要贓。捉姦要雙。這一樁事我辦的人贓俱獲。這些東西。我亦不知道是誰的。拿出來大夥兒認」。隨將箱子裏的東西一齊抱去。給衆人察看。旁邊連仲張眼望時。不覺一怔。暗道「這都是我的東西。亦有送給她的。亦有存在她那兒的。還有些該漿洗的衣裳。因爲回來的慌速。顧不的要回來。怎麼到了穆爺手裏呢」。西樓拿出東西。便往連仲臉上察看。見他望着東西出神。笑道「三少爺。你認的這些東西麼」。連仲亦知不便抵賴。便道「不瞞您

說。全是我的」。西樓忙把東西歸攏起來。往箱子裏一掃道「罷了。問的就是你這一句。你全認啦。好。人家楊四姑娘亦洗出來啦。鬧了歸訖。孩子還是你們老呂家的孩子。不過產生的時候教人爲難。早不落瓣。晚不落瓣。偏在拜天地的時候生下來啦。四爺。聽透了沒有。一天雲彩滿散。好好兒地扶養月子人。是雙喜臨門。該吃你兩頓喜酒。事亦辦完啦。我該歇着去啦」。這便是穆西樓片言折獄的經過。當時眼見的親友們。都拿着此事當故事講。如今黃宅出了逆事。便有一個親見的人。把穆西樓擅長了事的經過。當面薦與黃三大王。黃三大王拿片子將西樓請來。西樓已經得着信息。聽得黃宅來請。早已打好主張。坐轎到在黃宅。與黃三大王見了面。計較一番。隨到門宅面見門姓家主。幾番折衝。門宅點出花樣。要金絲楠棺材。十七暈繡花蟒袍。珍珠鳳冠。海褥子海被。並按着十一奶奶的歲數。打造金錢壓被角兒。入殮之後。每天一棚經。先念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再擇日子出殯。十一少爺頂靈架喪。打旛捧盆。西樓照樣回覆了三大王。三大王並不認爲苛求。他道花個一萬兩萬的算不了甚麼。當下一一應允。照樣辦理。門宅聽了。反悔自己要價要嫩了。暗中買囑陰陽生。捏稱在七七之內。擇不出好日子來。一味

拖延時日。爲得是好教黃宅多念幾天經。多破費些錢。誰知黃宅親友衆多。一家送一棚經。便有百十個。一天念兩棚對台經。還念不完。這場事辦完。黃宅的人。多半會念經了。可見每日間不斷的聽。看。不覺全都學會了。這便是季小塘在路上聽那人講說的故事。二人分手之後。小塘回到侯家後。聽得齊癩腿兒和長三的事。又是穆西樓了的。氣得他坐在屋裏罵街。只道「我好不容易給攆起來的。倒給他找出露臉的機會啦。這不是教我歪嘴麼。你到處落好人兒。我到處落混賬囊的。等着我的。早晚給你個厲害。教你栽在我手裏」。坐在家中尋思些時。仍自氣恨不出。到外邊訪問一周遭。王慶和和齊癩腿兒的事。已經由穆西樓了解。在館子裏吃完飯散去。胡老和丁家小班兒的事。亦是由穆西樓協同錢言伯。周香泉。安立生。並楊四奶奶。向兩下裏疏通。探花三兒仍回丁家小班。眼看着兩件都沒有挑撥的份兒。小塘此時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樣子。氣了些時。忽然想起「這回完啦。難道說沒有下回啦麼。長長地工夫耐地性兒。等着他們。長上廟沒有碰不見親家母的」。過了些時。忽然聽見募安寺出了事。王二楞把募安寺的王老照剝啦。一連剝了十七八個人。刷紙廟兒的人。跟募安寺的人套上事啦。季小塘聽了。

認爲時機已至。便要出頭架挑。正是

不怕世上無事 祇怕中間有壞人。

若問季小塘怎樣挑撥這場惡戰。下回書中。再爲細表。

## 第十回

血口噴人 王二楞一刀傷數命  
衆星捧月 張四爸片語解奇冤

王二楞是募安寺的人。這人是賣鷄子兒。後來和混混兒們聯絡。亦開了逛。同時又在水會裏當會頭。爲人最好交友。凡是親友有甚麼事。都找王二辦理。爲人熱心不過。遇事只知向前。不肯退後。有一年同着許多人到東門外天橋兒救火。正在。往來奔馳。領水的時候。有人由西頭跑來。在人叢中將他找着。氣急敗壞的道「王二哥。看看去罷。西頭穆七兄弟把腿摔折啦」。王二楞聽了。立時找一個人替自己指導衆伍武們救火。自己隨着來人。跑到西頭去看穆七。到時只見穆七被人搭到家中。倒在炕上。臉上蠟渣兒也似的黃。便知受傷不輕。問他怎麼受傷。穆七上氣不接下氣的道「今日早晨上房晾東西。鞋底下一滑。打房上溜下來啦。我亦沒見真兒。想不到亦不是怎麼個勁兒。說麼亦起

不來啦。煩人搭回來。一霎兒比一霎兒疼。身子都翻不過來。八成是腿折啦」。王二撈開被看了看道「不要緊。這是硬傷。兄弟你等會兒罷。我給你尋膏藥去」。說時走去。一直跑到河北錦衣衛橋。找着蘇先生。求了一貼膏藥送來。看着貼上。仍到天橋救火。可見他的爲人對於公義。沒有不向前的。只是爲人過於性急。辦事莽撞。大家都稱他做王二撈。王二撈交朋友最寬。不論上角下角的混混兒。都和他有往來。後來丟却打架的生涯。在衆中開了個賭局。交往的更寬了。那一天都接幾張紅白帖兒。甚至有一二十張的日子。官私兩面。回漢兩教。僧道兩門。上下兩角。都有他的至友。王二撈這時。不足三十歲。他的母親。不到五十歲。由三十歲上居孀。只因家無恒產。王二又娶了些年落道。家中用度。毫無着落。他母親陳氏。只得替街坊有錢的人家做活。洗衣裳。有了紅白事。喜壽事。前去勞（去聲）忙。大家都稱他作王大娘。王二撈擱局以後。陳氏便在家中照顧局。街坊上有了大小事。仍托他帮忙。如是過了幾年。手中漸漸富裕了。身上的衣裳。亦整齊了。逢年遇節。有個應酬。亦戴上幾件鍍金首飾。腕上亦帶着一副白銀鐲麻花兒的手鐲。衆街鄰見他這般穿戴。未免有點縫窮的帶金鐲子。衆人不服。便替

她造了好些謠言。對她諸般揣測。這日不知由那裏傳出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風聲來。據說她有點不可靠。果然安分守己。不能這樣倒纏。其實陳氏亦有些乍穿新鞋高抬脚。穿戴幾件。便有些揚眉吐氣。在旁人眼裏。反疑做輕狂。便說她許多不好聽的話。日子長了。人言嘖嘖。愈傳愈遠。募安寺一帶。都承認王二楞的媽媽不地道。但是指不出確實證據來。王二楞一天到晚。除却張羅賭局。便在外邊應酬。對於這些閒是閒非。不會注意。因而外邊一片謠詠。不會入耳。這日在河北大街澡塘子洗澡。偏偏坐在一個暗處。旁人注意不到。又在冷天。熱汽蒸騰。看不真切。從來茶坊酒肆。雞頭房子。洗澡塘子。都是多人聚集閒談的所在。雖然柱子上貼着「莫談國事」。「勿論人非」的標語(?)。事實上絲毫不發生效力。閒談的人們依舊閒談。塘子又不同茶館。不能因為澡座閒談喊一聲「壓言衆位」。而且閒談的人們。都是常座兒。每天到在一處。便談個盡性。這天所談的不是別人。却是王二楞的母親。一個道「聽說啦麼。募安寺又出了新聞啦」。一個道「誰呀。怎麼我沒聽說呢」。那人道「嚇。這可熱鬧。其實亦不算回事。不過都是家門口子上。出了這個事。全不露臉。按理說。插上門各人過各人的日子。誰亦管不了誰

無奈一樣。教人看着牙疼。快五十多歲的人啦。還落這個點」。另一個道「別不實罷。人家守了這麼些年。老來老來的。反倒守不住啦」。一個道「冰凍三尺。不是一日之寒。這不定幾時壞的啦。守節的人。年輕倒好辦。愈老愈守不住。亦難怪。睜眼真受癢麼。這工夫是麼。綢帛兒亦穿上啦。鐺子亦袴上啦」。腦袋黃登登。老年頭兒笑破不笑補。這個年頭兒。笑貧不笑娼。越是潮潮烘烘兒地。越得吃得喝兒」。衆人冷譏熱諷的談論着。王二楞聽個滿耳。暗道「這是那兒說起。我媽媽不是那種人哪。他們怎麼造這個謠言呢。有心發作。更鬧明了。不便當場追問。趕快擦淨身子。穿好衣裳低頭走去。從此明察暗訪。各處探尋。方知道街談巷議。盡人皆知。王二楞暗怒。却沒有道理關謠。又對於乃母加以體察。亦沒有甚麼破綻。始終不明白這話由何而起。從此甚麼事都不辦了。只向這件事上着意。無事到各處探聽人言。這日走到一家薙頭房子門口。恰巧聽見薙頭房子裏談論這事。而且語音很熟。一拉風門進去。衆人見是王二楞。都不則聲了。王二楞迎門一站。向屋裏看時。其中便有那日在澡塘子談論這事的人。認得是個老街坊。姓郭。外號叫「種鑄匠」。正談得起勁。見王二楞到來。立時掉轉談鋒道「……這不

是王洛二麼。誰亦沒有他媽媽有福。說句討大的話。我可是從小兒看着他長大的。起小兒沒爹。他媽媽拉扯他這麼大可不易。罪亦沒少受。難亦沒少爲。這工夫得啦。兒子亦行啦。娘亦享了福兒啦。這叫春不種秋不收。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王二楞聽他這話。益發的不自己。走向前一拉他的肩頭道「砸鍋匠。你先別說。不錯。咱可是老街舊鄰。你起小兒看我長大的。你亦知道我的根兒。我亦知道你的底兒……」。砸鍋匠道「別呀。咱們素常不錯呀。怎麼不叫點兒麼兒。叫我砸鍋匠呢」。王二楞道「叫你砸鍋匠這是好的。王二爺在這門口兒住了亦不是一天兒半天兒。一輩兒半輩兒。土裏生。土裏長。誰都知道。王二爺可窮點兒。亦沒向人求過財。借過當。親的厚的有事。我沒含糊過。亦不是說。連個狗亦沒得罪。你叫砸鍋匠亦不是我給你起的。與別人叫就許我叫。今日個我亦閒着沒事。咱們得說出個四五六來」。砸鍋匠故作不解道「王洛二。你又沒喝醉。一進門兒。狼頭槓子的。跟我陳穀子爛芝麻弄了這麼一套讚兒。我亦沒得罪你呀」。王二楞把眼皮一撩道「怎麼。你沒得罪我。難道說我吃飽了撐的找尋人麼。衆位。會說的不如會聽的。大夥兒說說。是我找尋他呀。還是他找尋我」。說時將屋中



衆人。橫眨了一眼。聽候還言。衆人明知砸鍋匠說話失神。方才一席話被王二楞聽見了。一時無法答對。齊用眼睛瞪着砸鍋匠。噙着他不該沒眼沒心。說話不留神。只顧信口開合。忘了王二楞常由這裏經過。王二楞見衆人不語。繼續叱道「砸鍋匠。你別跟我裝明白糊塗。你剛才說的是麼。我沒聽真。再說一遍我聽聽」。砸鍋匠明知他來意不善。駭得他差了嗓音道「我沒說麼呀。咱們素常可不錯。別聽別人過耳之言。看辦了咱們交情」。王二楞唾一口道「呸。別你他媽的裝明白糊塗啦。過耳之言。我剛聽見的麼。告訴你。好懂的。今日個沒個起落兒。我跟你沒完」。砸鍋匠道「別呀。我亦沒說麼呀。不信問他們幾位。在座的全沒走。聽聽他們說麼」。說時眼望着衆人。衆人見王二楞神色大異。知道茲事體大。但求牽涉不到自己身上。誰肯替他圓謊。在他向衆人望着。都把方才釘他的眼光。挪到旁處。對他睬也不睬。王二楞道「衆位。全別管我們的事。我們事有事在。俗語兒說。冤有頭債有主。我是樹倒斃一木。決不拉扯別人。他說我媽媽有錯兒。他得給我指出人兒來。指不出來。他不用打算活啦。我是甚麼好小子。打十歲兒耍落道。一恍十幾年。麼陣式沒見過。刀山油鍋。咱全嘗過啦……」。說時拍拍胸脯

子道「……這爺們。一身的刀庫子。槍眼。信着死。有八個亦完啦。這全都是賺的。不怕你們過意。這二年倒是剩點兒麼兒。我就這麼一個娘。家裏有頓飯。誰亦不找氣生。怎麼着。騎着脖子拉屎。再不言語一聲兒還有人喘氣的路兒麼。姓郭的。今日個不說出點兒麼兒來。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料理一個够本兒。料理倆賺一個……」。說時霍地由袖子裏抽出一把片刀來。往薙頭的高凳上一拍道「……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的對頭兒。二爺今日個要砸掉你的鍋底兒。我看你亦活膩啦」。駭得砸鍋匠改口道「王二爺。你老還跟我一般見識麼。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子撐火輪。哎。撐海船。你老高高手兒我就過去啦」。王二楞一瞪眼睛道「怎麼着。高高手兒。你不會閉閉嘴麼。這就叫嘴給身子惹禍。王二爺今日個教訓教訓你。看你有多大溺」。砸鍋匠應聲道「王二爺。我沒溺。有溺早裝在褲子裏啦。還是那句話。我們在這兒說閒話兒。亦沒……」。旁邊一個人忙攔阻道「郭爺。別拉四鄰。王爺真字真幕兒全聽你親口兒說的。你一個人兒打點。這裏頭沒我們……」。薙頭房子掌櫃的插嘴道「王爺。你先消消火兒。實事本有。實事本無。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他就是這麼着。喝兩盅貓溺。嘴上沒有把門的

……」。旁邊一個人道「對。郭爺開理兒啦」。掌櫃的本想藉此遮蓋下去。不想被人摺摘出來。忙向砸鍋匠道「郭爺。我忘了你有門檻兒啦。我有罪呀」。砸鍋匠道「好說你老。快給勸勸罷。王二爺亦不是那兒的邪火兒。找到我頭上……」。王二楞氣得劈頭一個滿臉花打在砸鍋匠面門上道「說真個的罷。相好的。發昏還當的了死麼。你說我媽媽有錯兒。誰看見的。你打前幾天在塘子裏胡噏嚼毛。我就沒答理你。今日個你又是這一套。好。我今日個望你身上要人兒……」。轉面向衆人道「衆位。會說的不如會聽。捉賊要贓。捉姦要雙。他說我媽媽不地道。他得指出個人兒來。誰是我媽媽的孤老兒漢子。說不出來你就不用打算出去啦」。砸鍋匠未及還言。葦頭房子掌櫃的道「王爺。今日個全怨我。他一說我就當攔。誰教我嘴懶了呢。但份嘴勤一點兒亦沒事啦」。王二楞一幌腦袋道「哎。掌櫃的。你的嘴不懶。葦頭房子。澡塘子。茶舖子。酒館兒。全是大夥兒的議事廳。麼話都須說。誰亦不能把誰的嘴縫上。我不是說麼。一定有點影響。要不價他亦不能在大庭衆廣之下。當家譜念。他不點出塊兒來。講不起。今日個我得把他留這兒。不錯。姓王的可楞一點兒。我可不能欺侮老實人。就可沒法兒。掌櫃的你認點兒待

罷。你給跟着陪兩堂」。掌櫃的聽他言語。料得今天要出人命。駭得打顫道「王爺。王爺。千萬別那麼辦。不瞞你老說。他跟你老沒仇沒恨。無緣無故的不能往你老身上抹狗屎……」。王二楞伸手將刀抄起道「依你說。一定有音啦」。掌櫃的望着明明晃晃地刀子道「別。別。我不是說那個。我是說那」。王二楞叱道「你倒是說那個呀」。掌櫃的道「我說郭爺。這亦不是他造的謠言。他亦是別處聽來。跑這兒當鼓兒詞說來啦。我說王爺。你先把刀子擲下。看拉着。好麼？踏上一點就得打個二三寸的掌子。怪眼眩的。這是鬧着玩兒的麼。郭爺亦不對。家有萬貫。不說人做賊養漢。沒見過你這樣人。他是有名的楞頭兒青。一個走手。出了人命。我這個小買賣還不估了家呀。這是怎麼說的。莫怪人家說你是砸鍋匠啦」屋裏閒坐的人。和耍手藝的。都過來勸解。王二楞只要他一個真憑實據。沒有真憑實據。不放手出門。砸鍋匠幾番要乘亂逃走。却被王二楞看出來。堵住門口。一把刀拿在手中。其勢洶洶。便是飛鳥。亦難越過。掌櫃的生怕真鬧出事來。急向砸鍋匠道「砸爺。哎。不對。郭爺。你倒是說出個真贓兒來呀。你看。就這麼僵着行麼。我的活亦不用做啦。外邊兒圍着一大圈子人。這算怎麼回事呢。知道的。是你說

話走了嘴。不知道的。當是我們雍頭把人家耳朵拉下來啦。快說。你這話打那兒聽來的。」。砸鍋匠囁囁半晌道「……他不是那個。我跟人家王洛二。沒碴兒沒沾兒。遠日無冤。近日無仇。誰亦沒跟誰紅臉。我造這個謠言有麼便宜呢。他是這麼回事。……啊。……不是。我不是說麼。打那些日子。……」。王二楞不等他畢詞。一口吐沫啐到臉上道「別你媽的白耽誤工夫啦。說了半天。一句人話沒有。我儘問你一句。我媽媽有錯兒。誰看見的。你得指出對頭兒來。沒有真憑實據。你不用打算囫圇出去」。砸鍋匠道「別那麼着。咱不過那個。我說我說。他是……哎……」。王二楞催促道「你還說廢話呀。衆位你們聽他有一句人話麼……」。隨用刀尖指着道「看見了沒有。這就是你的對頭兒」。砸鍋匠被逼無法。只得說道「這話亦不是我造出來的。蒼蠅不叢沒縫兒的鴨蛋。沒有蠅子不能下蛆。王二爺。這回可是我不對。不該胡噏囁毛。可是這話有人告訴我的……」。王二楞道「你說是誰」。砸鍋匠道「衆位。你們亦不是不知道。說出來。又是一場是非」。衆人齊道「那有麼法兒呢。事情擠到這兒。該着由你這兒出毒兒。你亦別顧全啦。是誰說的。把他現出來罷」。砸鍋匠猶疑些時。當不得衆人催逼。後來一蹶脚道

「說了說了罷。你們門口兒不是緊靠着募安寺麼」。王二楞道「不錯。募安寺怎麼樣。我媽媽跟和尚不落利麼」。砸鍋匠擺手道「不。不。那不成了殺子報了麼。這話由募安寺傳出來的」。衆人聽罷。一齊痴了。暗道「一會兒募安寺就得出人命」。聽得王二楞道「我跟募安寺沒有過節兒啊。那兒爲麼給我造這個呢」。砸鍋匠道「我那可不知道啦。募安寺裏不是有個香火道。王老昭麼。這話是他說的。爽來我給你個痛快的。王老昭說的比我還真字真幕兒啦。他說你娘常上你們西邊兒王家去。王家有的是銀子錢。打付錫子。製幾件衣裳。還算回事麼」。王二楞攔阻道「得啦。這就夠啦。今日個便宜你。衆位。別笑話。誰教我媽媽不地道呢」。衆人齊道「王爺。沒有的話。一定是得罪人啦。外人造的謠言。安的黑垢子。這話不能信以爲實。說的說聽的聽。千萬別上心裏去……」。王二楞無暇再談。袖了單刀。道一聲多受驚。撥頭走去。王二楞走後。大家一齊埋怨砸鍋匠。不該信口胡云。險些惹出禍來。砸鍋匠道「實在亦怪我。不該亂說。打人別打臉。罵人別揭短。那回在塘子裏。亦是說閑兒。說到這一段兒上啦。做夢亦想不到他亦在那兒啦」。掌櫃的道「草上說話路上聽。誰沒有三好的倆厚的。保不定別人把話

傳過去的……」。一個道「不瞞你說。打上回我就看出王二楞的形兒不正。倆眼遊遊溜溜地。像像鷄賽的。我就知道有事。怎麼亦想不到爲這個。郭爺認便宜罷。捨了條命。誰教你嘴上沒有把門的呢。看你下回改不改」。掌櫃的狂趣道「打我這兒說亦改不了。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頂多避諱三天。三天以外又不是他啦」。砸鍋匠道「我打今日個忌話還不行麼」。一個道「忌話比忌飯還難。咱先別說這個。你只顧拉四鄰。一會兒募安寺就得出人命。這是圖麼兒呢」。砸鍋匠道「這回可不能怨我啦。實在是王老昭說的。他說了不是一回啦。他說王二楞他媽媽。天天上人家王四爺家去。王四爺平常就愛找這類便宜柴禾。貓有個不叨魚的麼。王大娘這二年拾掇的亦燒俏。送到嘴頭兒上還不吃麼」。掌櫃的道「聽見了沒有。不說不說。又說上啦。沒改地方兒就忘啦。擎着點兒罷。王二楞早晚饒不了你」。砸鍋匠道「這亦不是我說的。人家王老昭這麼說。我不過學學。這有麼錯兒呢。又不是我給他造出來的」。掌櫃的哈着腰。拍拍大腿道「得啦。夠一鍋啦。這用你造麼。說說就是人命千聯。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不說不說。比說的還利害。怎麼剛才王二楞不給你一刀呢」。砸鍋匠深悔失口。急忙打着嘴道「不說啦

。不說啦。再說話把嘴縫上」。從此大家留神。聽信息。却不見王二楞有何舉動。都說他忘八擗蹶子。有前勁沒後勁。有能耐跟砸鍋匠。沒錢請跟王老昭。却不知王二楞暗中體察乃母的行徑。以定行止。訪了些天。却訪不出其隱衷。這天忽然想起道「我好不明白。要打算把我媽媽的字兒正過來。儘這麼陰着有麼用。還是大大地鬧一下子。比麼都強」。打定主意。這日早晨。仍袖着那把單刀。闖到募賽寺來找王老昭。到時恰值王老昭在大殿上淨爐。聽得月台上有人罵街。拿着篋箸。到門前探頭看時。却是王二楞。王老昭不知何事。問道「王洛二。你又跟誰過不去啦。有麼事看着我」。王二楞應聲地道「別裝渾蛋啦。不看着你還不來啦」。王老昭道「我沒得罪你呀。咱們這些年老街舊鄰。馬杓不碰鍋沿。井水不犯河水。你又聽了誰的話啦。跑這兒拿我煞氣來」。王二楞道「你沒惹我。我能找你麼。麼話別說。出來。你二爺教訓教訓你」。王老昭知道他的秉性。作事莽撞。不敢向前。退到殿上。欲以不了了之。當不住王二楞懷恨已深。見他退回。搶了兩步。趕到門口。駭得王老昭急把殿門閉上。任他叫罵。只是不理。這時廟裏廟外。早有許多人應聲而至。不知王老昭爲甚麼得罪了王二楞。一齊趕來勸解。王二楞



拚命而來。如何聽勸。亦是合當有事。旁邊一扇隔扇。不曾關嚴。被他無心遇上。只一脚。聽得門轉一響。隔扇端開。一個箭步。躡將進去。王老昭見了大喊「你們快來」。外邊衆人們何用他叫。早由後邊跟進去了。只見王二楞持刀直奔王老昭。急忙向前扯住衣裳。向王二楞道「這是幹麼兒。他這麼大年紀。沒嘲你沒惹你。拿刀動杖的這叫幹麼兒」。王二楞氣得眼花。一時認不出都是誰來。又怕王老昭走脫。擰身掙脫退了兩步。堵住衆人去路。用刀指着王老昭道「你們幾位聽透啦。你們說他沒嘲我沒惹我。我能無原無故的欺侮他麼。姓王的在這兒亦不是住了一輩兒。就是窮點兒。亦沒向誰求過財。借過當。亦沒把誰家孩子擀在井裏。怎麼着。楞給我媽媽誤造謠言……」。王老昭聽了方知王二楞拿刀來找的命意。忙道「王洛二。你別聽外人的話。那是給咱們攏對。你的脾氣不好。誰都知道。特爲的激你。鬧出笑話來。大夥看哈哈笑……」。說時向衆人道「你們快給勸勸。這是那兒事。爲麼鬧笑話兒給外人看呢」。衆人齊道「王洛二。別耍毛包兒啦。回去罷。他們說教他們說去。真金不怕火煉。說還說了一塊去麼」。另一人道「兄弟你這工夫正走子午。甚麼亦不怕。王大娘亦不是那個人。上回我不是跟蘊錫匠

說麼。有的沒的。不能瞎嚷嚷。別說還沒有那麼回事。就有那麼回事。亦不能韭菜包子往外臭啊。這話對不對……」。王二楞陡的想起。那天砸鍋匠在澡塘子裏暢談時。便有這人。立時怒氣爲之一振道「你不用說現成話兒。這工夫又說這個啦。那天在塘子裏說的是麼。今天說亮啦罷。你們今日個得給我說點兒麼兒。說不出一句來。全別走……」。隨道「王老昭。明人不作暗事。咱們素常沒過節兒。我亦不能屈怨你。這些日子我的耳朵都滿啦。都說是你傳說出去的。你不想法子洗脫洗脫。你出不了這間大殿」。王老說道「得啦。是了就是了。殺人不可頭點地。不是沒那麼回事麼。就算沒那麼回事。我不對啦還不行麼」。王二楞見他說話摸稜兩可。益發的怒不可當。近前一步道「王老昭。你不用弄這一套。我媽媽那兒亦不打算活着啦。今日個就是今日個。你們得把我媽媽的名兒正過來」。王老昭未及還言。一個不會講話的過來道「王二。這話不好說。話是一句空話。說出去還能拉的回來麼。昭爺亦是無心之錯。誰教他說出來了呢。這又不是實該實欠。人命干連。話語開了就完啦。找真張兒還行麼。得啦。走罷。老在這兒麻煩有麼用呵……」。說時便要將王二楞推開。放王老昭逃走。王二楞如何肯讓。偏是這人

心實。只望含渾了事。平息這場風波。回頭向衆人道「走啊。完啦。完啦。咱把王洛二架走……」。便有兩三個人過來。想把王二楞推出去。王二楞大怒。叫道「嘿。你們這叫了事麼。不說出點兒麼兒完的了麼」。一人道「這有麼呢。說完了拉倒。真教我們給你媽媽旌表節孝麼。就是那個事。甚麼這個那個的。是了就是了。人家昭爺不是認了錯兒啦麼。好在都姓王。全不是外人。走啊」。王二楞聽到都姓王。一時誤會到王四爺身上。以爲他借此譏諷。一時按捺不住。掄刀往那人頭上便剝。那人見刀到來。將頭一偏。只望躲過。刀到處。却剝在肩頭之上。這刀鋒快。立時刻透棉襖。血水冒出來。大家見了。便是一陣大亂。齊叫道「王洛二。你要瘋啊。有在佛爺眼前頭砍人的麼。有話說話。這教幹麼兒。你打算砍了人。你媽媽的字兒就正過來了麼」。王二楞擎刀在手道「王二爺既把刀亮出來。就沒打算空回去。佛爺不佛爺的提不到話下。你們這羣東西。一個好小子沒有。全是一打一托兒。歪着心眼兒的在這門口惹我。今日個一個兒亦走不了。來罷。咱來個大鍋熬兒」。說時不分賢愚。掄刀亂砍。嚇得王老昭。往佛座下便鑽。聽得殿上人聲嘈雜。夾着呼痛的聲音。嚇得伏做一團。閉着眼只念阿彌陀佛。散苦散

難觀世音菩薩。這時王二楞兇神似的。逢人便砍。恰似虎入羊羣。無人敢擋。刀光閃灼。血水橫飛。一連被他砍倒了五六個人。其餘的奪門而出。到外邊喊人去了。王二楞砍得盡性。砍得手酸。四下裏望着時。走脫的不算。倒地的人。哼咳不止。只是不見王老昭。立住脚看時。但有血水四濺。滿地傷痕。血肉模糊。哀鳴匝地。不見王老昭踪影。心中納悶道「本想砍王老昭。爲自己出氣。替媽媽伸冤。不想一時莽撞。仇未報。氣未出。把旁人砍了這些。王老昭反倒毫髮未傷。逍遙事外。眼望着倒地的衆人。兀自發呆。却聽得有人叫道「王二楞走了麼」。王二楞反被駭了一跳。只道是佛祖見怪。口吐人言。細聽時。却是王老昭的聲音。一時忽生急智。提高嗓音道「王二楞走啦。快出來罷」。張眼四下裏望。聽得王老昭的聲音。像似由旁的屋裏發出來的道「……他上那兒去啦」。王二楞道「走遠啦趕人去啦。你要這麼着麼。只爲快樂快樂嘴。惹這麼大的禍。我們五六個人。全教他剝啦。還有倆不出聲兒的。大概剝死啦」。聽得王老昭道「你們別說這個呀。沒影兒咱能妄造麼。一定有點兒邊兒。不要緊。咱跟他打官司。到了堂上。我給他媽媽指出人兒來」。王二楞學着旁人的口吻道「這麼大年紀。別缺啦。快出來報

案去罷。一會兒燒香的來啦。這是麼樣子」。王老昭聽得王二楞已去。料無兇險。由佛座下爬出。向外張時。不見有人。却不料王二楞早閃佛座之前。只見他匍匐而出。滿身灰土。一臉塵垢。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土道「駭壞了我啦。要不是大仙爺們保佑。今天有死無……」。王二楞一個箭步竄將過去。一把抓住衣領道「王老昭。你把我媽媽的孤老兒指出來。沒你的事」。王老昭出其不意。夢想不到王二楞使個喚虎出洞的詭計。駭得兩腿一軟。跪將下去。叫道「王二爺。咱不過玄虛。實在沒有那麼回事。那是別人造的謠言。要說王大娘。哎。王大奶奶可够板。這麼些年沒有不說她古板正傳的。這是……」。王二楞拿刀往他腮上一拍道「別你媽的一口出一口進啦。我全聽見啦……」。說時指着地上倒着受傷的道「……看見了麼。這些人爲你挨了刀。你囫圇的了麼」。王老昭一味哀求。王二楞如何肯聽。連在他背後剝了幾刀。頓時化作血人。王老昭像豬般的怪叫起來。王二楞砍得盡性。方才住手。頓時想起。已經有人走脫。少時必然邀人前來報仇。轉身閃出佛殿。這時殿外的人何止百八十個。忽見王二楞遍身血污。由裏面出來。駭得往三下裏逃散。王二楞看了看。僧俗有皆有。叫道「衆位街坊鄰居。咱們無冤無

仇。我找的是王老昭。別人一個兒亦不能罣誤……」。用刀指着佛殿下道「……他們既向着王老昭。跟我動手兒。講不起。亦得沾點兒泥水兒。會說的不如會聽的。他說我媽媽有錯兒。又指不出人兒來。就須我剝他。這亦不能算完。剝死人我償命。打到那兒去亦得把我媽媽洗清了。衆位。放心罷。我亦走不了。顛不了。我在家裏候着。有不作麼的。上我家裏找我去。我全擊着……」。說罷大踏步走出廟外。王二楞走後。大家紛紛議論。有的道「人急造反。狗急跳牆。這可是擠出來的……」。有的道「別說啦。要不是甗鍋匠滿世界瞎嚷嚷。怎麼會傳到他耳朵裏。亦沒像王老昭。管這個幹麼兒。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她好他帶着。她不好碍不着咱們相干。這是怎麼說的」。其中一個老先生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金人之所以三緘其口也。我不是說麼。聖人的話。沒有說錯的。這話亦說回來啦。空谷傳聲。虛堂習聽。這話不能無因而至。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王二楞沒念過書。血氣方剛。戒之在門。聖人涵養工夫。是人生第一妙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旁邊一個人道「先生別背書啦。背一車子

書。王老昭亦活不了啦。咱找大師父。快想法子罷」。人叢中。閃出一個老和尚來。合十向衆道「衆位施主。多受驚啦。這亦是王老昭自造惡因。方得惡果。素常我總說他。佛前的海燈。總得添油。香爐一天一淨。地亦得長掃。他老偷懶兒。老說老不聽。高低出了這場大禍……」。那人道「大師父。別說這個啦。再不攔你。該念大悲咒啦。你們這倒好。一位背四書。一位講因果。殿上這些人怎麼辦哪。看看倒底兒死了幾口子。該找地方的找地方。該報官的報官」。和尚被他提醒。立時找幾個大胆的。到佛殿上張看。只見受傷的東倒西斜。人叢中王老昭大哭不已。大家察看。一共砍倒七個人。却不曾有一個死的。先將受傷的搭出來。放在個暖屋裏倒下。一面找外科先生診治。有好事的。不知由甚麼地方拿來許多七釐散刀瘡藥。先把七釐散給受傷的人灌下去。然後敷上刀瘡藥。正自忙亂。忽聽外邊一陣大亂。齊喊「走了麼走了麼」。衆人出去看時。只見許多持槍執棒的人捲來。却是本地的混混兒們。到來先找當家的老和尚。問道「王二楞那兒去啦」。老和尚道「這可問住了我啦。王二楞砍完人就跑啦。這工夫還不出了北營門麼。頂近亦得投奔北倉。宜興埠……」。其中一個道「當家的。這就不對。鬧了這麼大亂

子。你會把他放跑啦。回來官面兒一驗屍。誰跟着打官司呀」。老和尚道「衆位。這個現成話兒。誰都會說。別說沒死人。就讓剝死幾個。我們亦管不了。王二楞兇神附體。一把刀在手上亂幌。誰敢上跟前兒去呀。勸架的就剝了六個。誰能找死麼。我們出家人亦沒有那麼大膽子。他在殿上造反。連看都不敢看。還敢攔他。那就不用打算活着啦。你們幾位早來幾步兒還可以。這工夫埋怨我。不晚了麼」。那人被老和尚問得無言答對。只得向同來的道「走。咱上他家裏瞧瞧去。看他走了沒有」。衆人齊稱有理。一窩蜂裏出了山門。却見迎面一羣人跑來。長槍大刀。耀耀閃閃。這些人。只得立住脚。等候衆人到來。看個究竟。少時一羣人趕到。認出是刷紙廟的人。爲首的正是王二楞。募安寺的人便知他搬來救應。一聲令下。兩下裏搶到一處。無暇分辯曲直。只顧亂打。正打得不可開交。猛聽得有人喊道「打不的。打不的。全是一條邊兒。爲麼自個兒跟自個兒呢。這是怎麼說的……」。喊叫聲中。一人抗着一桿大鐵刀。攪人人羣。將大刀大橫。掄一個面花兒。將兩造的人隔在當中。王二楞一千人打得正兇。忽然有人闖來。用大刀中間隔住。大家看時。認得是落馬湖的寨主張四。因爲當年打羣架。被人用蠟桿子挑瞎一隻眼。



。大家稱他做獨眼龍兒張四。這人乃是當年落馬湖首創人物。那年正是同治七年。黃河發水。被難的災民。逃來天津。無處安插。落馬湖空地露宿。有些賣男鬻女的。張四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他見西門雁市有七家土娼。都是賣門子的。他想難民中不少婦女。何不將她們買過來。仿照雁市的制度。開幾家土娼窠。當下集合幾個同志。一半買。一半勸。因陋就簡。蓋了幾十處窩舖。便着災民婦女每人一間。賣起門子來。他却作了烟花寨主。從中取利。事被當地該管河北汛察知。派人來抓。張四見風不順。逃奔外鄉。去了些時。後來聽得人說。落馬湖的土娼恢復了。他又返回天津。仍在落馬湖設立鍋夥。統領烟花事宜。這次聽得傳說「王二楞在募安寺剝了十幾個人。刷紙廟的混混幫着王二楞。跟募安寺的人打上啦」。張四聽了。認爲是自殘同類。跑到募安寺前察看。到時大戰方酣。無法制止。一時情急智生。抄起一把練武的閹王刀。攪入人羣。隔開羣架。兩下裏都和他有交情。齊道「張四爸。你這是幹麼兒。我們沒個完。河北汛來了亦了不了」。張四道「這話不對。人不親。土還親啦。你們只顧瞎鬧。教上下兩角的人們看着笑。陣大牙敬。……王洛二。你先說說。爲麼剝了十幾個人」。王二楞挺身出來道「四爸。

這場事不好辦。他們給我媽媽安黑垢子。我在這門口兒住不了啦。今天不弄死幾個。出不了這口氣」。張四拄着大刀。一歪腦袋道「這話我倒聽見啦。實事本有。實事本無。你這小子。就是這麼渾濁猛浪。這亦不是打架的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殺七個宰八個。你媽媽就是好人啦麼。還得說真個的……」。隨向兩造裏道「咱們都是一條邊兒啊。爲麼給外人鬧笑話兒看呢。衆位。能賞給我面子不能。能够給我的全臉。咱全把傢伙擇了。跟我上廟裏說去。了的了往下了。不能了。事有事在。兩下裏我全不向着。有一頭不願意的。那是跟我姓張的啦」。兩下裏碍着張四的面子。不便違拗。只得權罷干戈。共議善後。大家到在廟中。和尚已經派人把醫生請來。看了看。傷勢雖重。却不碍命。和尚問受傷的人們。是否想打官司。抑或候着有人出頭了結。受傷的除却王老昭一言不發。無法應對。其餘的多半承認王二楞一時羞憤所致。平日毫無嫌隙。何必把事鬧大。因而多一半不肯打官司。雖有一兩個人意見不合。却不中用。大家正在商量。却聽見外邊打起來。受傷的人們知道事已擴大。不是三言五語所能完的。便向老和尚說明。儘先醫傷。聽候外邊的結果。這時及至張四將架勸止。到在廟中。先向受傷者問獄一番。然後

到老和尙屋裏。共議善後。王二楞先把肇事原因說明。張四腦袋畫着圈子道「這亦有之的。王老昭挨剌不冤。別人吃罪悞可不值。王洛二呢，素來脾氣就不好。這回更難怪啦。攔着誰亦得急。這不是事由兒到了這個場中了麼。王洛二亦得認個錯兒。受傷的人歸他治。我呢。亦不能空口說白話。花了多少錢都是我們倆人的。你們兩造裏。打今日起。重新打鼓另開張。只當沒有這場事。該着怎麼好厚。還得怎麼好厚。千萬別存着一點兒心黑兒」。衆人都說「既是四爸出來。天大的事亦算完啦。就是王老昭這一段兒不好了」。張四道「那就別提啦。一言出口。驢馬難追。染布匠沒有倒白布的。說完了不算。只當是放屁啦……」。王二楞立起來道「不行。不是我小子難纏。這可跟打架不同。那怕出了人命。說完就完。光棍調麼。惟獨王老昭給我媽媽造的這個謠言。不洗刷出來。往後我在這門口兒抬不起頭來。我能夠爲這個搬家麼。再說在這門口兒住了不是一輩兒半輩兒。好麼。教人家三言兩語把我們娘兒倆說的離了地兒。這個跟頭我可栽不起」。張四道「這不是難題目。沒有自是沒有。這還能四門撒告白條兒麼」。王二楞道「那亦不用。四門撒告白條兒。還有個不識字的啦。誰能夠在十字路口兒上。見一個告訴一個

去麼」。張四眇着一目。兩手拍着大腿道「這可難辦。又得把事兒辦完啦。又得把字兒更過來。這是空口無憑的事。這可怎麼辦呢」。王二楞道「我倒有個法子。你老給煩出一位露頭露臉兒的人來。出頭替我把這件事聲說出來。咱就算完」。張四道「這倒是道兒。咱這麼辦罷。我給你請出一個人來。準保給你媽媽的字兒正過來」。王二楞問「這個人可得人物字號……」。張四道「準保這位爺鼓樓底踩腳。四門亂顛……」。該時疊兩個手指說出來人名姓。這一來有分教。

浮雲吹散露出滿天星斗。 黃河澄清顯得水底龍蛟。

若問這人是誰。怎樣消弭這場奇禍。請看下回便了。

